

國內通訊之一

錦

繡

河

山



生活書店發行

一之訊通內國

山 河 繡 錦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月七年二十二國民

弁 言

生活週刊上有一部分地位常刊布有精彩的國內外通訊，關於國外通訊，已有彙輯本刊行，關於國內通訊，寒松先生所編的這本錦繡河山，還是破題兒第一遭。

考察國內的狀況，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比考察國外的比較容易，其實不然。一因交通不便，尤其可笑的，像往新疆或雲南，爲便利計，還要先往外國，再由外國轉入本國！二因司空見慣，往往反不易着手，反不易獲得有精彩的材料。但在實際上國內的考察比國外的考察更重要。從這個觀點看去，這本經過密慎選擇而成就的錦繡河山，不無一讀的價值。

廿二年六月廿四日賴齋記於生活週刊社。

目次

湖南

錦繡河山

刷新政治下的苦楚

湖北

意外見聞

新機

四川

罩在霧裏的四川

糧稅和彩票



三

九

五

三

六

一

365989

縮影

別後

廣 西

柳州下層階級的女子

戒煙室

漸入佳境

良好印象

精神振奮

幹與不幹

廣 東

羊城巡禮記

抵汕後

五

二九

三元

四四

四

五

五

六

七

七

殘羹……………八二

包辦……………八五

鬼多人少……………九一

福建

勇於勦民……………九七

在廈門所見的種種……………一〇一

南方之青島……………一〇六

如適異國……………一一一

浙江

點綴品……………一二九

紹興人的不衛生……………一三三

令人愉快的一件事體……………一四四

我鄉的婦女……………二六

江 蘇

準備……………一三

官辦……………一六

服官……………一四

貪污土劣下的冤苦農民……………一四

油乾燈草盡……………一五

潑墅關的婦女……………一五

茫茫之夜……………一五

南通倭子墳與曹頂像……………一六

安 徽

民族異彩……………一七

德政……………一六九

大患……………一七三

盡量搜括……………一七五

河北

津門雜識……………一八三

天津概況……………一八七

國立北平圖書館參觀記……………一九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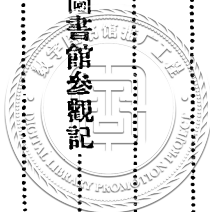
圓明園……………一九四

含淚說……………一九六

東北

計開……………二〇三

鐵蹄下的吉林……………二〇六



不能掩蓋的事實.....	二〇九
淪亡後的瀋陽.....	二一二
日僑大示威.....	二一七
攫取土地.....	二二三
消滅民族的毒計.....	二二五
暴日的勁敵——義勇軍.....	二三〇
滿洲僑國內之你爭我奪.....	二三九
傀儡戲.....	二四二
東北怎樣了？.....	二四七
事實最雄辯.....	二五二
接收郵局.....	二五六
調查團蒞瀋.....	二六〇

日人操縱偽國的證據·····	二四
東北義勇軍實況·····	二七
其他 江西，雲南，貴州，新疆， 甘肅，陝西，青島·····	二七
向前幹去·····	二七
公開貿易·····	二八
貴州之苗民·····	二八
新疆之吐魯番與鄯善·····	二九
開發西北聲中的甘肅·····	二九
涇惠渠落成·····	二九
柳鎮·····	二九

湖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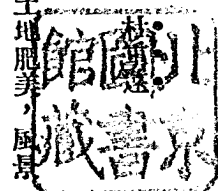
錦繡河山

弟於本月十三日離鄂赴湘，此行所得感想，較前大佳。三湘土地肥美，風景

宜人，雖時至嚴冬，而氣暖風和，綠菜滿地，恰似北方之秋季，弟在粵漢車中，已覺此錦繡河山着實可愛，車行十七小時，即抵長沙，下車後見街道整潔，服裝樸素，知湘省同胞尚未盡染滬漢之豪奢也。

長沙民氣甚盛，自動組成之救國團體頗多。湘友性多忠直，待人極誠摯，弟住長沙不過八九日，蒙各友竭力招呼，講演十數次，每次聽衆多者至千數百人，惜乎各校均在假期，學生多半歸里，青年學子殊少接洽。湘省教育甚爲發達，而成績優良者又多在私立學校。

湘人富於創造性，弟於最短期間得到幾人成功的歷史，頗有足述者：



(一)有廖奕者，幼年失學，流爲乞丐，稍長作叫賣生涯，再長入伍當兵，年二十始知失學之苦，亟謀讀書機會，然以貧無立錫，終爲孔方兄所困，從茲自習書算，輾轉至二十五歲，始費盡種種周折，得入長沙師範學校，以二十五齡之大童蒙，與一般中學生或老秀才相較量，其程度之差何啻天壤，然廖君不顧一切的刻苦潛修，卒業時竟於一百零四人的同學中而名列第九，全校師友大爲驚駭，卒業後在長沙任教職七載，復借勤工儉學的機會赴法留學，在法八九載，仍是一面讀書，一面刻苦工作，他不但學到一個機械專門的本領，而且每月拿到一千五百佛郎的工資，除自用外，尚可寄到國內養育他的家小。去年暑假時他又將他的兩位令郎送到比國留學去了。廖君這種奮鬥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的注意。廖君今年四十四歲了，前年歸國，現任長沙平民工廠廠長職務。

(二)有周方者，十年前卒業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歷充各中學師範教員，與同事羅君深感學校之刻板式教育於社會方面無大補救，乃共議一方服務教職，一

方創辦平民學校，由各校同人中捐到數十圓基金，借了一處官房，即開始辦平民教育，所有棹橈壺碗皆由借用而來，凡任教職者多係各校同人於課餘之暇純盡義務，續行一二載，成績甚佳，失學成年賴以救濟者甚衆，其後因女子失學較多，幾成一女子平民學校，政府致其成績佳良，每年由政府方面補助三四千圓，又經多方募到基金若干，今竟有四層樓房，購買了許多縫紉機器，遂變為女子模範職業學校矣。學生現已有二百六七十人，共分六級，程度高低不等，其特殊之點，學生於讀書之餘，須實行作工（縫紉），所作者皆社會上實際應用的工作，非若普通職業學校令學生造幾朵花，織幾身毛衣，擺在成績室裏專供參觀者玩賞玩賞。他這學校無成績室，只有工廠，他說他的成績室放在社會裏邊，學生的成績，按她每學期所得的工資爲斷，若得不到法定工資的數目（因學級之高低而定其數目之多少），就得降級，所以學生異常勤勉，但是所得工資全歸學生自用，因之特別勤苦的學生，每年所得的工資足夠她們宿膳的費用。羅君任校長，周君任主

事，至今他們二位還是以別校的收入維持生活，來辦這個義務教育，這種爲人犧牲與改革虛僞的精神，大有表揚的必要。

(三)湖南是瓷器與玻璃的原料最好而又最多的地方，礦山之長有至六七十里者，煤礦亦極豐富，製造瓷器或玻璃，實爲天然便利的區域，惜乎黃金滿地，拾者無人，有蕭澤者，幼進私塾，長入郵局，從未學過一日科學，聞湖南有這種寶藏，乃買化學書自行研究，十四載的郵局生活毅然捨去，專從事於玻璃瓷器之製造，邇來又廿年矣。所製之各種玻璃器物，幾駕乎舶來品之上，惜無鉅大資金，不能製造板玻璃，瓷器於前年從事研究，雖未能登堂入室，然已大窺門徑，今歲再稍加改良，大可與舶來品比個高低下，然亦因限於資金，無大發展，蕭君今年五十有二矣，而研究之精神仍是有加無已，設如政府加以獎勵，社會與以提倡，其所成者更不止幾千百倍於此，留學生歲糜國家鉅款，學得一知半解，歸國後毫無貢獻，卽或稍有所成，亦不過拾外人之糟粕，改頭換面而已。以視蕭君之精

神與毅力，有愧多矣。

湖南地方當局除少數份子不洽輿情外，其餘尙知自愛與努力。其中以財長張君尤爲勤苦清廉，聞服官多年，而布衣帛冠，財產殊寥寥。弟對張君不識其人，且未謀一面，以上所云係採諸長沙輿論。

長沙生活讀者亦甚多，弟於青年會講演畢，來寓面談者絡繹不絕。他們都有正當的職業與正當的娛樂，每晨六時即齊集於青年會的健身房，練習國技，他們這個團體叫作精武體育會，有兩位北方教師專教他們拳術棍棒刀槍諸技。弟曾去過兩晨，看他們那種勇武的精神，與熟練的技術，實在令人羨慕，內中有位張文德君，係廣東朋友，他的技術較高，道行最深，粗腿大腳，虎背熊腰，真是一位雄糾糾的鐵漢。據說十年來未曾嘗過藥味。前聞吾兄稍患不適，他們都非常關心，這次囑弟轉達吾兄每日早起也要練練刀槍，耍耍棍棒，打幾個飛腳，張幾個把式，不但是一個文中的宿將，也要作一個武中的魁首，不但是一個思想家言論家

，還要成一個武術家實行家，他們這一切的良言美意，我都替你接受下來。

二一，一，二七。

刷新政治下的苦楚

●●●
謝維新

讀生活七卷第四至十二各期裏面，杜重遠先生長江之遊一文，以杜先生那樣犀利的眼光，把長江各省的惡濁政治社會情形，描寫出來，語重心長，令人欽佩！尤以杜先生稱許我們湖南人，一則曰：『湘人待人誠摯。』再則曰：『湘人富於創造性。』這幾句話，不但廖先生他們聽了歡喜，凡是我們湖南人聽了都應該歡喜感激的。

但是杜先生對於湖南政治的批評，曰：『沿長江各省的政治，除湖南一省稍知一點刷新外，餘均一塌糊塗。』又標題曰：『錦繡山河。僅僅這樣的輕描淡寫，

就把他畧過去了。我們雖知道這『稍有一點』四字，下得極有分寸，也知道杜先生說『錦繡山河』，並不是贊美政治，但是杜先生對湖南的政治，始終沒有批評一句壞話，表面看來，好像我們湖南的政治已上軌道，好像湖南的人民優游於光天化日之下一般。這就是我不得不來說幾句的動機，這也是我要向杜先生提出來補說一下，以免外人羨慕我們湖南人獨享着太平盛世的幸福啊！——然而這是誰不願意的呢！

講那鴉片的流行，我恐怕雖不能與四川競賽，總也不能讓湖北安徽專美於前罷！這幾年我們湖南的出口貨，恐怕要以鴉片爲大宗，我雖沒有詳細的調查，又沒有精密的統計，但我相信若有人把他調查統計起來，定有驚人的數目！政府設立的甚麼特稅局，督禁局，禁烟所，……無不應有盡有，還有甚麼『特商隊』，是專爲護送鴉片而設的軍隊，這也算得刷新政治麼！

我常聽得由鄉中來的人說，因爲去年湖南遭水災的有四五十縣之多，現在鄉

中逃難的災民，或數十成羣，或數百成羣，一批一批的絡繹不絕，一個個鳩形鵠面，竟有餓斃道中，慘不忍觀的，也有食樹皮草根的，真可憐極了！

說到湖南的土匪，吊羊勒贖，越貨殺人的事，已是司空見慣，算不得一回事了，所以若非大股土匪爭城奪地，簡直沒有人談及了，以為這等吊羊小事，何足道哉，可是這種小事，現仍普遍得很啊！

還有一位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曹運春，他雖是負固一隅，受害的却也不少，他因為殺人的成績，已有槍二千餘枝，現充益陽安化寧鄉湘鄉四縣的清鄉總指揮，他殺人之多，大約也有整千整萬了，平日團防局殺人，還要苦打成招，他的不要苦打，也不要成招，為免除麻煩起見，他說：『何必問供，殺了再說！』這是有口皆碑的，他真爽快極了，然而若是被他冤殺了，那就有冤無處訴，祇好冤沉海底罷了，因為上峯固然信任他，而一般人又以他殺的是土匪，既被他殺了，不是土匪也是土匪了，誰還敢替土匪訴冤呢？並且說的人，必然被他們視為土匪

之流，也要請他上斷頭之台，你看可怕不可怕呢！近來聽說在寧鄉地方，殺了兩位高級小學的校長，還有幾位教員，大約說是共匪吧，冤不冤枉，我可不得而知了。但是寧鄉全縣教育界，赴省政府控告，仍然不能損伊的威勢之毫末，最可慘的，有三位逃難的飢民，因為搶人家的飯喫，被他當場捕獲了，要立即槍斃，飢民也自知萬無生理，祇得要求他先殺一人，剖腹視之，看確已食草根多日否？他果將一人殺了，把腹剖開驗看，除這次搶食的飯食外，僅一些草根而已，所以其餘的二人，纔蒙皇恩大赦，保全了性命。

湖南本是產米之區，現在米價每石十二圓，爲從來所未有，大洋每圓換銅圓六千文，每石米約值銅圓六七十千文，鄉裏的農工，所謂做短工，每天的工資，僅六百文或八百文，大約要三個多月，方能掙到一石米，而靠這種短工糶米的人，特別的多，且長工的工資更低，你看他們怎麼過活呢！

湖南的田賦，民國初年，本來每兩規定納洋三圓六角，現在陸續增加附捐，

每兩要納十六圓幾角了。從前的食鹽，每圓本來有十餘斤，現在因為附加捐，每圓僅五斤了，附加捐的用途，老百姓那裏敢過問呢！至於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比較從前有過之無不及，聽說每縣市的大糞，每月也要繳幾百圓給政府，賺錢方法的巧妙，可想而知了。總之，人民負擔之重，為從古所未有，那裏還喘得過氣來呢！

哦！杜先生所指刷新的政治，或者指汽車路而言吧！不錯，湖南的汽車路，這幾年確有長足的進展，表面看來，本也冠冕堂皇，確有刷新的氣象。誰知苦煞了一般小百姓，因為好多小百姓的田地房屋，被汽車路佔去了，政府一文不給，那些貧窮的人，多叫苦連天的，有些已弄得無立錐之地了，但是田賦仍要照納，所以相率向政府請願，請願無效，祇好羣集路上，阻止汽車的進行，但仍無濟於事，惟有被軍警驅散這羣烏合之衆而已。至於汽車的收入，那裏還有人敢過問用途呢！

以上這些情形，大約都不是太平盛世所應有的現象吧！大約也不是刷新政治下所應有的現象吧！這不過就我個人所知的說說，我恐怕還不止此呢！

四，一六，晚十二時。

湖

北

意外見聞

學。范。

在下初次遠遊漢口，因為漢口也是繁華世界，真如劉姥姥撞進大觀園，覺得處處好玩。然而漢口的街道房屋以及店舖，還不是和別處一樣？所不同的：水陸交通，商賈雲集的漢口，多一種大張曉諭公開賣買的鴉片烟公司！這是我這次短期旅行漢口所得到的意外見聞，我到漢口後沒有別的印象，祇有這在官府保護之下的鴉片烟公司，印象最深。今將這印象介紹給讀者，使知我國內地漆黑一團的情形，真不知多少。漢口大埠，尙且如此，則其他鄉鎮僻地，更無論矣。

我們知道鴉片烟在今日的社會中，販者自販吸者自吸，政府禁烟明令，實已等於具文。據聞上海的租界內，有賣鴉片的地方，但是偷偷摸摸避人耳目的；雖也有店舖一樣的組織，但都開設在僻靜的小弄內，我們常聞禁烟當局宣言，因為

烟販的藉租界爲護符，以致不能禁絕，似乎表示深爲缺憾，我們對於禁烟當局的不能盡力於禁烟，也深表同情。但那知我這次在漢口在大中華民國有完全國土主權的鬧熱市塵中，居然發現了大批的開門營業公開賣買的鴉片烟公司！並且每家公司必有一個身佩匣子砲的丘八，守衛在店櫃之側，這真令我瞠目結舌，驚奇得不明政府煌煌的禁烟明令，是真實還是兒戲？我在漢口最鬧熱的歙生路的最鬧熱的一段上，見有一家名福康公司，有一橫額，大書：『採辦川南廣土，督製冷籠公膏，另臺批發。』堂哉皇哉！在衆目昭彰之下，這種殺人的毒物，大賣特賣，不知一般所謂奉行三民主義的黨治官吏，將中山先生遺傳下的禁烟政策，置於何地？後花樓一帶，尤其烟肆林立，癮君子往來出入，如山陰道上，戶限爲穿。最可歎的，每家烟肆，必有一丘八保護，當局維持烟業，也具見其重視之至意了。（按丘八即係私家雇用，然無當局允准，何能佩槍？）一月前猶見政府發表禁絕鴉片的明令，奈其言行不符若此。是否視我們國民，都是聾子瞎子？漢口的煙肆

，到處皆是，他們的所謂『公膏』，想是納過一筆煙款給政府，所以可稱為『公』的了！政府一邊大唱禁絕鴉片，一邊伸手納取煙款，試問何以自圓其說？

十二月十九日。

新機

杜重遠

韜奮吾兄：弟初到漢口時，看見街道齊整，人煙稠密，標語貼了滿牆，漫畫更描寫的有趣，以為這個地方大有發展的可能，殊不知竟有大謬不然者！反日救國會直成了一個空殼子的機關，外表弄的很煥耀，內部却非常冷靜。黨部罵商人不知愛國，商人恨黨部專權把持，他們孰是孰非，局外人無從知曉。學生雖鬧了幾次運動，湖北當局鑒於京滬的風潮，防之如臨大敵，現在已均被壓迫的毫無聲息。所謂一般知識份子，或在社會服務的人員，多是嫻於交際，巧於辭令，而滑頭滑腦的毫無誠意表現。（自然好人也有，但為數無多耳。）談到這次東北問題

，他們總願以應酬了事。至於東北存亡，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無關緊要的。最令人傷心者，他們知道我是遼寧人，常說『這次你們滿洲真是可憐哪！』好像他站在一個完整的國家裏，已經把我劃在界外了。唉！我們是要解決這個整個的國難問題，他們偏要以無聊的慰藉來應酬我，這是最覺得痛心的一件事。

武漢自水災之後，乞丐如麻，熱鬧街口，不出十步，總能看到一位沿門乞討，厥狀堪憐。三日前弟曾到災民收容所參觀一次，蕭棚草地，幾十人雜居一穴，衣物零亂，污穢不堪，穴傍即茅房，水溝臭氣薰天，令人不能停步。咳，這簡直是十八層地獄，那是人間呢？可是返觀莊嚴壯麗的旅館與夫燈壁輝煌的酒樓，還是酣歌醉飲，豪賭狂嫖，一擲千金，一局十萬，那一種奢華浪漫的生活，不亞於萬惡淵藪的上海。國內有人天天怕共產，當局天天防共產，但是這一種的現象，我不知爲誰造機會呢！

弟來漢口已經十日了，工作的成績幾等於『零』，雖然整天的各處奔跑，不

是談些應酬話，就是享些閉門羹。僅僅漢口商會先要了演說的稿底，又經了警備司令部的審查，才允許講演一次。工作之難，於斯可見！可是在這萬難之中，猶有三事足資慰藉者，謹陳於左：

(一)武昌方面有中大校長陳叔澄君，二十年前留學日本，歸國後以數十萬家資，捐助於手創之中華大學，慘澹經營，不遺餘力，卒業學生達三千人，供職各省，對於社會貢獻頗大，今歲雖遭大水之災，仍在掙扎奮鬥中，全校學生一千八百人，大學生四百，中學生一千零八十，餘爲小學生，陳君外柔內剛，作事有條理，有毅力。

(二)弟在漢口商會講演後忽來有志青年三人，自謂余等皆生活讀者，願與先生作進一步的懇談。弟急應願領教誨，乃假商會一室談數十分鐘，始知彼等除服務外，并作種種有組織的救國工作，弟因寓中有友人等候，不得不早歸，乃另約翌晚七時在寓恭候，屆時果又來，除前次三人外，又多來五人，均在二十歲左右

，英氣勃勃，思想清晰，對國事均極憤慨，經弟作長時間的慰勉，均欣欣有喜色，并誓竭精誠，作永久之奮鬥。此輩青年實國家之元氣，亦吾儕之良友。

(三)漢口新民報記者黃菊圃君，也是一位熱心國事的好友，近來他在他的報紙中另開一欄『小國民週刊』，專備十五歲以下的小國民發表思想之用，投稿者異常踴躍。據說由四歲至十五歲已有一百多個小朋友，九月十八日以後，更激昂慷慨，悲憤壯烈，其中詩歌諷畫，極饒興趣。有時黃君召集他或她們談話，約定時間，不差分毫必到，如黃君因事稍遲片刻，則羣起大興問罪之師！他或她們若有函詢之件，限期必須答覆，若不答復，他或她們就要來個哀的美敦書！因之黃君對他或她們決不敢失掉一點信用，此外尚有種種趣談，弟聞之極為振奮。因想我們中國種種的惡習慣，或須待此輩小朋友來改革吧？

據上三事，我們相信中國的正義未滅，元氣待補，新機方在萌芽，望兄緊握着你的禿筆，弟願喊破了我的喉嚨，來向我這個冥頑不靈的社會猛攻！一月十一日

四

川

罩在霧裏的四川

黎·非·

四川的環境好像是罩在霧裏，有許多事故，是在別的地方尋不出的；真的，太新鮮了。

拿『政治』方面來說，完全軼出政治軌道。除了因為軍人主政（不是干政）而生的惡影響外，處處都可以見到混亂。因為四川有了幾位勢均力敵的軍閥，便產生出所謂『防區制』。譬如甲軍欲通過乙軍的防區（就是地盤），至少須得乙軍的諒解，否則不能輕易走過。各軍防區內的一切政事，統由該軍委派管理，省政府不過掛一個名義罷了。（其實省府主席就是地盤最多的一位老閥（糧稅除正糧已納到民國卅五年以上外，尚有革命捐，北伐捐……等名目。至於商人的捐款，則更重。單說成都到重慶一千零二十里內，關卡已有六十二個。軍人們把這些

錢除了孝敬姨太太買槍枝而外，大都存入上海外國銀行。聽說除了不要利息不算，還須出百分之四的保管費。他們的錢，下級官僚自然沾染不到，替他們爭地盤的兵士們也喝稀飯，披破衣，一文到不了手，所以誰也保不了他們的廉潔。除了白吃霸賒處處佔便宜不算，有時候高興，還要演演梁山伯呢！

因此『教育』方面，完全破了產。省立學校每學期只有十二週的功課，可是教員們拿的錢，只領到五分之一，還算僥倖。

說到『建設』方面，自然是同一的破產。馬路與工廠還在投胎期中。最重要的成渝馬路修了三年，只怕有一半的黃泥路！他們修馬路，只圖包工便宜，再也不求牠的堅固與耐久。只就原有路綫拓寬丈多，不加灰泥石子，只顧有路的形式；所以遇到下雨，泥濘載道，往往原足陷入，而不能拔起！四川的工廠，只有造幣廠兵工廠的煙囪出煙，晝夜工作，甚為發達。造幣廠，兵工廠，隨處皆是，但沒有成都的規模來得大。

成都是四川的省會，歷來戰事的啓端，差不多都爲了成都的造幣與兵工兩廠。戰勝者進成都，首先接收兵工廠造幣廠；要是聯合軍，就須得預先分配，總得利益均沾。兩廠的工人，忙工時總有六千以上真旺盛呵！年來軍人們的頭腦更靈活，歆羨那兩廠的利益不小，於是自己翻砂或購造機器，自行設廠鑄造。再說四川的幣制，銅幣由當十文而二十文而五十文，再而鑄當百文約有六錢重，再進而鑄七錢重的大二百文，是銅價漲了吧，便鑄出和當二十大小而較輕，只有四錢重的當二百文，後來愈趨愈下，中間夾些沙子，只消用力一碰，可以生裂痕。因此其他軍人眼紅起來，更紛紛自己鑄造，却更方便，把當十文的銅幣，用鋼模一壓，便成功百文的銅幣；同樣把當二十文的如法泡製，便成了當二百的。因此失却民衆們的信仰，又因奸商的煽動和居奇，便發生風潮，銀幣也發生同樣的現象，遭殃者當然只有老百姓。

說到『鴉片煙』，簡直是比紙煙還普通。官府商場，自然拿牠做應酬品；而

市上大大打起什麼『臥龍鄉』『南土漂煙』等名目做市招。普通都叫『售店』，二分大洋便可過癮，所以苦力們想增加力氣，多掙點錢，不能不拿鴉片煙來補救。官府特設『禁煙總局』（這是一個肥缺）和『禁煙查緝處』等機關，每燈一盞一月抽洋十元。成都重慶市中，平均每街有下等煙店二所，兩街有漂亮煙店一所，本地土每兩值洋三角餘，雲南土也不過一元上下。所以以吸煙爲時髦，凡在商場官府活動的人，如不會抽煙燒煙，人家一定說你是一只呆鳥！十九年雙十節夜，

糧稅和彩票

韻盾

在這奇特的四川省內，甚麼事情也是奇特的；尤其是成都重慶兩地，更可用來代表全川。現單就成都一地的糧稅和彩票來說：

成都原分兩縣，一就名成都，一名華陽，各設縣政府，兩不相關。兩縣總稱

叫成都市，設市政府。這兩縣雖在一個城圈裏面，却分別由兩個部隊統轄。成都屬二十九軍，華陽屬四川邊防軍，而成都市政府則歸二十八軍。兩縣土地，沃富異常，不憂天災水旱，歲歲豐收。駐防軍隊，視之有若禁樹，征糧納稅，無所不用其極。成都糧稅今年預徵至民國四十一年，華陽預徵糧稅至四十三年。（大中華民國才十九年）——雖然我們時常看見人民反對的快郵代電；口口聲聲國民政府！四川省政府！然而終不見有片言隻字的回覆。可憐淚訴無門的民衆，也只好吞聲飲泣，屈伏在軍閥淫威之下了。

彩票創自民初，那時的頭獎，還只一千吊銅元，歷年以來，歲有增加。迨至十三年楊森督川，命名爲市政公益券，頭獎增至一萬四千元，直至十六年，頭獎又減爲一萬二千元，發行彩票的總機關，就是堂堂的市政府。每月開籤兩次，每次開籤結果，市府可淨賺四萬餘元。每個月便有八萬餘元，單有了這筆款子，似乎已足做些建設事業了，却是不然——因爲這些當市長的，都是現職師長或總司

令，這筆巨款，便給他們擲去作自己部隊的餉款去了，或者竟直接就入了私囊，所以弄得現在成都連一架新式救火水龍都沒有，市立的學校也只兩所租房而居簡陋不堪的小學校。成都華陽兩縣政府看得眼熱不過，於十七年冬，就相率倣效，成都縣府首先發出錢券，繼又發銀券，華陽縣府不久也發行銀券錢券兩種，後來市政府也添發錢券，以示抵制。到此刻來，已是蔚成彩票之大觀，紅紅綠綠，滿街滿巷，各商戶爭相競賣，以博微利。上年市政府以成華兩縣後來居上，大爲不滿，頗欲加以干涉，但結果以兩縣的大老板（駐防軍）惹不起，只好暗地拼命互相競爭，省會首善之地，竟成賭博場所，而主持其事者則爲責在維持治安的當道。至於開籤日期，平均每月間一日有一次，彩票種類，有六種之多，每月發行額數，總達三百六十多萬張，每張十條，每張價目分大洋三元，銅元十吊（按每吊一千錢）不等，可憐窮苦民衆，情願平日挨飢受餓，積其多日血汗之金錢，作孤注之一擲，一旦未中，逼得懸梁跳河之事，時見報端，當道只要有錢，當然閉着

眼○睛○死○幹○！

十九，十二，五。

縮影

左○紹○

四川可算是全國的縮影，成都又可算是四川的縮影。

成都，四川省會所在，本西南重鎮，上控康藏，下制滬漢。那知道却是有軍無政，有軍無民，有軍無學，有軍無理，有軍無國，軍高一切，軍毀一切的軍世界！

成都的城園子，有的說是四十五里，有的說是二十八里，有的說是十七八里，據我個人的估計，二十七八里之說，較為可靠。（一）在這麼大的一個圈圈裏，有三個城：一個是本城，一個是少城，一個是皇城。皇城在本城與少城之間，在現在所謂成都的中心，俗傳是劉皇叔所建，直至民國初年，為川省政治機關所在

地。經過清川之役（民四）以後，內部破壞殆盡，近年有劃爲文化區之議。而今四川大學，咸城中學（附屬中學）民新中學（附屬小學），藝術專門，均團聚一起。圍子已經沒有了，有留的，只是一個南門一個北門和一個彷彿堆的煤山。少城亦名濱城，現在成了達官貴人的公館所在地。他的圍子，也沒有了。（二）在這麼大的一個圈圍裏，（甲）有兩個縣政府，一個是華陽縣政府，有城之東南兩部；一個是成都縣政府，有城之西北兩部。一城屬於兩縣管理，讀者或許以爲已經奇怪了；（乙）那曉得他們上邊還有成都市政府，還有四川省政府；（丙）這恐怕讀者更要奇怪了，省政府之上還有三個軍部——三個軍政府！（丁）至是讀者或要跳起來，原來民十六以後，成都一城，劃分三個防區：一個是二十四軍的，佔南面；一個是廿八軍的，佔西面與北面的一部；餘是廿九軍的。

軍部是太上政府——二十四軍部設舊日將軍府。二十八，二十九，各設在防區裏。省政府只是一塊招牌，和幾位辦事人員，實際除『等因奉此』外，他無事。

事。至什麼建設廳財政廳，更是門可羅雀，有如告朔之餼羊。重心在三軍部，三軍部才是真正的政府。市政府差不多與省政府同，惟一的任務，好像是貼布告，縣政府的人員全是軍部委的，更不用提了。

軍區是獨立國家——成都城裏的三個軍區，非常彷彿三個獨立國家。(一)就稅收方面，除特別約定者外，各收各的，各用各的，毫無所謂酌盈劑虛。(二)就行政方面，區內的一切人員，統由軍部委派，只向軍部負責。(三)就司法方面，成都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無權過問，軍部接收訴訟，並自行審斷。(四)治安方面，不錯，有各街的團務公所，全市的警察，省會的軍警聯合辦事處的兵士，但都是沒有用的。警察頂可憐，穿得稀爛像叫化子，手持一根小棍，躲藏在舖子裏，恐怕衝着丘八的威風。各街的團務，養兩三位煙鬼子，吃飯站崗拿錢，如是而已。軍警辦事處派的士兵，因為是各軍雜湊的，也僅僅站着作樣而已。倘遇有殺人越貨的案件，彼此面面相覷，讓他過去。

軍人的威風——有個外國朋友說：『成都的兵比美國全國還要多』，此言雖未免有過火處，但成都——特別十月以來——真是個兵世界。十步一營，百步一團，到處都紮着軍隊。連部……師部，滿眼都是。師旅團無論矣，一個連部門前，通常都有五個崗位。三坐下，兩對立，鎗作預備射擊狀。二十八軍的連部……師部門前更有許多的黃緞旗，人民（？）頌揚功德的旗子。到處是『現將軍身，行菩薩道』『救國救民』類的話。街上往來的，亦無地無士兵，連長以上，差不多都有包車，行走如飛，響聲鑼鑼，後隨三架盒子，氣喘如牛，若有介事者。近來拉夫非常利害，軍長的命令，也不在他們眼裏。手執大刀，誰敢不去？洋車已近絕跡，間有幾輛，多半也都是軍人所坐。

軍人的橫暴——成都百姓苦得非常，大都是軍人橫征所致，弄得四民裹足，社會只有天天走上破產的道路。十一月十五至二十四日之巷戰，毀壞了皇城四週的民房，打殺了無數的平民，看到屍橫遍地，破房倒塌，令人不忍卒觀，說什麼

『本軍長痾瘰在懷，責成有司……』都是鬼話！

軍人的無聊——巷戰的時節，劉軍長田軍長打着磋商着。一日午後五點，傳說議和了，夜裏又打將起來。明日又議，又說好了，又打將起來。劉把田打敗了，趕出城了，又請他來商議合作。猶之乎今日之羅澤洲本來是打過劉湘的，現在大稱其劉湘的職部；原來是被劉文輝打倒的，前幾天又進行，與劉合作了。無敵無友，惟利是圖。成都四川絕不會有清明的一天，統一的一天——除非有了堅固的中央政府。

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

別後

杜重遠

縉僑吾兄：別後國事日非，噩耗頻傳，哀我國人，曷其有極！弟等離滬時，抱着很大的希望，以為在此國難當前，同仇敵愾，沿江一帶定當得到全體同胞的

同情，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是船至江心，瘡痍滿目，我們的希望已經減低十分之四了。

今歲水災之後，沿江兩岸，頹垣不堪，岸上居民蓬首垢面，伏處穴中，這些同胞們的生活問題尙待解決，所謂東北問題，在他們看來，不算是最切要的吧！同時聯想到我們百分之八十農界的同胞，雖不能盡如這少數同胞的苦痛，可是他們的課稅奇苛，債務未了，食糧不足，籽種未備，以及男婚女嫁種種問題，在他們看來，都比東北問題還是重要些吧！

我們這次同船的旅客百數十人，而百分之九十，除了玩賞風景之外，或臥斗室，噴雲吐霧；或坐客廳，玩弄麻雀，看他們那種興高彩烈的神氣，大有天下太平的景象！所謂東北問題，那裏值得他們的注意？因又聯想到那些住在重要商埠的資產階級的同胞們，舞場拚命去跳，麻雀儘力去打，鴉片大口去吃，又誰肯耐心忍性來討論討論這個東北問題呢？所謂一致對外這句話，不知應向那一班人去

講？

輪行十三日方到重慶，時天色已晚，細雨如毛，下輪時小船雲集，喊聲如雷，那種噪雜狀態，世界任何國家難與倫比！我國人辦事之無組織，無秩序，到處可以表現。

我們到了重慶，第一感覺奇特的，就是軍人之多。敝衣赤足，到處都是。每一軍界要人出遊時，則隨行差弁四五人，或七八人不等，即軍官之女眷出購服物時，亦有三五兵士爲之攜男抱女。此等現象，十年前常見之於東北各省，不料今日復見之於重慶。重慶最高機關要算是二十一軍軍部了，所有行政教育統歸該部直轄。中國國民黨口號曰：『黨權高於一切』，在重慶恐將改爲『軍權高於一切』吧！據說不但重慶如是，川中各地無不如是。最奇怪者，許多報館主筆或學校校長，卡片上都冠以軍部的諮議或顧問等頭銜，甚或有幾校的校長整天坐在軍部而不到校服務的，這或者也感到國難當前，軍事較教育爲重吧！

第二感覺奇特的，是重慶街中到處書有什麼『吻春雅室』，什麼『劉記談心處』，又什麼『新漂川土』，詢之友人，方知均係鴉片吸食所，據當地人云重慶人口約六十萬，而吸食鴉片者要佔十分之三，此種營業之發達已可想見。更滑稽者在此等營業門前亦書有種種抗日標語，記得有一家門首書『臥心管膽』，『誓死抗日』兩語，彼以『薪』字誤『心』，大可尋味！蓋鴉片之苦不亞於膽，彼臥心管之，將往陰間抗日，故有誓死字樣！（一笑）據重慶友人云：重慶每年出入口貨約值一萬二千萬兩，但出口貨中，祇鴉片一項，即值銀五千萬兩。設重慶無鴉片出口，每年即有五千萬之入超，今重慶入超問題雖云解決，而此五千萬之毒品蔓延全中國，受其毒者曷可數計！將來全國同胞均將『臥心管膽』，自奔柱死城，而所謂東北問題，國難問題，更待誰商？書至此，弟心滋痛！

，重慶街市隨處有面黃肌瘦的癮君子出現。尤可憐者，抬轎的轎夫中十之四五是染了阿芙蓉癮的。他們每日用一滴汗一滴血換來三四毛的工資，多半消耗於美

蓉城裏，所以更弄得衣不蔽體，食不充飢，而青臉長髮，酷似城隍廟中的鬼卒！

以上所云，多係傷心淚語，吾兄閱之，當更寒心，但弟由此行而得可慰之事亦復不少，茲略述如下：弟此次到重慶，獲晤盧作孚先生。盧公實川中之人傑也。六年前即見到重慶之商業空虛，經濟可危，乃號召同志，組織一民生公司，造有輪船十四只，爲挽回長江的航權；附設機器廠一處，爲修理輪船之用；并爲便利重埠商民計，設電燈及自來水廠。公司成立之始，資金不足五十萬圓，今加以公積金及歷年攤提，幾近原額之二倍。經營之善，川人共稱。復於民國十七年組辦北川公司，鋪設輕便鐵路，爲採煤之用，今亦成績斐然。重慶之西一百廿里處，有北碚鎮者，該地背山面水，地勢險惡，居民蠻野，時出掠奪，民十六盧公兼任該地陝防局長，悉心治理，化險爲夷，首練軍隊二百人，除剿匪外，兼任警察職務，近因匪患已除，以軍隊修道路，兼作潛河工作。設實用小學一處，以興教育；設民衆學校三處，以獎勵平民識字；設民衆俱樂部一處，每日有演講，并附

以電影，提倡民衆正當娛樂；設圖書館，引起民衆讀書興趣；設地方醫院，每年施捨種痘約兩萬餘人；設公共體育場，勸導民衆注重體育；設鄉村電話局，以利交通。此外更以五萬資金倡辦染織工廠一處，每月可織布一千二百疋，襪子二百打，并附設縫紉工廠與石印廠在內，以上種種設施，雖粗具規模，均著有成效，而經費一項，每年不過八萬圓，由過往船捐項下扣用。以有限的經費，辦許多的事業，盧公之精神毅力，有足稱者。此外又向各方捐款，以四萬圓建設溫泉公園，及中國西部科學院，研究生物與地質兩科，該院復設有農場博物館及動物園，并設兼善中學一處，組織義勇隊二十名，每歲到川康各地遊行，爲採集科學標本之助。復另集資金兩萬圓，辦農村銀行，內附設消費合作社，專爲以上種種機關服務。此外有嘉陵小報，爲傳達各項消息。最令人驚異者，以上種種機關皆爲盧公訓練出來之二十歲左右青年所經理，弟皆親自訪覽，不勝敬佩。

北碚面積縱橫一百二十里，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以一人之力，不

數年間而經營如此，孰謂中國事業之難辦？黨國諸公對此作何感想？盧公年四十許，思想縝密，眼光銳敏，處事勤奮，持身儉約，雖時至今日，仍短服布衣，出門向不用車轎。至彼在北碚二十年內之計劃（今已四年），即充實內容，深入社會，以全力建設經濟基礎。弟之來川，以得晤盧公爲平生第一快事。由盧公介紹何北衡及湯壺諸君，皆孜孜於事業，與盧公共策進行。皆是重慶之中堅人物，其他青年同志，由盧公介紹者亦復不少，茲以人多，不及備載。

川地民氣激昂，亦不亞於他處，關於爲馬占山將軍助捐一事，已可概見。據重慶中國銀行周經理談，有峨眉山接引殿和尚某自匯洋五十圓，謂係多年積蓄，願助馬將軍以禦外侮。又有萬縣苦工某匯洋一圓，自云每月工資僅得兩圓，願以半數爲馬公助捐。又有無名氏者自攜金線子一條交中國銀行，請代售欸若干以助馬，祇中國銀行一家，每日收到捐欸至五千餘圓，可見吾國各處人心尚未盡死。不過弟所最需要者，各地同胞徒作情感上的憤激，不想實際上的工作。盧公云

：國人對於國難問題因未想出應付辦法，故盡量憤慨，若想定個人應行途徑，即循序進行，埋頭工作，絕不如現在之徒事喧囂也。以上數語，弟覺得至有意味。日人宰割東北，是幾十年中已下了誘引東縛種種工作，九月十八日不過操刀一試耳。國人事前不事研究，不加預防，臨時感到痛苦，徒事呼喊，殊覺無益。弟以爲對付日人途徑固不僅一端，而仍從經濟方面入手，較爲有力。此次抵制日貨，日人實受絕大痛苦，祇重慶一隅，每年棉紗入口值銀四千萬圓，其中十分之七來自日本，今已無形絕迹矣。又有人云，日本在中國內地輪船五百三十四隻，今已毫無營業。此外上海紗廠之關閉，各地商業之蕭條，是皆足以制日人之死命者。至日本內地工商業亦必感受同樣之痛苦。吾國如能繼續堅持半載，敵將不戰自亂。同時吾國各省宜速作經濟調查，究之某省出何原料，某省有何事業宜急先辦理，集中資本，集中人才，聯絡各項專門而有經驗之人才，以供各項工業之指導與工作，審慎行之，不出三年，可辦起許多事業。弟所想者大致如斯，至詳細情形

，尚須與兄等從長商討。

國人對於馬占山將軍之捐款，異常踴躍，固足以證明國人之熱心國事，與崇敬忠貞之心理。然同時在另一方面，似亦證明國人思想單純，自己缺乏責任心。弟每與國人談到東北問題，大家只有希望馬占山將軍於最短期中奪回失地，所以講到救國問題，也就只望馬將軍如何如何，在他們心理，彷彿希望馬占山是一個西遊記上的孫行者，拔下毫毛，搖身一變，就能變成三萬六千個馬占山，東北問題只待他一人替我們解決罷了。至於個人應作如何工作，却少談起，也少想及，所以重慶人有提倡舉馬占山爲中國大總統者，又有說馬占山原是四川人，年不過卅許，少年英俊，曾卒業於某某軍事學校，文才武略，兼而有之，造出種種無聊之語以自寬慰！

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廣

西

柳州下層階級的女子

沈•佩•

柳州是處於廣西中心的一個熱鬧的縣城，各方面還算比別處開通些，更偏僻的地方還有更奇怪的習俗。不過我所到的祇是柳州，所以祇告訴你們關於柳州下層階級女子的狀況。我認為這裏的下層階級的女子生活及其與男子的關係有五個特點：

(一)體力的壯大。這裏的女子體力之壯大似乎非我在他處所見過的；什麼粗工苦力都可以做得，或者比男子還強些。她們無論幾冷的天氣，下部都是穿一條單褲，兩個腳總是裸着的。挑泥，挑石子，鋪馬路，划船，抬轎，挑擔，做買賣，挑水，給婚葬人家抬殯禮物及棺材等重物，耕種，種種苦工無不有女子參加其中者。女子擔幾百斤重的擔子是常有的事，有許多女子背上還背着小孩子而作工。

・年齡大小不一，大的有五六十歲的老嫗，小的有七八歲的女童。尤其以抬槓與挑水的工作女子爲最多。其中也有衣冠整齊，一身清潔，頭髮梳得光滑可鑑的少女，兩隻裸露的小腿，裹滿了肌肉，顯得特別強大而有力，並不因爲她那包滿泥水的一雙粗鹵的腳而喪失了她女性的美！她們的衣服總是很寬大，身體完全隨自然的發育，高高的胸部，毫不受任何的束縛，更顯出一種自然而壯健的美！

(二)童女的工作：除了這些身體壯滿的青年婦女及比較醜陋的老嫗們外，就是一般自七八歲至十五六歲的童女了。她們也能參加一切的苦工，挑石子呀，沙泥呀……都有她們的工作，尤其以抱小孩與挑水爲最多見；往往一個小小的女孩子可以負兩個嬰孩，——一個背着，一個抱着——或挑着大擔的水向前猛走，七八歲至十一二歲的水桶雖然小些，但也小不了一半，再大些的女孩就完全和大人一樣的大水桶，使勁地接連挑過我們的門口，尤其以早晨爲最多。據說她們除是幫助父母生利的貧窮人家的女兒外，還有是人家用金錢買的丫環。（童傭）米價

日高，生活程度日增，災荒又多，生活的機會又少，因此那些不能做强盜，不願做强盜而無法可想的人家，都只得把女孩兒出賣；因為這裏的女孩子比較還值錢，她所能負擔的工作也不小。

(三)經濟的自給及其負擔的重大。她們的經濟可說完全自給，挑一天的泥約得工資桂幣四五角，合得上海大洋兩三角。打石子是論斤的，(從石子山上去打下來，挑到馬路上)五個銅元一百斤，一天約可打得千餘斤，多些的也可得五六角一天，合上海大洋三四角，挑水的平均每擔銅元三枚，十擔可得三角，體力大的一天可挑十幾二十擔不定，她們的入款也是三四角五六角不定。槓轎的在三四里之遙的路途須轎資八角，貴些也有一元多，每人即得四五角。婚喪人家隨償。若是家裏沒有耕種做的下層階級的婦女們，都出來做這些工作。小孩子則背在背上，對於工作並不生什麼妨礙，大些的孩子還可以帶出來一同幫着做。還有那些做划船的和做小生意的，她們有的和丈夫做同樣的生意而各自一擔的，也有丈夫

倒沒有做什麼，而她們獨做的。因為她們什麼勞工都能擔任，所以經濟上完全可以不致仰仗於男子，有的或許她除了自給生活外，還能供給家庭的費用；因此，她們的負擔就比男子還重大！有的甚至男子倒閒居家中，或在門口擺個小攤，賣些零碎東西，女子倒背了孩子出外做粗工，有些耕種的人家，女子倒到田裏去耕種，男子則守在家裏，男孩子也是跟父親守在家裏，女孩子却跟着母親去做工；所以她們對於生女孩子也是一件很喜歡的事。

(四) 男子們的經濟打算。因為女子體力壯健，工作能高，所以會打算的男子，無產階級的男子，都愛娶小老婆，竟有娶至三四個之多的。造馬路，挑石，泥，挑水……往往見有一個男子帶着妻妾們共同操作的，工作完了，得了錢就大家談笑着回家去。我到此已用過四個女傭，她們的丈夫都要娶過幾個妻子的，不是她自己是丈夫的小老婆，便是她家裏丈夫還有小老婆。我起初很奇怪，為什麼窮得肚子也不得全飽的人還要養小老婆，這未免風流得太滑稽，但是後來漸漸明白

，這也未始不是他們男子的一種滑稽的經濟策略，一種特殊的生產方法；因為女子自能生產，多討幾個小老婆或者自己還可以坐享其利，吃碗現成飯！

（五）她們的自尊性：她們還流行着一種特別的自尊性，就是她們寧願做種種苦力，如挑泥，磨石，掘地，賣水等等，什麼都可以，賺工度日，賺一天活一天，而很不顧度那『依人籬下』，身體不能自主的傭工生活。她們認為替人幫傭是一件很下流而羞恥的醜事，以為什麼都要聽人指揮，身體上是受了『暫時出賣』性質的不自由。就是她們自己生的女兒也不肯使她出去替人做小女傭，說是會被人取笑，於大人的面子有關。所以窮極的人寧願把女兒出賣，因為賣給人家已非她所有的人了，於她的面子上也就無甚關係。我初到這裏，要找個女傭真是苦極，窮人雖然舉目皆是。可是要找個女傭却是一樁極困難的事！即使千辛萬苦地找到了一個，就被一個馬桶問題把她們嚇跑了，她們至死也不願倒馬桶，似乎那是比什麼還下賤，因為這裏的人都不用這東西，不論男女老幼都上毛廁，所以對

於這件事就認為是最下賤的事情了。現在雖然僱到了一個，她幫傭的原因是家中一切被火燒了，她的丈夫帶同小老婆度船上生活，做小生意，不助她的生活，因此出於萬不得已而出來幫傭，但是現在還常常要向我辭工，說是怕親友會笑她。

一九二九，三，八。

戒烟室

一。
無。

現在全國正鬧着鴉片的『嚴禁』與『弛禁』的問題。上海拒毒會近來也發表了不少的拒毒言論。但是，祇要我們略為放眼看一看全國，那一省沒有『吸』『販』和『種』呢？所異者，不過是不是公開，抑或是秘密而已。

廣西省是與全國產鴉片最著名的雲南貴州接壤，自然免不了同化。梧州是廣西出入總口，當然與鴉片貿易有密切的關係，一方面把鴉片運來集中；一方面，

連綿不絕的運輸到廣東去。

貴州省的鴉片，是運到本省的長安柳州一帶；雲南省的鴉片，是運到本省百色再運下南寧；兩處都是該省烟商直接運來，一批動輒千百萬圓的大交易。此外由湖南南境，運入本省全州桂林等處也有，但比之該兩處少得多了。他們有自己的護送隊，槍械齊全，儼如軍隊，或由本省的軍隊與民團護送，因此常沒有什麼意外。在省內祇須完納一切捐稅，便可自由『販』與『吸』了。

至於種呢？在本省法令上，是違禁的。據記者調查，除了和該數省接壤的邊縣外，或有一二，其他似乎很少。這是因為隔壁就是供給的大主顧，他們又沒有出口的商埠，總要送來過稅的。第二是因種了鴉片以後，膏腴的稻田，都變成了礮土——據說種了鴉片以後的稻田，就不能種稻了，要種也非要等三數年使地力回復不可——也犯不着。

梧州是廣西的總出口岸，鴉片的貿易，當然是很可觀的了。不過在文字上是

不說明鴉片的。官廳的公文，和日報的記載，是說『特貨』。商人販運，是說『雲茶』。在市內把生膏熬熟了，供人吸食的，是說『戒烟藥膏』，這種店舖的招牌，是寫着『戒烟室』！

梧州設有禁烟局，職責是將運來的鴉片，貼印花過稅，查緝私烟——即不納稅偷運者。販烟的商行，在市面是公開的掛招牌貿易，不下數十家。在梧州最著名的要算雲茶行聯安堂，交易之大，隨便那一行也比不上，足以左右全市。供人吸食的『戒烟室』，是設備床位，烟燈，烟槍，供人吸食。烟的來源，是向公賣處領來轉售。這樣的『戒烟室』，在市面就有百餘間之多。現在正籌備開設的，有如雨後春筍，方興未艾呢！

『戒烟室』的設備，也分交易大小而為等差。最下等的，一角也有交易。於是好幾家門口，大書其『一毫莊戒烟室』，以廣招徠。高等的，則床位考究，陳設精美，或在雅潔的地方，劃成幾間小室，則裏面招呼更周到，價值數十圓的烟

槍，也可以得到，此種烟槍，總經過幾十年吸食，以金，玉，象牙鑲頭，據說味道特純！不過這種地方，非一二圓不能進去。

梧州的四方井，爲『戒烟室』蒼萃之區。望衡對宇，不下二三十間。故吾人每當夕陽西下，或夜色闌珊之際，徘徊其間，則見戒烟者紛至沓來，相將入室，而大戒其烟焉！一時室中燈火輝煌，香烟繚繞，有的上足了癮，踞坐談天，有的啣啣細語，橫臥床中，正努力其工作。

不過這種『戒烟室』，毋寧說是引人吸烟所。多少有爲的青年，或朝不敷夕的工友，入其不上兩月，就成了癮君子。且弄到煙容滿面，骨瘦如柴，毫無進取之志，所識限於一室之中，孤燈相對，不知有國家，不知有社會，甚至不知有自己！

廿一年六月十六。

漸入佳境

杜重遠

韜奮吾兄：澳門中山去後，復返香港，由香港乘船又來梧州。船行凡二日，沿途風景極佳，中經廣東之三水高要各縣。梧州者，廣西最大之商埠，亦全省之門戶也。廣西地瘠民貧，全省歲收不及廣東十分之三，故出口貨物除米及桐油之外，寥寥無幾。然桂省當局殷殷圖治之心，遠過於粵。據同來黃君云，彼於民國十二年來遊時，商店不整，馬路未修，處處表現其貧苦狀態，今則樓房櫛比，燈壁輝皇，二十五條之平坦馬路，於此數年間亦逐漸修成矣。現更計劃一六十萬圓之自來水事業，因財政艱窘，亦逐段進行。官辦之電燈廠，近以市民增多，電力不敷分配，今又撙節經費，購一新機。總之桂省處處感觸財力之不足，而處處仍亟謀進步與發展。

粵省因人設官，故當辦者而不辦（實業寥寥），不當辦者而大辦（煙賭開放）；桂省則不然，因事擇人，力求實際，梧州原有市政府，近爲節省經費起見，將市府裁去，所有事務由公安及工程兩局負責辦理。職員最高薪俸不過一百二十圓，最低者僅二十圓。嚴禁麻雀及一切無謂應酬，市民有戲麻雀者，罰以七日之拘留，故賭風甚少，但銀牌之類，因稅收關係，惜一時未能禁絕。

駐防軍隊紀律極爲嚴明，除剿匪之外，他事絕不干預，故軍警衝突欺侮商民等事，未之前聞。偶在街中遇有隊伍通過時，見其服裝樸整，精神振奮，與向所見之賊兵匪將情形亦迥乎不同。弟之來梧，雖未窺得桂省整個的治績，然較諸經過各省，滿意之事已云不少，總算漸入佳境矣。

此處日貨雖有，日人之來此經商者尙少。自九一八事起，全民憤激，彼輩見勢不佳，早已狼奔鼠竄而去。各界組有抗日會，將所有仇貨均陳列於日貨陳列館中，以資觀覽而期禁絕。梧州婦女亦頗儉樸，服國布國綢者甚多，絕少如粵女之

赤膊袒胸，喜用洋貨者。然其經濟力之懸殊，亦自不能同日而語也。

廣西大學在梧州對面之北山上，山形錯落，可分四五階段，大學建築即依山勢而配置，上下山路崎曲，花草樹木雜於其間，頗爲美觀。時值學校放假，未得會到該校當局，一探其內容何似（刻仍在建築中）。然據表面觀察，其建築之堂皇壯麗，亦與其他大學等，國內連年凶災民窮財匱，而美麗的大學倒出現了不少，最著者如東北大學，西南大學（即武漢大學之新址），姑無論此種大學人才能否應國家需要，祇就其大學本身而論，不急急於圖書之收攬，工廠之設備，以及師資之精選，而先造起一個眩神奪目的校舍，奇花異樹的庭園，是皆東西洋歸國的飯桶博士們，關於各國的學術精華毫無心得，以爲吾國祇要能建起一個堂皇壯麗的大學來，就可表示物質不進步，文化不落伍，殊不知沐猴而冠，無掩其怪，蠶婦塗粉，愈顯其醜。外人之視國勢者又奚在乎此，然而數千來自田間之學生，一見此偉大的校舍，美麗的庭園，則眼界大開，奢念頓起，於是出必有車，食必

有魚，洋式其服，革式其履，蓋不如是不足以壯觀瞻，恐負校長辦學之至意。此種學生猶期其臥薪嘗膽，堅苦奮鬥，是何異緣木而求魚？

日本各大學校除東京帝國大學地震後建築較為輝皇外，其他多樸實儉約，故學生亦皆破衣敝履，孜孜於學術之研究。吾國學生再不要口頭上瞎喊打倒，亂嚷驅除，試問打倒與驅除之實力何在？辦教育者更不要徒重外表，忘却實際，亦須看看經濟破產，民生凋敝，國家所需要者何在？桂省財政困窘，凡百設施多注重於實際，深願於教育一途，亦注意及之。

硫酸爲化學工業之基本原料，國內倡辦此廠者多矣，而卒未能實行，今不料於民窮財困之桂省發現焉。此廠於民國十八年時已建築完好，開始試驗，建設費一百萬圓，技師係德人，不意工作未及一週，桂粵失和，大動干戈，鬧起把戲來了。此小把戲鬧的不要緊，硫酸工廠竟休息了三年。三年之中，機器生鏽，爐竈傾頽，樓房漏雨，什物散失，無一而不受其惡影響。幸而鬧把戲之當局有如小兒

打架，現在又和好如初，於是兩省當局會議，合辦此廠。蓋桂省無款，不得不借重於粵，粵省雖已應允，但口惠而實不至，現在祇撥兩萬現款，正在修理中，修理完竣，即將開工，而開工又需巨款，該工程師急不能待，昨已專程赴粵討賬。此廠規模雖不甚大，而設備尙屬完善，據招待員李君云，此廠原料（硫磺）來自粵省，技術人員亦來自粵省，今經費又須來自粵省，但粵省不能自辦，而賴人辦之，粵人睹此，作何感想？然而國人習於宴安者久矣，鐵路未修有人代吾修之，汽車未造有人代吾造之，荒地未墾，鑛產未開，近更有人代吾墾，代吾開之，吾祇要有官可作，有飯可吃，享其樂足矣，又何必事事躬自爲之？鄰省代勞尙無大礙，以此惰性假權他國，不亦危乎？

廿一年七月十一日。

良好印象

杜重遠

韶奮吾兄、梧州遊畢，知吾國於此污濁擾攘的環境中，尙有努力謀建設者，於是好奇心動，遊興愈濃，竟涉水登山而來廣西之桂林，途中越四日，三日乘輪，一日乘車，此行稍涉危險，蓋河流急湍，暗礁復多，輪行而遇難者每歲輒三四起，即此次與弟對面之恆太輪竟觸礁而沉沒，弟之未死，亦云幸矣。

『桂林山水甲天下』，此爲一句古話，此地佳山秀水，形勢天成，自來文人騷客多藉此爲吟風弄月之資，惜弟不文，空負勝景，然藉便一覽古人之名作，亦覺洗却俗氣不少。桂林原係廣西之省府，商務繁盛，人烟稠密，自陸榮廷遷府南寧後，百業蕭條，生計維難，馬路未修，電話未設，舉凡新文化之享受，均付闕如。然樸樸誠誠，度其中古時代之生活，亦自有天然之妙趣。據聞三萬圓以上之商店，全城恐未之有，則一切豪奢浪費，無自而生矣。

桂林教育的設施尙稱完備，有法專，有高中，有女中，有實小，此外尙有一頗爲博大之圖書館，皆設於城之中間皇城內，學生程度雖較外埠稍低，而服裝樸

整，尙少囂張之氣。男校均受軍事訓練，尙能實事求是。遼城之北有中山公園，爲民衆遊玩之所，園中涼亭發閣，花草竹木，無一不備，惜多碎瓦頽垣，荒途殘徑，純任天然之變幻，毫無人工之修飾。紫荊山位於園之北部，高數十丈，巍然獨立，又名曰獨秀峯，亦桂林名勝之一也，每當夕陽西下，園中遊人如市，金鼓齊鳴，小賣雜叫，別饒一種風趣。

駐防軍隊爲第七軍第十九師，師長周君（祖晃），卒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紀律嚴明，治軍有方，軍士每日須四時操，一堂課，軍官每日須書大字一百，呈部批判，皆所以收斂軍心，俾免外務，無論軍官軍士，若犯烟賭嫖逃四大禁令，立予槍決。據云此係李（宗仁）白（崇禧）兩司令所規定者，非特十九師爲然，全省軍隊無不皆然。桂省軍人之不擾民，蓋有由矣。李白二氏復裁減軍隊爲兩軍，人數不過三萬，節省軍費，訓練民團，每半年爲一期，每期選調二十萬人，輪流訓練，計劃五年後全省可有二百萬強悍之民兵，備爲國用，槍械發與鄉民，俾能

自衛。桂省鄉間盜匪頗少，是亦一大原因也，且桂省實行軍民分治，絕無軍長師長保薦行政人員或干涉民政等事。桂省歲收爲兩千三百萬圓，最近經省政府會議決，軍政各用其半，而政費之中以四百萬興建設，以三百萬辦教育，故桂省雖貧，而教育建設兩費尙不爲少。據云粵省歲收超過桂省三倍，而建設費不過五十萬圓，尙須打折扣，以此例彼，其相差爲何如？又桂省軍政當局力求澄清吏治，開甯有二十二個縣長均嘗着鐵窗的風味，其原因皆由裝錯荷包，營私肥己。即桂林之前縣長亦拘在本城之訓政處處內乘風涼，亦是與彼二十二個朋友犯了同樣的毛病。

桂省的烟賭尙未絕禁，最大原因，乃由於兩千三百萬圓之歲收中，烟賭佔去一千萬。此千萬之中，烟稅六百五十萬圓，賭稅三百五十萬圓。桂省不許種烟，而六百五十萬圓全係雲貴兩省鴉片之買路捐，每百兩抽洋五十圓，則雲貴黑貨輸入於兩廣者，其數蓋可知矣！賭博亦未全部禁絕，僅麻雀一項由本年七月一日起

概行禁止，如有違犯者罰以七日之拘留，或令掃街修道，政府現正極力與辦生產事業，如歲入稍豐，則烟賭兩項即可逐漸禁絕。

總之，桂省一切設施，雖不能盡滿人意，然其事事公開，精誠團結，整躬率物，嫉惡如仇，實予國人良好之印象。

廿一年七月十八日。

精神振奮

杜重遠

韜奮吾兄：桂林原擬住三日即來柳州，嗣遇十九師秘書林仰文君，係留田同學，因多住一日，藉詢桂省種種情形。由林君介見該師師長周敬生君，參謀長鄭荅生君，及處長團長多人，皆忠誠儉樸實心任事之士。鄭參謀長且係生活之熱心讀者，據云從初刊以至現在，未曾脫落一期，對兄極致欽慕之忱。周師諸君以弟遠道來此，懇切慰留，并令爲全體官兵演講，弟鑒於機緣之巧，又感於招待之誠

，遂勉承盛意，又多住了兩日。

前日來柳州，車行十二時始至。此次桂遊，身體雖稍痛苦，而精神確極振奮。柳州者，係柳宗元舊遊之地，祠堂墳墓宛然俱在，後人爲景仰先賢永誌不忘計，故州以柳名。此地水清山秀，擅舟車之便，雖無桂林之古老博大，而街道齊整，建築維新，頗呈活躍之氣象。第七軍廖軍長駐節於此，弟等來柳之前，早由十九師以電報爲之介紹，故下車伊始，廖軍長卽派秘書謝君伴遊名勝及參觀各工廠，晚間復設宴款待，并召集全軍官長，令弟講演東北各項情形。

桂當局定南寧爲政治區，桂林爲文化區，梧州爲商業區，柳州爲工業區，故工廠建設多集於此。最著者爲酒精廠，機器廠，及水泥廠。酒精廠創於民國十七年，主其事者爲張君季熙，卒業於德國醉業學校，桂省自公路通車後，每歲火油之消費甚鉅，當局鑒於漏卮之大，爲避免失損計，擬造酒精以代替之。因該省產紅白薯玉蜀黍甘蔗等物，皆爲酒精之良好原料。若用紅白薯及玉蜀黍作原料時，

製酒所餘之精，且可養豬數千頭。張君以二十萬圓之資金作一完善之計劃，每日可出酒精一千五百斤，不意工廠建成，機器按裝甫畢，而桂陽失和，戰亂斯起，因而停頓三年。近方整理就緒，雖未正式開工，而酒精已起始製造矣。機器廠原擬製造飛機，定資金爲二百萬圓，惜建設未待完成，亦爲戰事所阻，近雖開始工作，因經費不充，範圍縮小，專爲修理槍砲及添製零件之用，該廠主任外出，內容惜不得其詳。水泥廠亦在戰前計劃者，現祇建築空存，煙突高立，以經費無着，尙未開始整頓，內戰之害大矣哉！

除上三大工廠之外，桂省更注意於農事試驗。柳州之東南有農林試驗廠，於民國十六年即開始試辦，主其事者爲楊君士釗，卒業於北大農學院，廠基四千畝，規模宏大，設備完全，有圖書館，有化學室，有標本陳列所，購備美國之播種機刈草機及收穫機等等。廠中擬辦森林，農藝，園藝，牧畜，獸醫，病蟲害，及化驗各事。民國十八年時職員數近百人，常年經費八十餘萬圓。桂省關於建設事

業，可謂不惜巨資矣，乃自兩廣戰起，此廠亦無形停頓。由去歲十月始着手整理，現雖未復舊觀，大致已經就緒。是日楊君導觀各處，有養蜂園，有牧鷄場，有牛舍，有馬廐，有廣大之苗圃，有繁茂之森林，五穀雜苗徧植各地，奇花異樹佈滿庭園，中間復配以涼亭茅舍，竹籬花徑，實隱居之妙地也。桂省產蘇甚豐，爲該省之重要生產，近復於廠中附設一育蘇事務所，主其事者爲李君，現正將育蘇新法週告鄉民。

以上種種設施，多係伍廷鵬君任建設廳長時所計劃，伍君卒業於保定軍校，官擢至師長，忽捨武就文，急謀建設，雖無專門學識，開彼思想之銳敏，治事之勤能，頗爲此間一般人士所贊許。聞於二年期內，開桂省公路至五千餘里，近更徹底研究改造農村事業，去歲曾至日本參觀數月，歸途至東北之屯墾區，河北之定縣，然後轉包頭，經山西而歸省。現在距柳州三十里許之沙塘村試辦墾殖與水利各事，預作改良農村之張本。是日早七時廖軍長陪弟等至沙塘，得晤伍君，暢

談甚久，并觀其種種試驗成績。

伍君以爲欲興水利，須先測量，欲改良農村，須先注意於農村之經濟，現伊聘用測量專員多人，測量各地之水高與水量，又請撥公款五萬圓，設一借貸所，一雜貨商，一廣大的倉庫，俾農民得押穀以貸款，如用貨而不用款時，亦可押穀以易貨。蓋鄉村經濟困窘，向例於春耕穀貴時而貸款，秋收穀賤時而還債，借一債二，爲大利所盤剝，久之經濟必有破產之一日。伍君爲濟此弊，提倡鄉人押穀貸款，俟穀貴時再買穀而償債，鄉人初尙遲疑，至今始知此法之善，依法辦理者頗不乏人。伍君復採購東西洋樹種作種種之栽植，數年後成績卓著時，再轉教於鄉人。蓋鄉人知識簡單，伍君初來時，種種狐疑，恐有不利於彼等，不敢與之接近，直至借貸所成立，與之發生經濟關係後，始相信無疑。嘗聞有人云到鄉間去改良農村，而不知鄉間之事正有其種種難關，非如吾人所想之簡易也。伍君擬試辦數載，如有成效，推而及於全省。吾人雖不敢斷定伍君將來之成功如何，然以

身任文武要職，一變而爲老圃老農，櫛風沐雨，胼手胝足，作下層之工作，解鄉民之痛苦，較彼高坐廟堂，空談其大政方針者，其相去似已不可同日語矣！

廿一年七月廿七日。

幹與不幹

●●●
杜重遠

輅奮吾兄：柳州參觀三日，又來南寧，途長八百里，不十時而至，交通亦尙稱便利。南寧爲廣西之省會，商業繁隆，究非桂林柳州所可比擬。然地基不大，規模狹小，馬路商場均畧具形勢，較諸廣州固小巫見大巫，若比之香港上海，更望塵莫及矣。但弟之來遊，其意固別有在。吾國若處處如廣州香港上海，帝國主義者將舞蹈歡忻，坐吸脂膏，四萬萬華族如牛馬奴隸般之供人驅使，供人蹂躪，中國更何待戰而後亡歟？現尙有一綫生機者，猶在大多數無知鄉民度其儉樸生活，不知洋街洋樓爲何物，更有少數硬骨的同胞掙扎奮鬥，爲民族作起死回生之工。

作耳。

到南寧後，第一令人滿意者，即各機關服務人員衣冠樸素，工作勤勞，上自總司令主席，下至司書夫役，一律布衣制服，遵照時間辦事，既無豪華驕慢之習，更無因循敷衍之弊，廣西最高薪俸爲二百二十圓毫洋，合國幣一百六十圓許，主席廳長雖有些許辦公費，然辦公費者僅足於辦公而已，絕無餘作他項之用。政治概取公開，用人不分畛域，外省人服官於廣西者大有人在。詢之非特不以薪廉爲苦，反興高采烈，樂此不疲；可見人生意義不全在金錢，而中華民族亦非盡爲利祿之宵小，彼坐擁巨資，使權弄術，迷信金錢爲萬能者，當有所悟矣！

南寧第二令人滿意者，即軍政合作，精誠團結。每禮拜內各機關首領必會談一次，關於省中應興應革事宜，可盡量發表意見，以供採擇。非特軍政兩方之界限泯除，即各機關之隔閡亦無形消滅，談笑之間，解決許多要政，意至善，法至良也。廣西經費困窘，前文已屢爲述及，然於萬般困窘之中，猶力謀其改造及生

產事業，實屬難得。此次會晤軍政各當局，談及民間烟賭兩事未即戒除，彼等亦極爲痛心，惟認以歲收關係，不得不爲一時權宜之計；現正籌備廣西省銀行，總行擬設在香港，如此計得售，金融流通，經濟稍有辦法，烟賭決計禁絕，是在期望於三年之後。

廣西各項新政均甚澈底，而尤足令人興感者，則訓練民團事。際此國難日急，外交緊迫，國人爲健強對外力量計，民團之訓練實不容緩。廣西民風素強，勇於戰陣，民團之訓練實與有力焉。謹將見聞所及，急爲一述，以爲關心國事者之採擇。

廣西民團之設，由來已久，古之所謂團練是也。然以年久失教，散漫無歸，李（宗仁）白（崇禧）兩司令實行裁兵之後，即積極注意民團，逐次改革，漸臻完善。其法卽省政府設團務處，置處長一人，稟承主席之意，專司其事，全省共分六區，每區十五六縣不等（全省九十二縣）。各區設區指揮部，置正副指揮官

各一人，上承團務處之命令，指揮本區各縣民團事宜。各縣復設民團司令部，置正副司令各一人，上承區指揮部之命令及本縣縣長之監督，辦理全縣民團事宜。民團分常備隊預備隊及後備隊三種。凡年在廿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健康男子，皆得爲團丁，有被徵之義務。常備隊者，就合格壯丁中徵調編練之隊伍也，其編制分三種：（甲）每隊爲三排九班，每班十人，共九十人。（乙）每隊爲二排六班，每班十二人，共七十二人。（丙）每隊爲二排四班，每班十二人，共四十八人。訓練期間爲六個月，前期將退伍時，即徵調後期續行編練之。各縣應訓練若干隊，及每隊應用某種編制，由區民團指揮部斟酌地方貧富土匪多寡而定。但每縣至少須有丙種編制一隊。預備隊者，於常備隊團丁訓練期滿退伍後編定之。預備隊無事時可自由謀生，有事時須聽縣民團司令部之調遣。再每歲於冬季集中訓練一星期。後備隊者，於編制常備隊預備隊之外，所有應徵壯丁皆屬之。後備隊之編制與常備隊同，但因人數過多，且各有職業，每縣於隊數總額中抽調分期行之。每半

年一期，由區指揮部按每五隊請省府派督練官一人，輪駐各區村鄉巡迴訓練。訓練開始時，連續實施兩星期後，再每星期訓練一次，以二十六星期，實施三十五次，訓練七十小時為標準。在連續訓練之兩星期內，如因農忙，團丁無法分身時，可變更，先每星期訓練一次，而連續之兩星期改在他月行之。

常備隊之訓練，類似正式陸軍，分學科術科兩種。學科為：黨義，典範令諭要，政治常識，違警罰法，國恥紀要，實業常識，識字課本等。術科為：基本整練，連教練，連野外演習，築壘實施，國技等。團丁各備槍械，期滿成績及格者，給予退伍證書，得選充後備隊幹部，不及格者不給證書。後備隊之訓練則為簡單之軍事動作，並告以：聯防方法，防禦工事，及墾荒生產事業的種種常識。訓練期滿，團丁既知軍事之常識，又識行政之概要，一舉數得，計殊佳也。

此外並有所謂幹部訓練班者，即區民團指揮部為養成幹部人才起見，就區屬各縣應徵壯丁中，高小以上畢業之學生，或有相當之程度者，選送區指揮部所在

地面訓練之。所需餉項被服及槍枝子彈，除各縣常備隊額內按照人數直接提撥外，其餘各費由省款酌予補助。所授之學術科目及教育計劃，由省府規定之。畢業期爲六個月，其成績及格者一律給予畢業證書，發回原籍任用。

廣西軍隊純爲公用，可自由調遣，自由裁撤，絕無擁兵自重不聽命令者。前此裁撤之官長，多用之於民團督練官，或幹部人員。五年後廣西擬練出二百萬民兵，一旦邊防有事，足資應付。惟幹部人員尙虞不足，現將廣西大學及高中五校完全改編爲軍事訓練，歸總司令部派員指揮，五年後又可訓練出五千健將。無事則各執其業，有事則効命疆場。聞廣西每歲民團費用不過三百八十萬圓，較之歲耗幾千百萬巨款，養些驕兵惰將，無事則苦害小民，有事即兔奔鼠竄，其相差爲何如耶！嗚呼事急矣，勢迫矣，望國內負責諸公放下私心，速謀自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爲政何必取法於歐美，惟在能否虛心幹與不幹耳！

廿一年七月三十日。

廣

東

羊城巡禮記

良·曼·

廣東人之在中國，可以算得是始終抱着進取精神的民族；不論那個大城市，多少總有廣東人的足跡，上海的北四川路大可以稱爲廣東街，就是北方的唐山，因爲開灤煤礦所在地，儼然成爲廣東人的市面。此外飄洋過海，到異國去經營商業的，他們更佔了大多數。廣東省城的情形，我雖曾在粵籍朋友口中，得知一二；但究竟耳聞不如目見，這次因爲天南風雲陡變，爲要得到一些真相起見，曾到廣州去住了一個多月。一向夢想中的廣州，如今實現在目前。

廣州市政的完善，在國內可以算得是第一了。無論那裏，都是瀝青馬路，最狹的也有上海南京路那麼寬闊。在交通繁盛的十字路口，有水泥建築的警察指揮亭：四面嵌着時鐘，裝着白磁的電燈罩，整齊劃一，十分美觀。就是外人盡力經

營了七八十年的上海租界，也沒有這種成績，這是值得稱頌的一點。

在上海的居民用銀角子時，一不留神，就得吃虧；在廣州的毫洋，像我們這班外江佬去了時常會上當。小商和人力車夫對於用舊了的雙毫拒絕使用，非要剛出造幣廠那種嶄新雪白的角子不可。我幸虧把錢存在銀行裏，隨時去拿那未經用過的毫洋，若是向外邊去兌換，因為你的言語不通，那就五圓錢的毫洋至少有一半用起來十分麻煩。讀者若有到廣州去的，這一點最要留心。

廣州天氣炎熱，雪和他們當然是緣慳一面的，於是他們把人造的冰當做雪，把冰淇淋叫做雪糕，冰雪本來是兩樣東西，可是到了廣州便聯了宗了。

我在廣州一個月，說也慚愧，統共只學會了幾句普通應用的話，像數目字以及『到那裏去』『某先生在不在家』『這東西要多少錢』之類的話，除此之外，什麼都不會說，對於人家向我訴說的話，也覺得莫名其妙，因此我自笑這次前來無異做了對牛彈琴的牛了。

因爲要探訪新聞的原故，少不得要各處去找人，希望能得到一點消息，可是多半是不得要領，再不然就是聽他們的一面之詞，自吹自擂的談話；這於我是毫無用處。至於出門雇人力車，因爲言語隔閡，當然只會似是而非的說上幾句廣東話；有時在一條街上需要慢慢的尋找時，那車夫便顯得十分不耐煩，絮絮叨叨的不知道是罵我還是在埋怨？好容易找到了目的地，因爲車夫多走了路，本來講明三毫的到那時給他四毫，算是賠償他時間上的損失；但他們一個大錢都不多要，照數找給我，這種不二價的誠實以及不客氣的反抗精神，也許就是廣州人的特性吧！

廣州賭風之熾，常我不曾親歷其境的時候，早就聽人談過；等我親眼目觀了，覺得煙賭兩種營業的規模宏大，簡直可以令人咋舌。東南的上海，北方的天津，向來要算是煙賭的淵藪，可是相形之下，簡直是小巫之見大巫。

公家的禁煙局，是專賣煙膏的總店。他們規定每一兩土裏不能摻過三錢煙灰。

，但這種公膏那裏能過老槍的癮？烟館照例不能私自熬膏，須憑執照到局裏去領烟；但他們爲應付光顧的客人起見，還是私自熬膏，寧可貶了價將領來的公膏去賣給那班在家裏吸烟的主顧。公家雖有禁例，好在錢能通神，這點兒把戲還怕要不了！

烟館的組織，比較上海之所謂燕子窠簡直是天懸地隔，最大的同時可以容納到五六百位癮君子之多。裏面由四毫以至兩三圓分上不少的等階級，反正吸越貴的烟的，一切的陳設用具都是特別精緻講究。在裏面也有許多仗着販賣水菓零食的妙齡女郎，貨物的價值比較市上大致貴上一倍，但你若是照顧她們的買賣數目多了，她們也可以坐着伴你清談，甚至橫下來用那春葱似的纖指，代你燒泡裝烟，雖然一榻孤燈，不致感到寂寞。但這種意外的豔遇，也只有吸價高的烟客纔能享受。據說以前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慰藉，可是最近當局爲整頓風化起見，已經三令五申的取締，使人覺得花容月貌，可望而不可卽了。

賭博是廣東稅源的大宗，幾可以說是廣東人普遍的嗜好。規模較大的賭場，崇樓傑閣，美輪美奐。最下層設攤，可是身分較高的閩人，便不願和那班普通人爲伍。好在二層樓三層樓都有雅座烟舖，居中裝着欄杆，從上面可以直望到下層。樓上的客人要賭時，只須把錢交給茶房，他們收集齊了，自會用小籤羅給縫送下去。最使我驚異的就是那個司出納者，儘管你們下的注多不勝數，他也能一注注的記得清清楚楚。該吃該配，分毫不差，依舊分別裝在籤羅裏吊上樓來。這個人腦筋的靈活，記憶力的堅強，真是勝人不止一籌；說句笑話恐怕連銀行錢莊裏的老手，對他也得甘拜下風。我在那裏旁觀了十分鐘，親眼看見一位翩翩少年，下了四注，輸了一兩萬圓，而且置身其中，簡直金錢等於泥沙，我要不是有定力，眼看人家贏得大棒的鈔票，易如反掌，也許會被捲到漩渦中去了。

除此之外，麻雀牌是民間最普遍的消遣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們的牌桌都是爲了打牌而特別製造，既靈巧，又舒適。平常人家差不多都有。

張，若是大些的商店，那就一二十隻不等。上海人雖然也愛打牌，但究竟還不及他們那樣的專心一致。

還有一種定期——五天——開彩的『聯榜』賭，那就更來得普遍，花了一個雙毫，碰運氣可以得到五萬圓的希望。據說他們是把票價全額的十分之七作為獎金，分頭二三獎。這種賭，上自公務人員，銀行經理，下至販夫走卒，每期誰都得買上幾條。牠的辦法是兩毫錢買到兩張紙條，條紙上印着似通非通的詞句一百六十個字。買回來以後，在一百六十個字裏圈出十個字來，一張交給賭局，一張自己存着，開獎時若是你點中了七個字，那就可以得着頭獎。萬一大家都沒有圈中七個字的，那麼，次多數六個字五個字也有得獎的希望。平均計算，買一條得到二三十圓的最多，若是輸了反正不過折兩毫，譬如吃一頓點心。這種玩藝，深入一般平民的腦中，大家都如醉如痴。所以我說這嶺南的都市，簡直可以稱作『賭市』是最恰當的了。

抵汕後

杜重遠

韜奮吾兄：滬上匆匆握別，想念爲勞。今將抵汕後經過情形，雜陳於左。

汕頭爲廣東重要商埠，南通南洋，北達淞滬，商務發達，帆船雲集，由滬赴香港赴廣州者必經之區，實南北交通之孔道也。

市中人口十七萬許，商戶八千餘家。多半營出入口事業。出口之大宗首推抽紗，年達五百餘萬圓；次爲瓷器，年達二三百萬圓不等。抽紗純係女子的手細工，即棉紗或麻紗抽成種種之花紋，用以敷桌或作物墊之用，歐美士女極愛用之，故有許多西商專作此種營業，運售於彼邦，汕頭左近之婦女幾乎人手一方，成爲家庭中之重要生產事業。

瓷器之產地爲楓溪與高陂。楓溪距汕頭約七十餘里，交通有潮汕鐵路。瓷質

粗鬆，耐火度不高，多係陶器，年產多在百萬圓左右。高陂距汕頭約二百二十里許，交通賴韓江之便。瓷質細密，耐火度甚高，最佳品可比江西之景德鎮產品，年產約在二百萬圓左右。兩者重要之銷場全在南洋，惜乎作法守舊，式樣粗劣，近爲倭隣大宗之機械品所壓倒。范其務君此次邀弟來汕，正謀改良此業，詳情容當續陳。

汕頭氣候雖較上海爲熱，然夏令多雨，且忽雨忽晴，陰雲蔽日，涼風四起，並無溽暑之苦。汕人無論男女老幼，多短服，跣足，着木屐，行聲嗒嗒，頗有島國風味。市中有中山公園，係民國十五年范君在汕任市長時所建設，園中有假山真水，花壇竹木，佈置極爲雅潔，全園係半湖半陸，湖中小船蕩漾，出沒於假山之間，頗有小西湖之概。陸地設有足球場，籃球場，手球場，及天橋木馬等物，專供市民運動之需。惜乎市民無此清福，盡爲穿灰服戴圓帽者所專用。弟在滬時聞十九路軍多係粵人，以爲粵地軍隊多類十九路軍者，初不料今至粵地所遇粵軍

，亦是嘈雜顛頂，蠻橫無理，與長江一帶所遇之匪軍並無大異，可見軍隊無關乎十九十八，軍人無論其爲閩爲粵，全在爲長官者是否作人及有無整軍之方而已。弟在滬時語兄一切問題皆係乎『人』之一說，至是愈信。

汕市每歲出口貨約值二千五百萬圓，入口貨約值六千萬圓，此溢出之數，全賴華僑每歲匯款以補償之。華僑匯款最多時每歲可入四千八百餘萬圓，近以南洋事業不振，華僑多無生機，故去歲匯款僅在三千三百萬圓左右。國人自外患發生以來，倡捐款者動以華僑爲金城，爲天府，殊不知全世界金融不振，到處鬧着不景氣的呼聲，華僑之失業被逼歸國者，正絡繹於途，個中苦況，殊非外人所能及。不過華僑身處異邦，弱國民之滋味備嘗深受，故愛國心特強，一聞對外禦侮，皆願傾囊相助耳。

粵胞心靈手巧，性堅忍，尤富於冒險，觀於製造品之敏速及航遊徧世界二事，可以證之。惟賭興豪勃，到處表現，旅館中牌聲震耳，夜以繼日，是則吾國貧

處旅舍特有之現象，固無論矣，漫遊街中見有高懸牌匾，上書『山舖票』及『山舖新票』等字樣。弟初以爲山西票莊之意，乃詳視室中，戰士數人，或數十人，環聚一案，大賭特賭，毫無羞澀避忌之態，是弟又開一新眼界矣！夫賭者無行，常人之所深忌，雖市井無賴，猶於夤夜中爲之，恐爲人所卑視也，今乃明目張膽，玩時廢日，勝者長僥倖之心，敗者生盜竊之念，因賭爲盜，因盜爲匪，政府徒因貪捐稅，不惜利用人民弱點，出此流氓下策，雖曰粵人好賭，萬惡的政府實不能不尸其咎。

弟在汕頭住三日，蒙商會陳主席及各委員竭誠招待，殊感不安，惟此地請客習慣雖明定晚七時宴會，直至十時而客尙未齊，入座須在十時半，散席即將十二時矣。吾國到處宴會多不嚴守時間，然時間之長，猶或不至若是其甚。國人對於忽視時間一事極當力改，然每處非有三五同志抱定決心，犧牲物議，殊不足以改此惡習也。宴會時享用之酒菜亦覺過於豪奢，是則中國到處皆然，非僅汕頭一隅

，際此內憂外患民窮財盡之時，一切享用均應力持緊縮，看似甚小，所關甚大，且小處不能改革，大處更無庸問矣。

本月八日赴楓溪攷察盜業，乘潮汕鐵路，閱一時半卽至。潮汕鐵路純爲商辦，內部雖不十分完備，然能準時開車，準時抵站，已屬難得。車分頭二三等。三等皆普通乘客，買票登車，毫無揩油，二等則買票者與不買票者參半，且多有以三等票乘二等車者，查票員檢票時，亦不敢深予追問，蓋恐其背後皆有槍階級，動輒享以「耳光」之答禮！頭等多係灰色的朋友，手持長槍，足登革履，大聲喧嚷，怒目橫眉，一若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出彼等之虎威也者。須有較高之長官同來時，則此輩方肯減格入坐於二等中。至楓溪，詳查盜器製法，仍是幾百年前之舊式，以牛蹄蹈土，以老婦白泥，惟輻輳昔用木製，今改洋灰，昔用手轉，今改足登。製造之速，實遠出於江西湖南工人之上，是卽粵工心靈手巧處。但樣式古老，不適於用，是則無人能爲改弦更張者。至於竈長喪火，種種消失，較諸以機械

製造以科學管理者更不可同日而語也。

同來黃君詢以敝處製法如何，弟告以種種不同處，黃君嘆曰：『吾國盜業落後一至於此！君當速爲改良！』弟答曰：『吾國豈但盜業落後，萬事無不落後；豈止盜業應速改良，萬事無不急待改良。民元以來，國內之偉人要人多矣，天天呼革新，事事要改良，試靜眼一觀，除了他們那片嘴和枝筆，隨着潮流革新，再有他們那身服裝和那所住宅，跟着時代改改良外，所謂政治也，經濟也，教育也，實業也，交通也，在那一件事實上你能找出一點革新或改良來呢？』

楓溪視察後越一日赴潮州，卽韓文公被貶之地，道途整齊，商賈林立，遠非韓公貶謫時代所可比擬。韓公之古蹟甚多，惜事忙不及細覽。由潮州改乘小火輪渡韓江，歷二十小時而至高饒。此地爲盜業之中心，盜店一百二十餘家，盜戶兩千餘戶，環繞於五六十里範圍之內，工人三四萬人，直接間接賴此以求食者不下四十萬衆，盜業與地方關係之重要概可知矣！製法與楓溪同，特以盜質優良，賣

價較高，然近以南洋商業凋敝，外瓷充斥，價值日就低廉，益以盜戶素無積蓄，所需經費多貸自瓷店，而瓷店又轉貸自外商，輾轉盤剝，利息殊大，此亦盜業不振之一大原因也。改良辦法，須由製造與經濟兩方入手，弟已擬定一種意見，俟晤范君時澈底商討，再策進行。

高陂住二日，黃君將歸里，邀弟同行。黃家距高陂三十里許，概爲山路，弟爲考察鄉間風俗起見，好奇心起，相偕入山，費半日工夫，已平安達目的地。粵俗族人遠歸時，舉族出外歡迎，並燃爆竹，以示賀意。先一日黃君族人有由高陂歸者，故黃君將達里門時，已有許多男女老幼歡候於途，相見各道慰問。弟雖不通粵語，察其神氣，大概是幾時起程呀？途中平安哪？天氣不熱呀？種種的語句，將入門爆竹大響，聲動天地，此時黃君的心理固有說不出來的一種愉快，可是我這個可憐蟲，無省無家，無父無母，聽得爆竹聲，好像東北的大砲放在我的眼前，此中是樂是悲，我到現在還說不出來！

入室後，人聲嘈雜，羣來慰問，老人家並不知我是那一省的人士，也要來寒暄幾句，這時的黃君，多方應付，顧不了我這個會說話的啞吧，於是我便大受其窘，只得一方點首，一方搖頭，諾諾否否，亂答一陣。因為我若一味的點首吧，又怕人家向你說『我們這鄉下敵陋呀，房屋窄隘呀』等一類的話。我若一味的搖頭吧，又怕人家問你是步行來的嗎？今天由高陂動身嗎？等一類的話。所以只得用騎牆兩可的式子，應付了事。

此地純爲粵省的鄉下，無論男女老幼，無不勤苦工作，尤以女子爲最。女子的體格都特別健壯，終年赤足，在外勞動，有時遠行，佐以草履，其大部工作即向高陂挑盜，因此地多山，運輸殊感不便，所有盜器均賴挑夫挑婦運轉之。婦女除挑盜外，復作耕田採樵喂豬養鷄及織布等事。總之終年勤苦，無一日游閒，假如生在蘇俄的新國家，皆爲五年計劃的健將，較之名都大邑，小姐太太們日以塗脂抹粉專事爭妍取憐爲能事者，其相去爲何如？至與吸鴉片習跳舞專事無味消耗

者相較量，其功過更不可以道里計矣，然消費者安逸如彼，勤勉者勞苦如此，甯得謂平？大政治家如能打破現狀，縮短距離，勤勉者與以文化之享受，安逸者授得鍛鍊之機會，各盡其長，各適其用，吾知塗脂抹粉者流，亦不願終爲人間之玩品，然則中國政治之急待改革，又與高陂之瓷業有何區別？

廿一年六月十七日。

殘羹

杜重遠

韜奮吾兄：前函計達，現將弟抵港後見聞略述奉聞。

香港形式斜長，山水環抱，水綠山青，狀極秀美。昔屬我國時不過一捕魚荒島耳，自英帝國主義者割據後，悉心籌劃，竭力經營，今竟成此繁華美麗之都市。港內樓房齊整，路平如鏡。市中商業盡屬華人，西人則多寓於風清氣爽之山上，階級之分，一望瞭然。且華商亦皆爲洋商之代辦所，絕少有自製之工藝品銷售。

於外者。商人稍獲蠅頭之利，便洋洋自得，殊不知皆輾轉乞食於帝國主義之下，人食魚肉，吾分殘羹，又何驕矜之足云？

國商最大之營業卽爲飲食店，粵名曰『酒家』，五步一樓，十步一閣，燈壁輝煌，建築雄麗，友人雷君邀弟就食某酒家，人聲喧嚷，客座無餘，至五樓後始得一空室。弟方驚此樓之大，爲北方所無，而雷君示弟曰：『此爲港埠最小之酒家，其數大者且較此爲倍蓰。』吾國百年來物質凋零，文化落後，獨飲食一道爲東西洋所不及，無怪乎僑居於歐美各邦者，多營此業以致富。

港僑醉心歐化，喜用洋裝，婦女爲尤甚，中多袒臂露胸，濃眉高履，所恨化學家未能巧奪天工，換得兩隻碧眼珠，披上一頭金絲髮，較更徹底！男子之較爲闊綽者，每日時除消費於五餐外（粵俗每日三次茶點，兩次正餐），卽藉打麻雀與吸鴉片二事以爲消遣。弟寓爲皇后旅館，館中煙氣四溢，牌聲震耳，固已司空見慣矣，而對過爲大中國酒家，此種『酒家』中煙賭的設備極全，每日午后一

二時，即見有面團團而腹便便者，環坐各室，大打特打，非至翌晨五六時不肯停戰。中間或吸煙，或食物，或喚歌童，或戲舞女，彼等殆不覺中國今日有何可愛，有何國難！

十年前華府會議時，有某督辦之子假乃父之勢，亦備位素餐，隨員西渡，歸來時弟詢以遊美之印象如何，某公子率爾而對曰：「各國文明無出中國之右者，美國之優點不過其樓房大，汽車多，但人無差等，事事躬操，孰若吾國呼奴喚婢，有主僕尊卑之別？吾國不要再學歐美了，若再學歐美，吾輩之幸福盡矣！」語畢，弟幾不知斯人爲何物！專顧個人享樂而置一切於不顧者，固不自知其自掘墳墓，終有一日上斷頭台也！

港埠旧人之勢力甚微，人數亦無多，九一八事變初起，港僑中之激於愛國心者，路遇旧人，輒致之死地，由是而被害者甚衆。港政府大肆威風，到處查拿，並禁止排日言論。

日昨蔡軍長由滬來港，港人熱烈歡迎。有個人親友，有團體代表，有來自廣州者，有來自福建者，執國旗，喊口號，萬人空巷，羣來爭仰。弟因范其務君與蔡同來，好奇心起，亦參與歡迎盛會，船抵岸前，由中西警捕特別戒嚴，非有特別符號者不得近岸。弟借十九路軍同人之便，未受阻攔，蔡君抵岸時，萬衆高呼，掌聲如雷，印度黑捕亦大獻殷勤，兩者導前，兩者擁後。蔡軍長於萬衆歡呼頻頻點首中，改輪登岸矣。市內徧懸國旗以示歡迎，新聞界復於所登蔡軍長相片頭上大書特書『民族英雄』四字，蔡氏血戰抗日，爲民族稍留正氣，固應享受民衆歡迎，而大雨淋漓（是日大雨），鵲候半日，喝采聲嘶，驅車履落，亦大可表現民衆愛戴民族英雄之心理。同爲國軍，何以有祈天禱地，驅之惟恐不去者；何以有簞食壺漿，迎之惟恐不來者，彼擁兵自私之輩，至此亦當有所悟矣。

蔡君去後，范君始下船相見，握手道歉，詢以調查經過，弟當將高陂盜案現狀及如何改良詳爲陳述，范君極滿意，囑弟計劃一新式工廠，彼籌備資金六十萬。

圖，令弟負責作去，弟已允爲計劃一切；但能否南來參與實地工作，須視滬廠之能否實現而定。弟離滬時，滬友多人亦擬辦一新式瓷廠，如滬廠決意創辦時，弟將爲范君另覓妥人照料一切。蓋華中瓷器之需要，尤過於華南也。弟明日去廣州，小住一週，再轉福建，餘容續陳。

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包辦

杜重遠

韜奮吾兄：在港一信寄上後，晚十時卽登輪來廣州。輪內安睡一夜，翌晨六鐘船將抵岸時，睡眠朦朧，隔窗遠眺，見兩岸樓紅樹綠，草嫩花鮮，剎那間心曠神怡，寵辱皆忘，以爲晉之桃源不是過也，轉念倭寇在前，瘡痍滿目，東北之失地未復，各處之災胞待哺，雖臨玉宇，胡以爲歡？滿天輿綬，一時頓減，遂急整行裝準備上陸。

廣州建築宏大，道路平坦，雖整潔不如香港，而雄偉過之，在國人自辦之市政中，或當首屈一指焉。所惜者滿街商品，十九舶來，完全自製之國貨，雖徧覓而不可多睹。粵人本多僑居外邦，購用洋貨，習以爲常，女人家酷愛裝飾，消費尤甚。粵諺有云：『只怕跌落水，不怕火燒屋』，實爲婦女虛榮心之寫照。近以外患迭乘，民生凋敝，有識之士，亦漸知注重於提倡國貨一途，然茲事體大，進行維艱，絕非最短時期所能望有成效，只求言論機關與社會領袖熱心提倡，大力宣傳，則覺悟之份子日多，而外貨之銷路日減，九仞高山，始於一簣，深望有志同胞鼓舞精神，向前猛進。

粵人性爽直，有膽略，到處經商，純特個人的冒險精神，政府無與焉。卽省中各種公益事業，亦多賴其自治之力，政府無聞也。政府祇知歛財養兵，造私人勢力，一切政治均採包辦主義。賭捐包辦，烟捐包辦，所有統捐稅捐，無一而不包辦，養成一般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專以剝削拷詐爲能事的浮蕩廢物！國家大患，

孰甚於此！然此屬於稅收方面，政府一時需財孔亟，不暇自辦，包諸商民，猶可說也，乃官營實業亦包之於人。（廣東無何較大的實業，祇政府前後擬辦兩水泥廠，前者已包於商民，因規模狹小，出貨不佳，已瀕失敗，後者規模較大，機械較新，現正待價而包之。）官營電車亦包之於人。按包辦事業應顧到雙方利益，乃政府既不能自辦，而又定出種種苛刻條件，欲將一切利益統歸於己。所謂『又要驢子好，又要驢子不吃草』，商民不勝其苛，竟中途停辦，故電車鐵軌雖已鋪了數年，而電車本身迄未與市民見過一面！

據金融界某友云，政府以堂堂的造幣權，亦招商包辦。粵省普通輔幣向用兩毛的小銀子，粵名曰『毫子』，此種毫子計分三種：曰原新，曰揀新，曰黑毫。原新成色最佳，揀新次之，然尚可用，至黑毫則成色過劣，到處拒用。每日爲此事而引起糾紛者不知凡幾，外來人因此而吃苦頭的更多。所以然者，即因政府將造幣事包於奸商，奸商以表面上無利可圖，乃偷工減料，假政府勢力以欺騙民衆。

，故明定每個毫銀應有純銀七分，而實際上不過五分五耳，顏色既黑，聲音又啞，一望而知其成分不足，然事關國幣，那個小百姓又敢繩以是非而辨真偽？

粵省紙幣權幾爲香港紙幣所侵佔，據云廣東省銀行（即前中央銀行）所出紙幣不過四千萬圓；行使遲滯，流行不廣，雖不至被人拒用，而遠不如香港紙幣之飽受歡迎。其原因在不能充分的兌現，及銀行中種種腐敗惡習所致。香港政府聯合匯豐有利及渣打三大銀行，共出紙幣九千餘萬圓。計匯豐六千萬，渣打兩千萬，有利千萬許，密切聯合，真實兌現，除在香港一隅僅用三千萬紙幣外，其餘流行廣州，汕頭，江門，海口，以及廣西之梧州各處。洋大人的洋貨輸入中國，換得血汗的金錢以去，已使吾人驚心動魄，寢饋弗安，今竟以金融實力入主中原，數十年後，真不知死所矣！吾輩赤手空拳的小百姓天天喊着打倒帝國主義，而不知政府當局正鞠躬盡瘁，爲帝國主義者營巢穴，造機會，方延入之不暇！

廣州之工業實屬落後，據所調查者，僅有一商辦的寧水布廠，及官營而尙待

包辦的水泥廠，規模較大，組織較新，此外則幾無所有。所以東西洋卒業歸國者，若無用武之地，都跑到軍政教三界上去搶飯吃。但僧多粥少，飯碗不足分配，於是樹起什麼留東學會，留美學會的壁壘來，以相對抗。譬如某一機關或某一學校，其首領若是一位留東的，則以下的員司都變成清一色的留東的，其首領若換一位留美的，則這班留東的員司就得溜之大吉，退避三舍，均換成清一色的留美的。據云美日兩國之留學生最多，故旗幟亦特別鮮明，而英法德比諸國留學較少，不能獨立成軍，便附屬於留美的旗幟之下以謀發展。兄弟同學而又同科前後卒業者，亦有十餘人，彼等或在鐵路局當庶務，或在財政廳充科員，大多數則在中大或工專擔任教職，中有一位走頭無路，道大莫容，竟掛出會計師的招牌，作一名冒牌的會計師！尚有一位租賃幾間房子，辦一個日語學校，專教日語。聞此日語學校學生甚多，買賣頗不錯，但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市民排日，有如海潮之湧，於是此日語學校，亦與日貨同一命運，住在對門之幾個汽車夫，猶變本加厲

，打破校牌，搗毀教室，現在彼亦正在打算遷都！

粵省最高學府殆推中山大學，內容如何，惜在假期，未得一窺。據云經費尙比較充足，學潮尙比較稀少，學生亦比較肯用功研究學問。昨偕友人乘車遊白雲山，見有廣大苗圃，松樹叢生，徧山皆是。詢之得悉爲中大農科模範造林廠，已有五年之成績，技師係德國人，是則南來第一快心事，百無聊賴之中，尙得見我國一點生產事業。因念粵省氣候和暖，人烟稠密，僑居於各國者每歲皆有鉅款匯入，政府若能提携有方，凡百事業，皆可成就。就退一步言，政府縱不提携，而不加以摧殘，以粵人之勇敢，之毅力，從事生產，工業已早當發達，乃數十年來，兵戈迭興，擾攘不已，政府極盡搜括聚斂之能事，非以粵胞之富力，恐已早成涸轍之魚矣。最近粵軍閥猶復陰蠶密佈，遣將調兵，玩其內亂之老把戲。無論未來事業不敢望其發端，卽已有之經費尙時時有停發之虞，殃民禍國，喪心病狂，若輩之肉，誠不堪食矣！

二二年七月四日，

鬼多人少

杜重遠

韜奮吾兄：廣州遊畢，覺該省目前政治的措施，與工業的落伍，雖極令人憤慨，然廣東之財富，及粵人之勇敢，究爲興復中國有望之鄉。廣州去後，擬赴中山縣一觀其模範縣的成績，途經澳門，遂於七月四日起程來澳矣。

弟等於四日午後四時由廣州登輪，抵澳時已午夜十二鐘半矣。途中觀景看書，頗感疲乏，以爲夜深人靜，入旅舍可恢復一日之勞，不料一至市中，電火輝煌，如同白晝，人聲喧騰，如臨大敵，急前視之，則見有銀牌，有抽彩，有輪盤，有牌九，沿門逐戶，花樣百出，至麻雀撲克之類，不過家常便飯而已。旅舍爲中央酒店，共七樓，亦極煊赫，將入門，則見煙雲繚繞，異味觸鼻，芙蓉城之放氣也；鶯歌燕舞，絲竹雜作，花國王之獻技也；復聞兵兵亂響，怪聲狂叫，則賭國

志士們方聚精會神，遣兵調將，與敵方作背城戰。遊客至此，頗不寂寞，然欲清睡，則實難矣！

弟在滬時，常以滬上爲烟賭娼之淵藪，蔓延於各地，而不知彼等之老鼻祖乃發源於澳門，滬地烟賭娼雖盛，居其地者尙有半數以上之良民，且在九一八之後，著名之一百八十一號反停止其烟賭營業，而作地方維持會之大本營。今澳門所住之人，全以三者爲中心，無三者則無澳門之市場矣。葡當局貪養爲心，豺狼成性，曷惜剝異族的血汗，裕自己的荷包，所可異者，不事生產，不營正業，甘心墮落，任人剝削者之何其多耳！

吾國號稱地大物博，氣候又佳，何以屢敗於外寇而不能振拔，其故無他，鬼多而人少耳。今夫面黃肌瘦，骨立形消者，烟鬼也；俾晝作夜，爾詐我虞者，賭鬼也；醉情聲歌，迷戀顏色者，色鬼也；與夫上蝕國本，下苦民衆，政鬼也；專賣仇貨，忘懷祖國，商鬼也；敷衍苟且，誤人子弟，教鬼也！鬼衆日多，鬼勢愈

大，當今之時，求一赤誠爲國，身體力行，者，殊不多見，天下滔滔，舉目皆鬼，又奚怪乎民族不振，國仇難復？

中山縣城原在石岐，民國十九年移居於唐家灣，二者皆在澳門之東南鄉，乘汽車一時許可至唐家灣，二時半可至石岐。唐家灣者，卽唐少川氏之故居也。地臨海港，風平水靜，實通商之良港。縣城移居於此者，政府擬經營該港對外通商，以與澳門及香港抗，故改名曰中山港。

中山港因縣城遷來未久，無何建設之可言。獨附近有唐少川之花園，經營十餘載，頗有可觀，該園名曰共樂園，而實則處處寫着遊客止步，弟等假裝阿木林，勇往直進，徧覽無餘。幸時間尙早，天小雨，未爲居停所窺見。園內真山真水，佈置咸宜，奇花異木，亦栽種有序，中復置網球場，天橋，薄木，爲小兒運動之備，蓋唐君之家寓居焉。此園地勢極高，所遠無際，舉目四矚，山海如在足下，實爲一良好之消遣地。園前有汪院長石鐫對聯，上聯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下聯是『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吾國變亂數十年，人民顛沛流離，幾無死所，而閭人養尊處優，仍不亞於外族，令人不勝天堂地獄之感。

中山縣最著之成績厥爲公路之修整，凡較大城鎮或鄉村，無不通以公路，其公路之平坦寬大，比諸京杭路尤佳。全縣海山環繞，景緻宜人，山不甚高，若斷若續，綿亘於各地，極宜造林，現已着手進行矣。海水蜿蜒內地，便利交通，航船往來如織。由唐家灣往石岐，途經翠亨村，卽孫中山先生之故居也。村莊甚小，居戶無多，孫宅在村之西端，樓二層，半西半中式，樓旁有手植紀念樹數株，今已成爲古蹟。村之四圍景物甚好，蓋三面環山，西部近海，中則一大平原，饒山水之利，適種植之宜，交通且極發達，實鄉居之妙地也。粵政府出三十萬基金，在村東山下建總理紀念學校，現正在建築中。

縣人多僑商於海外，就各村之建築物觀之，知其財富之力，爲他縣所不如。據云台山縣僑居於外邦者更多，鄉村尤富，惜無充裕時間，未得一往瞻仰。石岐

係縣城舊址，建築寬大，馬路整齊，商店櫛比，百貨雜陳，幾如北方一大都會，縣民之購買力可知也。鄉間農婦亦操作各業，然工作之從容，服飾之整潔，遠非高陂之婦女所可比擬。以上所論各點，純就表面觀察，究之有何新政堪稱模範，惜無相當指導者，則不知其詳矣。

二二年七月七日。

福

建

勇於剿民

孫·瑋·

福建長樂縣中區農村民房，於二月間被海軍陸戰隊第二旅燒去四千餘所，損失達二百五十餘萬圓以上。今有無居無食的難民七千餘人，流離失所，慘不忍聞。長樂演成這一大幕情節動人的慘劇，還是很少人知道。這大概是因為長樂偏小之地，僻處海隅，交通阻梗，消息停滯，尤其是在那國難緊急，滬戰方酣的當中，我們熱血同胞，莫不殫精竭慮，同仇敵愾，那有閒情來注意着這幕慘劇的內容呢！而這幕慘劇在這情形之下，當然更容易演成，而演得更淒慘動人了。長樂這幕慘劇，編劇者可說是所謂漚田局；導演者是福建省政府和海軍陸戰隊第二旅；而長樂中區農民竟成為劇中焦頭爛額慘痛呼號的登場人物了。

漚田局是海軍界中某要人等開鑿連柄港通水漚田的一個機關，他們是私人集

資，設局開港。這局的名義，是海軍長樂蓮柄港澆田局。但這局的性質，說起官辦，辦事的人不是直接由所統承的主管行政機關委派的，局內的一切設施，以及預算決算，也不經主管官廳審核的；說起民辦，農民始終不曾參預商議。那麼這局不是官辦，不是民辦，更不是官民合辦的，完全是另外一種營業性質——官僚資本家藉公名而私辦的。他們當初計畫，先由中區着手進行，預算工程，約須卅萬圓，到了竣工時，該局所開計算，已費去一百零五萬圓，超出預算竟達七十五萬圓之多。這樣大數量超出的事實，當然會引起人家注意和懷疑。那時福建省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某也曾到長樂視察工程，他說這項工程也祇值得三十萬圓，這一句話更可增加人家對於這項超出預算的疑度了。那澆田局他們管你懷疑不懷疑，對於這一百零五萬圓之款，所爲何來，那肯放鬆，無論如何，也總要向農民去索償的。於是他們定出強配水費辦法。凡屬中區農田，不論受水不受水（不受水乃指送水不到而言）上田，中田，下田，一律平均按畝配收水費，每畝應納水費

四圓八角，納到够足一百零五萬圓止，大約須納五六年光景。這種大屨小屨同價，已屬滑稽辦法，這樣強配水費，更屬無理之極。

長樂中區是長樂中最貧困的一區，只因地質磽瘠，生產菲薄，故地價較他區特賤。查該區農田計約五萬畝，若每畝價值三十圓，五萬畝之地也只值得一百五十萬圓。漑田局必迫農民負擔一百零五萬圓，那該區農民，唯一的辦法，還是把全區的地皮犧牲了送給漑田局，那也沒有什麼可惜。試看我們東三省計有二百五十餘萬方里之地，形勢險要，物產富饒，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竟被殘暴的日帝國主義者侵佔。我們革命政府，還是守着鎮靜的態度，都不覺得這塊等於英格蘭加愛爾蘭再加上蘇格蘭的地爲可痛惜。那中區五萬畝小小的地皮，誰還能替你可惜呢？民衆站着被壓迫的地位，在現在情形之下，是極平常的一件事。那一般有力統治者的人們，他們常常被帝國主義者欺侮壓迫，他們的品性，時常受着這類行爲的陶冶，已成爲一種有效的習慣了。他們對於農民，當然也只有拿着這類的

手段來對付。所以在他們看來，壓迫民衆，這也是極平常的一件事，那知中區農民，當這農村經濟破產的時候，已不堪再受這極度的壓迫。他們以爲人民在政府保護與領導之下，當這水深火熱的時候，惟有希望政府能够替他們解這倒懸之苦，不揣冒昧，竟長跪在福建省政府階前，用那帶着顫動而悲慘的音調，來哭訴苦情，講什麼公理！講什麼法律！講什麼事實！尤其是講什麼減輕或免納水費！這些話不但不能得着省政府委員大人的同情；而轉使委員大人覺得討厭了。他們是不曉得農民苦痛，只爲要敷衍着那有勢力的人們的面情，不得不犧牲到農民的一切了，這時那無知無識易受感情支配的農民，受着武裝鎮壓，求生不得，呼救無門，竟陷入於絕望的境域之中，而抱着『余及汝偕亡』的主張。於是搗毀既田局，抵抗軍隊，軟禁縣長的軌外行動都做出來了。這時福建省政府法律可以講了，公理可以講了，事實也可以講了，什麼都可以講了！由是剿辦暴民的命令堂而皇之的下來了。這豈不是『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之謂與！

海陸隊第二旅奉省府令開到長樂，民衆領袖林宗岳即被逮就刑。民衆指揮王天銳亦在福清縣被福建教導團緝獲槍決。『凶首』已懲，鄉民逃散。而海陸隊第二旅仍逞威奮勇，長驅直入毓峯壺井上溝東演嶼四鄉，竟縱火焚燒民房，使四鄉房屋不分玉石，同歸於盡。前之屋宇毗連，村落蒼鬱，今竟成頽垣碎瓦，焦土荒涼，今有七千餘之難民，輾轉道旁，飢寒交迫，狀至可悲。似此剿民辦法，實爲創見創聞。若不是海軍陸戰第二旅之忍，決不能辦到這樣。故前福州朝報曾有一段爲海陸隊第二旅歌功頌德的記載。題爲：『上海失敗與長樂勝利』，真足旌表海軍陸戰隊第二旅之忠勇與光榮，聞福建省府也曾傳令嘉獎，那更是賞罰分明！

我國近年來，徧地荏苒，民生塗炭，剿匪之聲，耳不絕聞，不知化去多少剿匪費。但在事實上所謂匪者，無非都是被壓迫得無路可走的民衆，愈剿愈多，軍隊實已束手無策！我國軍隊怯於禦外，（除少數軍隊如十九路軍及馬占山部下等外），難於剿匪，而獨勇於剿民！

在廈門所見的種種

哭庵

我在廈門所見的，有下列種種：

廈門這幾年增築馬路，增造洋房，曾到過上海的廈門人，他們都認廈門是『小上海』了。因此之故，第一種見到的：在思明路一帶，確是可比上海四馬路清遠閣前的風景；所以有人說『廈門是小上海』，從這一種風景上看來，并非誇大其辭。但這是廈門人的幸福呢？禍害呢？當局者既有『花捐』的收入，當然問不到這許多。

復次，廈門不講求衛生，據說曾經有一個洋鬼子來到廈門，很稱譽過『世界骯髒第二』。現在呢，建築馬路，砌造洋房，應該講一點衛生了，然而不然，廈門馬路上居民大都有養豬之風，所以馬路中的汽車就時時要大捺喇叭，促豬讓路。

·而尤有趣者，在最新的馬路——鴻山寺下——也是公共汽車的停車站口，不覺不覺的在地上擺了二個大小稱勻的糞坑，行人來往實行其『如廁』，毫不以為在大馬路上男女行人中有所不便！

復次，談到廈門的水碼頭，廈門是我國沿海港口五大商埠之一，樣樣都很便當，惟有船到廈門不能直登彼岸，必由划船轉載。最奇怪的太古輪局有一碼頭，但船雖靠碼頭，本可一脚跨上，然而必須經過划船轉載，方能登岸；旅客至此，方知行路之難有難至於此極者！廈門對過是鼓浪嶼，猶如武昌對漢口，南京對浦口，上海對浦東一樣的便利，本可以小輪直達，但廈門沒有小輪，渡河者亦惟有小划船；此雖見廈門小划船之勢力，亦可見廈門政治力量矣。

復次，再談到『車』。廈門島上的交通，現在總算便利了：有汽車，有黃包車，有腳踏車，有大衆可坐的『公共汽車』。這里很有點奇怪，前一月公安局同什麼海軍口處出了一張布告，禁止小公司的小汽車不准沿途搭客，以妨公共汽

車公司的營業，可是公共汽車却不必至停車處就可以一路任人上下；這樣的一路上上下下，就有人比說『汽車下肚』。總其量每路路線（如開陀路，美陀路等）不及上海靜安寺至卞德路，而已定有六分站；於是五分（小洋）一站，總合是小洋三角，其貴可想。

復次，廈門的『坎』並不能說一定比各大都會特別的多，但在各大都會，是不能在人市聚集的場所放眼就看到一望無垠的『坎』的，這在廈門要算最特色。比如廈門最新的中山公園，對面就鋪排了足占數千畝山地的坎，在公園小山上從近處一看，有亭有台，有樹有橋，有水有樹，有運動場，有各色盆栽，又是公園，又似花園。但遠目一眺，不得了，全是坎，真煞風景，即如廈門大建築的廈門大學，南普陀寺，都是『與鬼爲鄰』，受『坎』的氛氣所包圍。

復次，廈門的黨部倒是辦得好而有勁，如援助民衆，指導民衆等等都好。惟黨部門上的一面黨旗，青天已剩了半個。白日的十二個光芒的日輪，也殘缺了一。

半，使我每次走到黨部門前望望那旗子，總覺得有點不舒服！

復次，要談談一點新近的聞見了。廈門約在一星期前發生了一件沉船的慘案，事情是這樣的：廈門到泉州一路有汽車，汽車不能連接的水路，就由汽車公司代之以汽船，在這途中有個五通港即需以船渡的。五通有一個汽船（名便利），曾經過海關的檢查，只能載足八十人，并且牠的船身已壞，搭客與報紙也警告過牠幾次，船身已壞不能載客。這一天，這個便利船忽然載客至一百八十人之多，因為海水不波，船開了。那裏知道行到中流沉沒了！完了！一百八十餘人生還者十數個，死者有一百六十餘人，現撈死屍將有百具。這是廈門前所未見的大慘案，報紙天天整幅的登載新聞，被難家屬組織慘案會向當局請交涉，黨部民衆俱出而援助，法院要拘經理——汽車（船）公司的經理據說拘拏不到，公司股東都是頂富有的大資本來，誰也沒有想到股東也有責任。而汽車公司依然照常營業。死屍每天打撈幾個，都被魚食得身首不全，慘不忍睹！當局呢，說『自有辦法』。

廈門人很有人說汽車公司草菅人命的，說歸說，汽車公司還是汽車公司，每日贏餘的『袁世凱』還是一個一個裝到資本家的銀號裏去！

信紙寫去六張了，有話再談。此信寄給先生登生活的意思，是想使讀者知道一點廈門的風光。

四月二十二日。

南方之青島

杜重遠

韜奮吾兄：廣西游畢，即返香港，晤范其務君商進行磁廠事，妥擬章程，招收股款，昨同范君又來福建之廈門，十九路軍駐防漳州，距廈門僅六七十里，范君為商討該軍財政問題，弟則為考察全閩各項情形也。

廈門為吾國一重要海港，握漳泉之利，當港滬之衝，南出南洋，東達旧屬，水深港靜，絕少礁石，一萬噸之輪船隨時可以出入，實南方之青島也。鼓浪嶼位

於對面，僅隔一衣帶水，浪靜風平，往來極便，列邦之僑商，吾國之富室，多以此爲居住區，以其風景幽美，地方靜雅也，然面積狹小，人烟稠密，前途發展無大希望。

廈門據禾山海島之一隅，在昔市政未興時，市塵湫隘，臭穢不堪，外人譏誚中國街市之腐敗，輒舉廈門以爲例。五年前粵人周君醒南來掌市政，憤國人之頹惰，痛外族之輕侮，廢頹垣，修馬路，遷荒塚，造公園，其間障礙橫生，責罵并至，弗顧也。不數年間，樓房櫛比，道途坦平，光華燦爛之都市居然實現。周君建設之功，可謂偉矣。其尤難者，閩省財政支絀，何暇建設，周君不耗公家一錢，不索民間一費，凡所支出，皆自籌措，其最大作用，卽開山填海，以舊易新，廈門華僑甚多，自海外營業蕭條後，皆願攜資歸國，而金貴銀賤，外幣一圓，約當國幣兩圓半，周君利用時機，收買棄地，建園築路，重價售出，僑商爭前購買，利息十倍，以所得之利潤，作市政之支出，又復開山填海，擴大區域，收入愈

爲豐厚，經費益感充實。有人說周君僅以鉄釘木板，白紙黑墨，竟辦了三千餘萬圓的市政，計劃之巧，毅力之堅，能不令人欽佩？

廈門市政既有端倪，周君更進而計劃禾山全島之墾田與造林二事。蓋禾山全境山地有十六萬餘畝，田地有十四萬餘畝，徒以政府昧於生財之道，人民狃於苟安之習，致令荒田纍纍，童山濯濯，利棄於地，可慨孰甚？周君博採苗木，詳辨土宜，築壩鑿池，蓄水禦旱，預定八年之內，地無荒廢之田，山盡森林之藪，每年增多產物，可達三百四十萬圓，現已按定計劃，切實進行。

中山公園爲廈門新建設之一，園址在思明城東北隅，西接魁星河，東聯妙釋寺，道署出其南，溪岸障其北，南北長兩千一百三十四英尺，東西寬一千零四十六英尺，山勢聳拔，河水蕩漾，形仿北平農事試驗場，而風景則實過之。園中設體育場，動物園，圖書館，博物院。此外有船廳，有水榭，有華表，有像臺。三河匯聚，兩溪長流，短橋十，長橋二，縱橫交錯，布置優美，需費已達八十餘萬。

圓，而未成工作，約計二十萬圓許，規模之大，建設之精，在國人自辦之公園中，可稱巨擘。

廈門大學亦廈門特殊建設之一，校址在廈門之西部，依山濱海，形勢殊佳，地面積約三百畝，環高而中平，規模宏大，設備完整，爲全國私立大學之冠。校董陳嘉庚先生，廈門著名之華僑也。此老性甚慷慨，好善樂施，十年前以南洋各業發達，獲利頗鉅，乃出其盈餘，建廈門大學及集美商業水產各校，資金前後逾千萬。惜此老非科學中人，所用者又多非其選，致有費欸多而成功少之誚，然以一商人而有此懷抱，亦國人中之難得者也，各校皆在假期，惜未能入內參觀，僅在大學部之標本室中看見四目之胎兒，兩足之胎馬，及一千九百九十五歲之老松。

漳州在廈門對海之西北方，逾海乘汽車一小時可至。沿途鄉村連亘，風景宜人，漳州亦古之重鎮，明清置府，民國紀元後爲兵家所數爭。

此間民衆似因知識鋼蔽而致迷信仍然甚深。此來適在廢曆七月，漳廈之民正鼓樂喧天，燒香焚紙，鬧彼等『普渡』的把戲，據傳說咸同間洪楊之變，漳城慘死最衆，而此種慘死鬼都是無主之游魂，若不普而渡之，漳廈之鬼禍必不堪設想！爲避免鬼禍祈保昇平起見，所以規定每年七月間挨家設宴請鬼吃，挨家唱戲請鬼看，應酬彼等歡歡樂樂，即可不來禍人！此種癡愚的念頭，真是令人捧腹，今夏虎疫流行，罹者便死，民間以爲鬼卒大怒，討命來了，所以今歲之『普渡』更鬧得非常起勁。漳城雖在匪災之後，滿街唱戲，夜半方休，廈門亦是挨家宴請，大燒紙箔，據周市長云，此項消耗每家平均須擔負二三十圓，統計漳廈兩城須耗去百五六十萬圓，鄉間且不計入。據報載湖北夏主席就位伊始，曾演劇迎神。湖南曹代主席最近亦曾率衆祈雨。吾國殆似已成鬼世界矣乎！

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

如適異國

杜重遠

韜舊吾兄：弟十二日由廈來福州，船行十八小時而至羅星塔，港灣水淺，大船不克入，又改乘小輪，越一時而達福州城。此地語言奇特，如適異國，恐旅居不便，遂借宿於中國銀行，行長郭君舜卿，主任賀君次戡，皆忠誠懇摯之士，除勤勉於自身職務外，多熱心於社會事業，或捐資扶危，或助款興學，各有相當之成績。山郭君介紹許多好友及有益事業，令人感激無已。

福州人口繁密，街市甚長，生產事少，消費事多，加以苛捐雜稅之結果，生活程度幾與滬上相伯仲。滿街懸掛『拍賣』之招牌，商家苦痛，不言可喻。據云舊例每月初二及十六為商家履行信約交款之日期，今歲此種多年之慣例已無形打破，經濟衰落，危機四伏。然每至公園酒館，而紅男綠女，閨官達人，仍是閒情。

逸致，度彼等之超等生活，更有幾人深入社會研究形勢嚴重的社會問題？

福建造紙廠爲福州最大實業之一，經理陳希慶君，廈門人，十年前就學於北平清華大學化學系，卒業後留學美國，專攻紙業，復到德法瑞士各國考察多時，三年前學成歸國，欲舉斯業，求資於華僑，而華僑因侵略過祖國之軍閥土匪苛捐雜稅，愛國有心，投資無意，陳君苦口勸解，請爲試辦，遂由各僑商零籌集資至百萬，是爲此廠開辦之始，故此廠含有擴大性，亦含有危險性，陳君創辦之前，曾化裝至閩北各地調查原料，用心良苦，厥志可嘉，三年中盡在籌備期間，開工不過五閱月，機器多購自德國或瑞士，皆世界最新之製品，弟賴郭行長介紹，得往參觀，招待員爲楊君襄吾，福建晉江人，前卒業於聖約翰學校，專攻商科，精明強幹，經驗頗深，實陳君之好勝臂，楊君導觀各處，講解極詳，福建產竹與葦，爲造紙之最好原料，至紙屑破網，向爲廢材，或售於日本，今皆爲該廠所收用，廠臨海濱，運輸極便，實天然一造紙區，現在所出之成品爲白官紙，包皮紙，

及信紙等，若改造報紙時尚須添資四百萬，是須視該廠初步之信用如何，故陳暢二君正在小心翼翼，慘澹經營，以求信譽之日增。

製紙之外，福州較大之實業只有電燈公司，資金一百二十萬圓，創其始者爲劉君崇倫，該公司以原有機器馬力不足，近又購一新機，馬力較前爲大，除供給全城電燈之用外，復置一農場爲研究農村電化之用，誠佳事也。

福州有惠兒院一處，專收貧苦無家之孤兒，教以工讀，此院之緣起頗有一述之價值。九年前有沈永熾董焜藩兩少年，一卒業於中等師範，一卒業於附屬中學，兩君家中不中資，而熱心於貧民教育，以爲教育最大功效在能轉貧弱爲富強，變無業爲有業，兩君立定決心，刻苦幹去。時沈君年僅二十，董君則二十有四，彼等由同志而聯爲姻好，沈君之婦，董君之妹也，該院開辦伊始，僅收學生三人，室徒四壁，桌僅三足，兩君非特以全副精神與體力盡瘁於此院，舉凡院中一應物品，皆取給於家中，教授漸久，學生日多，留心社會事業之人頗爲注意，於是有

浙江鍾子讓先生首先幫忙，除代指導規劃外，復代捐基金千七百餘圓。其後慈善大家相繼而起，或助以金錢，或佐以人力，上述之郭行長亦此院之重要董事也。學生現有一百八十餘人，樓房四十餘間，內作寢室校舍及工廠之用，此外有繁茂之校園，有廣大之運動場，有閱報室，有圖書館，并有一明窗淨几舒適開朗之客廳。學制原定爲六年卒業，每日半工半讀，嗣以學生精神不能集中，又改爲四年專學，三年專工，卒業期間爲七年。學生入校年齡由八歲至十四歲。每屆招生時投致者千餘人，爲經費所限，不能多收，誠憾事也。其取生最大條件卽擇其最貧而最苦者爲合格。學生入校後一切飲食服用皆由院中供給，所學課程與普通學校無稍異，每歲全城各校有會攷一事，此院學生輒列前茅，可見人貧而志不貧也。工廠之工作分縫工，漆工，簾竹，草工四科，近更注意於蠶絲一事，惟範圍日廣，需款孔多，雖有銀行家及慈善家設法接濟，現尙負債至一萬五千餘圓。每月經費一千八百圓，除省府津貼七百圓，教廳津貼一百五十圓，教育局津貼八十圓，

及學生製品收入二百餘圓外，不敷之數尚有七百。二君一方求經濟之獨立，一方謀院務之發展，現仍在掙扎奮鬥中。

福建博物研究會亦爲福州極可注意事業之一，會長曾君，副會長林君鑑清，十年前兩君卒業於福州師範學校，匠心素具，博學多能，鑒於全國博物標本成購自東隣日本，痛利權之外溢，展製造之天才，收集珍禽異獸，一面家養，一面仿造，居然與購自外洋者無稍異。製造愈多，興味益濃，於是飛潛動植，五金石鏤，無一而不收攬，無一而不仿造，儼然一動物園一博物院焉，補助於教育之進展處，厥功甚偉。中華書局及科學儀器館皆爲該會之重要主顧，福州各學校皆以該會爲標本室，一般民衆亦因之增長識見不少。惟經費一節，雖由省政府年助若干，而大宗款項皆由兩君之自備。在過去十年中，聞已耗費數萬之鉅，此種捨己爲公之精神，尤足令人敬佩。聞蔡子民先生前參觀該會時，願以中華基金委員會底款撥出一部作爲該會之基金，果爾則該會前途之發展當更有望。

福州人民之迷信較漳廈爲尤甚，每年廢曆七月間除舉行『普渡』之外，復有『出海』一說。卽福州各廟備有大小竹木編製之偶殼，外穿鬼衣冠，內以人肩之而趨。一個大者身高丈餘，小者身高三四尺，名爲七爺八爺，專司驅鬼之用。每當夜深人靜，七爺八爺出街尋鬼，其實人在其中舞舌弄眼，作出種種怪態，小者導前，大者擁後，意爲街中諸鬼皆被誘去，然後至海濱一船，其船係有人預先備好者，船中置有各種器物及各項食品。七爺八爺將所有之鬼一齊送至船上，將船放至中流任其所之，則船中之鬼皆以爲此中樂不思蜀矣。是爲『出海』。然有時海風大作，該船被阻靠岸，則岸上居民必大呼『倒霉』，手足將無所措。噫！民智如此，可笑亦復可憐！然七爺八爺之驅鬼，須有相當之代價，未有甘盡義務者！每廟照其所領區域，沿門逐戶，按名索驅鬼費三五毛不等，交款後與一紙條，上有符印等把戲，將各人之名書於條上，懸之門前，以便七爺八爺經過時查閱！故閩人爲正事募捐殊難如願，惟此欸則絕不落後；遇調查戶口時總要掩藏躲避，

惟此事則向不說謊。

福建一般民智既如此，政治之腐敗概可想見，省府中除教廳程廳長在經費困難之下，猶竭其精力，得到幾許成績外，復有建設廳長勇猛前進，總算修了少通行之馬路，其他政令不出省門，土匪蔓延各地，國家以收土匪爲政治上之法律，人民以當土匪爲進身惟一之捷徑，土匪而竟賜以官銜，聲價增高，保障加厚，人又何樂而不爲土匪？民十九竟有官土匪盧興邦者綁去五省委之奇聞（本刊曾有程廳長的自述，參看第六卷第一二三等期）。福建全省有七旅三師，兵數十萬，除盧興邦外，復有陳國輝張貞林壽國葉定國等等，或扼海口，或佔要區，皆爲著名之土皇帝，明爭暗鬭，合縱連橫，對內屢起風波，對外毫無準備，苛捐雜稅，指不勝屈，竟有棺材捐，婚嫁捐，母猪捐，雞卵捐等等之新名頭，閩省本有竹茶木笋四大出產，一限於交通，一迫於重稅，坐視衰落而無可挽救，據聞閩北木料運至省城，途長不過百數十里，而剝削經過四十八次，民初閩茶出口於西

洋者，達三百餘萬圓，今尙不及十分之一。老百姓水深火熱，一線生機，全望於十九路軍，而十九路軍幹事人員亦刻刻以剷除閩人疾苦爲念，是則閩省治績當觀今後之措施矣。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浙

江

常常聽人談起，並在書籍及報章上知道關於外國市政的情形，——警政怎樣好，設施多完備；怎樣衛生，怎樣清潔。外國我沒有到過，不敢斷說其如何好；但是——天津上海的租界，哈爾濱的道裏，——所謂外人的特別區的；不佞却會身入其境。街道的平闊，交通的便利，以及市區的整潔，想足以代表外國市政的一斑。不過一越過了這圈圍，（指租界）第一腳上就要你不舒服，其他看見的也起了變化。我絕對不是要替碧眼兒張目。但事實如此，國人應平心靜氣的努力革新纔是。

119

今年暑假中到溫州去小住。那裏有名勝的山水，溫和的天時，確是避暑的一個好地方。不過在城區裏面一走，路上那——散漫的紙片，一簇簇的垃圾，一堆

堆的瓦礫；此外再加上河溪中污濁的水，路側傾頽的毛廁，除掉了熱鬧街市之外，幾乎處處都可以看得到。溫州也算是我國的都市，通商的地方，她那貿易的中心——城區，却是這樣！

在我所住的那條街（相橋頭）的出口，有一個約有三間門面的大毛廁。牠的構造是用木板隔開了那大糞坑，上面再支幾根木條，蓋上幾片瓦，就成功了這希有的大毛廁。因為蓋的時候離現在太久，所以破舊得不堪。這體面的，大規模的，唯一的大糞坑，不斷的輸送出一種撲鼻的刺激香氣；尤其是在夏天，沒有一個行人不受牠的恩賜。這毛廁的比鄰，是個基督教教堂，裏面住着幾個西人。當然，在外國人出出入入過這糞坑的時候，也與我國人享受同等的權利。或者他們會榮幸，來到異地的中國，居然結交到這麼好的芳隣！

不識相的呆子——我，初到的時候，認為這糞坑是有礙國家體面，城市衛生，和居民健康的，便貿然的上書給縣政府，請政府給牠（指糞坑）實行一個『喬

遷之喜』或『內部改組，擇吉重張』；還帶着請求清除街道，疏濬小河。這信發出之後兩星期沒接到回音，再連寫第二第三兩封信去催求，仍然是給你個不理。唉！難道我這三封信真是『侯門一入深似海』了嗎？還是這位縣長有些『冥頑不靈』呢？哦！居民，什麼！也配來干涉行政？

在我離開溫州的前一星期，縣政府出了皇皇的佈告，上文是『定本月起實徵房捐，居戶須補繳前五月捐款』。人民的擔負——捐稅！人民的享樂——穢氣污水！

啊！都市的點綴品——糞坑，污水，垃圾，和瓦礫。以後我也只好訓練我的嗅覺和視覺了。

末了一句話，都市有這種現象，固然是地方政府辦事的不力，設施的不善；但是居民歷久的容忍，造成了官廳腐敗到這地步，却也不能辭其咎啊！

紹興人的不衛生

●謝耀原●

紹興人風氣最爲誠樸，所以他們喜歡保守舊習，而不喜更改，因此他們對於衛生一道也落人後了。

食——他們有一種特別的性情，就是喜歡喫霉的或臭的東西，像臭豆腐咧，霉干張咧，都是他們最愛的食品，大有一餐不可無此物之概！那般酸不酸，臭不臭的氣味，使異鄉人嗅了真要作三月嘔！

不曉得霉的東西上，最多的是微生蟲，最易生長的是各種傳染病的病菌，喫進腹內，恐怕沒有什麼益處吧！

飲——他們所飲的水，從河上汲來的，然而他們在那同一條的河裏，洗衣服，洗糞器，洗各種污穢的東西；他們也在那裏淘米汲水，對於病的傳染，完全不

顧！

甚而他們把那河當作垃圾箱看！把家中的廢物，已死的貓狗，都丟入河中，任牠去瀾成濃汁，化入水中，這種混合水飲入腹內，何等危險！

住——他們所住的房屋，大多數是百餘年前的建築物，雖然外表却還精緻，但一到房屋內去看，是非常低暗的，而且空氣污濁萬分，發出一股霉酸的氣味，令人難堪，尤其是在他們當作臥室的那間，真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其他——紹興人真是經濟家，他們連人身上所排洩出來的屎和尿，也非常珍惜，不肯任意棄掉，把牠積貯在缸裏，估價待售，視為收入的一種，說什麼『一次所洩的尿，值三個銅子，拿去可以壅三根稻秧』，所以他們每家的門口，都有一只或兩只糞缸陳列着！紫紫黃黃白物，浮沉其中，到夏天的時候，猛烈的太陽光射在上面，晒出一股奇妙的氣味，滿佈街上。

上面所說的情形，是我親眼目睹，所以照實寫出來，以期喚起注意，力事改

革·

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令人愉快的一件事體

余憲武

我二年沒到鄉間去，偶然小住幾天，覺得一切景象，都有迴想的滋味。

回家以後，接着就到吾一位親戚家裏，他住在坎窰，是餘姚北鄉熱鬧的市集，也有七八里長的街道，各種店鋪都有。我所最感興趣最所羨慕的，要算那邊婦女們的打草帽。

餘姚的草帽事業，發達不過二三年，從前祇有粗劣的蒲草，打成農夫所戴的涼帽，那時打的人不多，產額也少。三四年前，有人將呂宋產的草帽鞭，鄉間叫金絲草的，從寧波運到餘姚，教以新法，打成西式的男女草帽。接着就有許多草帽掮客，在長河市天元市坎窰一帶，專事搜集，辦賣與草帽行，再由草帽行運至

上海，行銷外洋。

婦女們打草帽的有二種，一種是向草帽掄客領取草鞭，打好之後，以手工之高下，規定每頂淨得工資若干，由原掄客出價收買的，叫做放草。一種是自己向掄客買草，打好之後，得以隨時價之上落，賣與任何掄客的，叫做買草。照現在時價，上等草帽，每頂草鞭，約值一元至一元二三角。手工精緻的，打好之後，可賣六七元，普通的亦可賣四五元。婦女們手頭敏捷的，四五日就能打一頂，一月可得七八頂。每頂以淨賺五元算，每月就有三十餘元，鄉間的女子職業有這樣成績，也算足以驚人。

餘姚北鄉一帶，婦女們眩於厚利，競相傳習，將舊有紡車織機等，完全放棄，風起雲湧，向着新事業努力。打草帽的不但年青婦女，十二三歲的女孩兒，工作完畢的農夫，甚至五六十歲的老婆婆，戴了花眼鏡，也一根一根的編織着。市街上的行情，普通人的談話，以及舟車相遇，親朋歡敘，耳聞目擊，莫不異口同

聲的說着草帽。起初還祇有務農人家，婦女們打些草帽，可以補助家計，現在連縉紳之家，大家閨秀，也都打得起勁。有的家庭寬裕的，女兒們打來的錢，都由她們自己儲蓄起來，有的歡喜買首飾，有的歡喜穿着，長河市一帶，旗袍截髮的女子，觸目皆是，手指上黃澄澄的金戒，腳踝上亮晶晶的長統絲襪，都是她們打草帽的代價。長河市天元市附近，現有草帽行數十家，挨戶收買掇客，無慮數百人，每日由甬姚兩處匯到鄉間的現洋，總在二三萬元以上。婦女們有這筆鉅額的收入，經濟突呈活躍，購買力大增，長河市某洋廣舖，前月新張，第一日門市竟達九千餘元之多，這也算不得希罕。馮姓孀婦，母女四人，於二年中，造新屋三間；河角陳氏，母女五人，亦以草帽工資，買地十畝，弄得沒有女孩的人家，羨慕非常，大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慨。又有周姓夫婦，初尚小康，其夫日事游蕩不務正業，近更狂賭濫用，將房屋什物，吃盡賣光，婦不能堪，邀集戚族，提出離異。現亦賴草帽爲生，每月能打四頂，吃用之外，且有

羸除。婦女之不和其夫的，被遺棄的，以及孤女寡婦等，向來度日維艱者，現在皆有經濟獨立之能力，這是何等令人痛快的一件事體！這種顯著的進步，較之空談女子解放，男女平等的呼聲，實在切實而有力量。餘姚近年來，農收屢歉，中下人家所恃以挹注生計的全在草帽，有了這樣特殊的成績，無怪吾姚人如飲狂泉。論者謂姚花以外，餘姚經濟之潛勢力，當推草帽，亦是確論。

我所介紹者雖僅僅餘姚一地，僅僅草帽一業，但我們由此可以窺見只要國亂不作，人民得安居，各地都能利用土產，（當然不限於草帽業）以振興生利事業，俾一般平民獲努力於事業之機會，則社會之欣欣向榮，實亦指顧間事。

至於經濟有自立的能力是自由的源泉，也是很顯明的事實，女子因經濟不能自由而處處依賴男子，不幸遇人不淑，那就要弄到很悲慘的結果。譬如上面所說的周姓婦人，倘若沒有自立的能力，鄉間地方一時找不到一個相當的侶伴，則其環境更不堪設想了。

末了我還要說幾句話，我國的事業，往往有興盛勃發於一時，弄到後來，一落千丈，無以為繼。運銷外洋的貨物，尤須精益求精，免得外人藉口。從前烟灘一帶不是有髮網事業麼？蘇滬一帶，不是有雀牌事業麼？辦理不善，終致失敗，所以我很希望地方上有識之士，以及工商業之企業經驗者，加以指導，加以維護，庶不致大好事業，轉趨式微，那就好了。

十八，十一，二十五。

我鄉的婦女

張枚。

我鄉居浙東新昌縣及嵊縣兩縣交界，一個農民會集交易買賣的小市鎮，雖距離那兩縣城均僅二十餘里之遙，而多數鄉民頭腦頑固，重男輕女之舊觀念尤牢不可破。同是自己親生子女，要分上下高低另眼相待，有些甚致貽兒墮地，一知是女的，馬上把一條小生命溺死，或者送到育嬰堂去，這種事發現於貧窮人家者爲

最多。生男的無論貧富，都很愛護嬌寵，寶貝得好似掌上明珠一樣，到大了，雖做出不正當或越規的事情，仍絲毫不減少他們愛寵心理；倘若女兒有錯事做出，就不是這樣了，輕則鞭撻痛罵，重則放種種致死刑具在她面前，叫她自己選擇那一種死法。就是平日很微細舉動，沒有不分男尊女卑。講到給女兒受教育更加談不到，就是有幾個父母開通些，給女兒負笈往外求學，稀若晨星，寥寥可數。男孩往往在鄰近小學畢業就完了，何況女兒呢！對自己女兒如此，對娶來的媳婦更不消說，雖則娶來變自家人，但他們每每要低一級看待，可是她的責任却負得很大，除每日家常雜務操作之外，自從她進門以後三年內，家運好歹，什麼人口死亡，六畜生死，五穀豐歉，養蠶好歹，以及其他等等，全和她有關，一不如意，便歸咎於她，有幾個不幸嫁後不幾年而丈夫死了，那是更加可憐，舅姑看她好似眼中釘，終日怨恨她，說兒子是她尅死的，妯娌們亦看不起她，時時乘隙作假欺侮，親戚們亦要評論說什麼尅性過重等等不合理的話，直到她死才終了。

江

蘇

準備

魯·居·仁·

我友某君在南京服務政府四年，我最近到南京，住在他的家裏，聯床夜話，問及政府情況，某君輒就所知，唏噓以告，相與歎息。因念此中實況，或爲讀者所願聞，乃陸續擇要筆記，分篇在生活上發表。

國民政府的政治設施，不滿人意，這是大家都這樣說的。何以故而致此呢？有人說，這幾年來，並不是國民黨的黨治，仍舊是官僚軍閥的政治，但是國民黨始終脫卸不了這個責任。誰在當着家呢？誰讓這些官僚橫行，軍閥竊據的呢？國民黨中的優秀分子，未嘗沒有試驗過，從這一部試驗到那一部，從這一省試驗到那一省，試驗失敗，還是老百姓倒霉。這些新貴的政務官事務官，上而院長部長，下而司長廳長，我們即假定他們清廉自好，至少可以說他們大半是沒有準備的

，越是高級的官越沒有準備。所謂準備，我意思指：（一）素養，（二）學識，（三）誠意與毅力，（四）人才支配。假如他讀書不多，辦事的經驗又不多，對於將辦的專門職務沒有清楚深刻的認識，對於那一門的專門人才茫無所知，祇憑他以前辦黨的資格，浪跡江湖的經驗，以為當此訓政時期，祇有我們才可以主持政務，既不虛心，又不專一，那結果自然不問可知。往往一個新貴上台，懷抱着十二分的熱望，十二分的高興，想做一番事業，然而環境困人，取材不出同鄉親姪，自己固不能有何真知灼見，即是輔弼他的人也不過先意逢迎，粉飾太平罷了，那裏講得到什麼利用厚生，國民經濟，那許多大問題？最有意思的是，有些重要的部長們，不把他本身的部務常做一回事，實際到部辦公的時間很少，大部份的時間却花在中央常務會議的列席，中央政治會議的出席，國府會議，行政院會議，特種委員會會議等等，公開會議之餘，還有各要人私宅的秘密談話會，此外還要奔走趨候於最高當局之門，以冀常親晤對，不致失寵。你想一個人有多少精神，這樣

東奔西跑，即使代步有汽車，他的本身職務，既然無人督察，自然只有廢弛不問，交給秘書代管的一法了。久而久之，越是不到部，越算紅人：自己批閱公事鎮天坐在辦公廳上的人，一定不是政治上的要人，如此相習成風，中央政府各院部訓政的時間，就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銷磨了。

開會是現政府最擅長的藝術，不但黨部和政府中有無數的委員會，一個人常兼無數的委員，有時并且還要拉在野的人來開會；所謂專家，所謂名流，常時被他們聘來聘去，拉東拉西。每一部長登臺，或想到某一問題，便化幾萬塊錢開一個會議，什麼交通會議，實業會議，工商會議……以至於國難會議，根本召集的動機何在，方案何在，他們自己就茫然。開會的時候，臨時找人預備一篇演講稿，慷慨激昂的說幾句，刻板文章；推舉審查委員，開審查會，一會兒大會通過若干決議案，出席的人滿載印刷品而歸。過了三個月，一本很厚的某某會議彙刊出版了，四面一送，大功告成！決議案的實施，主席固不在意，出席的人也事過境

遷，不再去問。考查那些決議案的內容，也不過是『交國民政府』『交主管部』『交主管司』『原則通過』『通令遵照』那些套語。說他們不辦，他們已經用『相應函達即希查照』的文字辦過了；說他們辦好了罷，實在與事實相去萬里，照我的愚見，這樣開會實近於廢時失業，欺人自欺，古人說『爲政不在多言』，我說『爲政不在多開會』。

五院在訓政時期便成立起來，是沒有根據的。所以要急成立五院，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借此可以位置許多黨國元老，順便位置許多討差使的。南京機關之多，真可謂洋洋大國之風，有許多機關，沒有事做，只得彼此清談以消永晝。從前衛生部用了百十個職員，一天只收到三四件公文，現在改了衛生署，也未必忙得許多。海軍部明明可以取消，在軍政部設一司也一樣，但是至今未改。也有些機關很忙，一天要收發幾百件公文，但是大半都是些沒要緊的具文，部長來不及簽字，只得委託一個科員代打戳子。所謂輕重倒置，鉅細不分，繁簡失當，賢

愚莫辨，我們又何法爲之諱飾呢？

某先生在討馮歸來自兼行政院長的時候，曾召集各機關職員作一總訓話，大意從此以後，政治要上軌道了，各人必須要盡忠職務，以弼成訓政之宏規，本院長執法以繩，如有貪污，決不寬假。那時他很像有一番經綸抱負要施展出來似的，但是後來只聽見他常用電話去刺探某機關某職員是否到公，從未公開的鎗斃一個貪官污吏。他又兼任教育部長若干月，意在整頓學風，結果他到部辦公前後不及三次，學潮依然澎湃。這位先生自視甚高，自以爲我做了行政院長，政治一定有辦法；我做了教育部長，學生一定聞而喪膽，其實不是這回事。我很佩服他的勇氣，但是可惜他太沒有準備，所以上了臺虛度訓政的光陰。

在一個部裏，部長有無上的威權，他的權力，是絕對集中的。次長和司長，連委派一個書記的能力也沒有。一個委任職的局長，往往可以任用幾十個人，次長司長都是高級簡任官，地位在各省廳長之上，連用一個人的權都沒有，這不是

一件於理不可通的事嗎？各機關用人的標準可以說絕對沒有，隨便什麼人，只要最高長官下一個『條子』，簡任薦任的官都可以委下來。這樣的先斬後奏，國府和行政院從來沒有不批准的，等到正式命令發表，那官兒已經到任一年半載了，或者因為長官更動，已隨之去職了。銓叙部的事後銓叙，有無效力，我們也可想而知。組織法裏的人員任用額是有一定的，各部會於是有『專員』『設計委員』『專門委員』『法規委員』『代理技正』等名詞的發明，那是沒有一定名額的，隨便可以發表委派，不受限制。經費儘管困難，薪水儘管發不出，新委的人員仍舊絡繹不絕，真是一個矛盾的現象。

二十一，七，一。

官辦

魯居仁

從前歷史上帝制時代，執掌政務的大臣們，討論軍國要政，遇有意見不同的

地方，每每有公開的論辯，或用奏章向皇帝陳訴，如果皇帝處置失當，宰臣也敢直言抗爭。在今日的民國，雖有中央政治會議和國務會議等等，取其議的形式，實際上在會場所提出的，都是些不關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務，都用獨裁或雙裁的方法處斷，其他要人都預先疏通好，使開會發表時不反對。其實『獨裁』或『雙裁』都不能算壞，只要他們有能力，有識見，即使『三裁』也可以裁得好的，無奈所謂裁斷處置，只限於分配地位，籌措軍費，任免官員等事。至於和戰大計，國民經濟救濟問題，吏治澄清問題，嚴辦失地辱國將吏問題，則又互相推諉，因循過去，或竟束之高閣，各要人政見不同，只肯暗中鬭角，甚至利用軍閥，以兵戎相見。譬如蔣先生主政數年，所做的事不一定完全都對，我們從不看見任何院長或部長或在朝中委向他直言規諍過，大家都怕得罪了他，吃眼前虧，只知道明哲保身，裝聾做啞，以妥協爲從政的惟一門徑；又如何應欽先生發給孫哲生先生的一個電報，一時傳誦中西各報，連外國人都澈底明白了，何以孫先生在南京

的時候，何先生不肯提請彈劾？這封電報的內容，究竟是真是假，何以黨部政府都不澈查，當事人亦不聲辯？又如當日胡先生被禁南京，何以南京沒有一個直言敢諫的『大臣』，出來冒萬死以諫阻此事，像古代的魏徵李綱一般，這也可以算得氣節凌夷風義掃地了。我說這話，並非追羨君主專制或有意主張什麼復辟，不過表示即君主奴制還更不如罷了。

委員會議席上，又有一個特別現象，便是不用多數表決。譬如有一件事提出來，大家不做聲，便算通過了，若有一個委員堅持反對，雖有其他委員都贊成，這個議案也不得通過，因為不用多數表決法，那一個聲音響噪子高使算那個得勝。今天我通融讓你一次，明天我的緊要關頭，你也得幫我一個忙。大家用妥協的精神來互助，這是辦事求順手的妙訣！

總理的民生主義，無論如何，是不能曲解做資本主義的。今日的政府，要說他沒有經濟政策便罷，假使有，一定是仰資本主義的鼻息的。對幾位金融界的領

袖，今天請他們做這個會的委員，明天請他們做那個會的委員，恨不得把他們都請來參贊政務！去年幾位實業鉅子如劉鴻生、榮宗敬等，被主席請到南京，僕僕京滬道上，不知走了幾次，至於國營實業，究竟如何着手、如何籌款，如何組織，如何管理，除了各部會隨便做幾個五年計劃敷衍門面外，從沒有人把他當做一回事，大家以為『國營』就是『官辦』，官辦一定沒有好結果的，連所謂總理的信徒也是這樣說。實業計劃中的大規模的生產事業，要用國家資本，要選忠能廉勇的專門家來管理，利益為公共所享，這才是『國營』『公營』，官辦二字豈能含有這個意義。目下談不到此，因為關於發展國家經濟，政府既無政策，又無計劃。

財政部是政府最有權威的機關，也不是財政部有權威，是財政部長一人有權威。行政院儘管議決，儘管令飭照撥，財政部可以置之不理。各機關急如星火的公文，請求依照預算撥款，部長在公文面上批一個『存』字，便可以歸檔不復。

部長如果高興，從報紙上扯下一隻角，簽個字給你，拿到中央銀行，立刻可以拿錢。

銓叙部對於特任官，不敢銓叙，對於簡任薦任的官，稍爲挑剔了幾下，延攔了一年半載，執照也可以出來。惟有對於委任官審查最嚴，往往有月薪四五十圓的很得力的書記打字員，被他們審查不合格。今日之銓叙合格與不合格，決不是國家量才用士的標準，我不知銓叙部有何價值存在！

各部次長都有兩個，一曰政務，一曰常務，而沒有人說得出政務與常務之分別何在，一件公事，是不是兩位次長都要過目，一個命令，是不是兩位次長都要副署？大約銀行裏有總理副總理襄理，所以部長之下，有次長與再次長。權限假使分得清楚，外國大公司有四五個 Vice President 也不感困難，現在的次長，如果與部長不是素有淵源，便只能盡諸簽到，連一個司長也不如。我以爲次長之官可廢。

現在大家都以為『滿洲國』沒有辦法，我從政府的歷史上看來，以為在張學良統治之下，東三省早已是一個『滿洲國』，鐵道交通行政，以及其他教育實業財政，從來沒有統一過。有一件公文被我看見，是遼寧省政府發給附屬機關的，訓令所有各民辦公司呈請中央註冊時，無須轉呈，應逕由省府批辦。現在張學良搬到北平了，所以我們又添了一個『河北國』！

二十一年七月七日。

服官

魯居仁

近來服官者多存五日京兆之心，大官固做不長，小官也做不久。各院部會長官和各省政府的長官每隔若干時必有更調，更調的時候，大批的附屬品寄生虫都跟着跑。這許多的更調改組，真是莫明其妙。說他們不稱其職罷，卸了一任廳長，立刻可以做部長，這一省的主席調到那一省還是做主席，不像他們的材力發生

問題，說他們如此遷調可以增加經驗嗎？政府不是一個實驗學堂，況且留學也沒有這樣快，多了這些馬浪蕩有何益處？武人想做主席，年輕的中委起碼也要做個廳長，資格較老的中委便有非部長不足以當一顧之概。在這許多嗷嗷待哺的諸公上面，坐着一位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他關於政務官的支配，最喜歡更調與改組，而更調的理由從來不必宣佈，好似下棋一樣，我喜歡動那一子，便動那一子。今天我以為這個人在這裏最妥當，明天口味不對，把他換了，誰也不敢反抗。今天我決定把這樣幾個人配合起來組織一個省政府，明天高興起來再換一批人。大頭目被他這樣調來調去不打緊，底下的小嘍囉在那裏大轉舞臺，真所謂席不暇暖，一事無成，還談什麼政治成績，高高在上的大老班又何從得知呢？

他們對於指揮得了的省份，如此其威風，顯得出中央的權力大。然而他們對於辱國喪師的軍人和貪暴殃民的軍人却十分客氣，十分恭順，從來不敢得罪。使節往來，儼如友國，用人行政，絕不干涉。最可痛的，便是要取悅於這些寶貝，

不惜把黨內最高的名義如中央執委和中央監委去送給他們作爲禮物。

還有一班人，自以爲與當局不能合作，便在上海香港一帶權作寓公，他們自稱『在野』，常常發表些文章和意見，以詰責『在朝』的諸公。其實在國民黨訓政時期，全體黨員都是『在朝』，黨的意志應該就是當局的政策。假如做了訓政的中委，還口口聲聲說『在野』，那麼把那真正躬耕南畝的老百姓置諸何地呢？難道還有一個『在阱』『在坑』的階級嗎？

前清官吏對於援引同鄉親戚，尙有顧忌，目下便無所謂顧忌了。走進一個浙江或廣東籍長官的官署，那些重要的職員以至庶務科的先生們，一定都是浙江或廣東的口音。此外同學的關係，本家親戚的關係，兄弟會的關係，都可以藉此取得一官半職。一經提拔，某人便是某長官的『人』了。此後某長官無論陞遷到那裏，他便可以有資格討差使。如果那長官是一個黨國要人，他手下的『人』之下還可以有許多小嘍囉，這些嘍囉雖與那要人無直接關係，也可以昂昂然自稱我是

某要人的『人』。他如闖了禍，犯了法，那某要人就可以出來替他作主。因為現在的政治是講面子的，所以只要有人保鑣，犯法不算是什麼一回事。

說到各機關的內容，有幾件通病是各處都有的，程度或有高低之不同。我現在把這些通病列舉如左：

(一)公事手續太多而又太慢 普通一個公事到了收發處，錄由掛號之後，先經文書科長或總務司長過目，用送文簿送到秘書處，不定有一位或兩位秘書看過蓋章，然後事無大小，一律要部長次長核閱，部次長若是件件都看，費時太多，若不看又恐大權旁落，只好切青菜似的把字簽過再說。送到司裏，又有司收發，照樣錄由掛號，再做一遍，司長看，科長看，股長看，直到辦稿的人看，至少已經費了兩天的光陰。若沿途稍有攔壓，一件文竟可以游歷數星期而不見下落。來文如此慢，去文亦如此慢。根本這樣的手續便要不得。沒有人敢說改革，因為影響到組織制度，恐怕得罪人太多，而負責的

長官又無暇及此。

(二)公事多由科員辦理。自部長至科長，在來文上少有批示辦法的，一來因為擺足架子，不肯輕表意見；二來五日京兆居多，案情不熟，不便開口。重要的稿件應該祕書或科長自己辦的，而祕書科長的文理多半不甚高明，同時又懶得用腦，所以照例都往下推。科員辦事員較為倒楣，沒處去推諉，只得調卷宗來自己研究，根據成例去想辦法起草稿，最善於辦公事的人所做的公事，一定以推諉為原則，使本機關不負責任。因此我可以說，各機關的公事都是由科員們負責辦理的，那些伴食的高級職員，薪水雖然大二三倍，實際上大半是不中用的。

(三)歸檔。一切來文和發文稿，最後結果都是歸檔。那檔卷的分類，是否妥當，各機關情形不同，管理有好壞，不能說定。可是一件公事歸了檔，好比一塊石頭沉入大海一般，什麼人都不去管他了。檔卷只有辦稿的科員還

能翻出來用，高級長官以五日京兆的資格，既不願用，亦不能用，無數重要的材料，都零亂地進了檔，埋沒在故紙堆中。我不知道有幾位賢明的官吏，能知近世管檔的方法，使檔卷成為活的歷史，隨時隨刻應用着以備查考。

(四)通令與調查統計。國府來了一個訓令，立刻通令所屬各機關遵照。若問內容是什麼，連長官自己也不知道，附屬機關最多的省政府，承上啓下，單做這油印轉發通令的工作，已經够幾個職員的忙。越是三令五申，下級機關越視作具文，不把他常做一回事。各部會的調查表，各廳府的調查表，在縣政府簡直不勝其繁，沒有辦法去應酬。地方政府一來人手缺少，二來材料不全，可是各種表格雪片似的發來，有時只得置之不理。幸而上級機關發了表格之後，也不會再來催的，因為稿件早歸了檔了，那一處按期呈復，那一處不呈復，是沒有人去查考的。或者上面主管的科長遷調了，或者因為材料呈報不多，不便統計，索性歸檔完事。即使有填好寄回來的，其中材料，

也未○必○可○靠○。至於○地○令○出○去○之○後○，下面○究○竟○奉○行○與○否○，更○是○從○古○以○來○沒○有○人○問○過○的○！

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貪污土劣下的冤苦農民

吳 生

讀生活七卷一期中國政治上的出路一文，引起我無限的感想；政治是中國的先決問題，經濟是中國的根本問題，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的確，要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必須發展農業，增加農產品，普及農民教育，用科學方法耕種，纔得有效。

我現在要說的，是敵處二十年來土豪劣紳摧殘農業的情形。敵處震澤，是江蘇省吳江縣屬的一個鎮。在光復以前，是一個縣，地濱太湖，是極好的一個農業區域。近二十年來，受貪官污吏的摧殘，被土豪劣紳的重利盤剝，以致農民根本

無○立○足○地○矣○。

我鄉育蠶，在廢曆三四月間，是育蠶最緊要的時期，鄉民因缺乏資本，所以不得不向土豪劣紳借錢，但他們的利息，照本錢收十分之一，並須先給，譬如借十塊錢，當時僅拿到九圓，一個月後還本十圓，倘因育蠶的結果不佳而不能歸償的時候，則須將鄉民所有的不動產——田單——交給錢主作抵押，冬季稻田收穫時歸清，這種利率，俗稱『加一錢』。倘然稻田收穫不佳，則利上加利，而直到賣絕。賣絕後，永遠不准贖還，又須強迫耕種，俗名『租田』。在賣絕契約上，不寫賣絕人自己的名字，須寫他的祖父，或是曾祖，以示年代已久，然後每年納租米若干，向無一定之標準，視田之上下，及田主之兇善爲轉移，假定每畝田，年收米一石者，則納租米八斗，或六斗，大都折洋，假定糙米每石價十圓，（此價與市上不同）則年納租八斗者給八圓，六斗者六圓，若遇收穫不佳而無力歸清者，則連結貪官污吏而加以私刑。若欠『加一錢』而租米洋已還清者，則所收之

租洋，先算『加一錢』，然後再加抗租罪於鄉民；且田主有田業會之組織對付農民。若田戶不願繼續耕種，亦不許，雖絕嗣後亦必強迫其親族繼續耕種，若無親族，鄰居亦有繼續耕種之義務。

若遇天災，鄉人紛紛赴縣報荒，而田主紛紛報熟，一般貪污者，因國家錢糧收入關係，不得不准田主之報熟，而致鄉民於死地，蓋糧從租出也。

這樣的摧殘，已有二十年矣，有一個邱姓者，年約五十許，在二十年前，乃是一個廩三式的無業流民，後來靠着一個顧姓親戚（是前清的武舉人），借了五十塊錢開場，到現在約有三十萬以上的家財。民間稱他『顧抽筋』，『邱剝皮』。他們的兇惡，也可想而知矣。

廿一，一，十四。

油乾燈草盡

國·梅·

我們無錫在全國中也可算是富庶之區了，但最近，全縣工商農業都已呈着總崩潰總破產的現象，以前常能救濟人家的無錫，現在却希望人家來救濟了，轉變之速，令人驚疑！但於中國現在狀況之下，這種事實是無法避免的。

去年全國大水災，無錫也淹沒了不少農田，同時因天時關係，蠶桑又受着很大的影響，後幸秋收告熟，所以農村經濟還能勉強支持；大家都希望今年的絲繭和小麥來填補往年的虧空，可是，現在這好夢已完全打破了！今年育蠶之際，滬戰尚未結束，農民因鑒於去年蠶業的失敗和時局的緣故，都存觀望之念，對育蠶一反從前的互相競爭，據蘇省蠶業取締所統計本邑所檢定的蠶種，去年爲二十一萬餘張，今年則爲九萬餘張，不及去年之半，究曾售去多少，尙無統計，但我估計至多祇能銷售五分之三（無錫農民最近數年所育之蠶種，皆係各製種場所製，本種絕少養育），兼之農民因經濟困難，無力如往年之能消毒及購置種種設備，適今年天時不佳，蠶病流行，死亡又幾達有半數。農民們現在真是求死不得，求

生無門！

同時無錫的絲繭業因爲去年的虧累，及金融的難於週轉，絲廠倒閉竟達十分之九。現在他們雖想至四鄉收繭活動，但因缺乏經濟，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徒呼負負而已！這種情形當然需要政府救濟，經地方上人士屢次的呼籲請願，蘇省實業廳長何玉書曾到過無錫一趟，雖邀集了各界領袖討論救濟辦法，但一度集會沒有決定他就回省去了。臨去時答應撥借五十萬庫券救濟絲市，無錫人對於何廳長如此熱心自然是感激萬分，但結果却空歡喜了一場，那五十萬庫券是半錢也不值的，銀行裏也不能抵押的，於無可奈何之中，無錫紳商決定了一個不切實際的『代烘』辦法；就是由各地繭行代人民將鮮繭烘乾，暫時儲藏；烘資由農民担負，計每担乾繭出洋八圓。但現在鄉間多數農民飯也沒得吃，繭子又不能賣，那裏弄出得起烘費！因此託繭行烘的，簡直沒有，大家都用土法烘焙，糟塌過半，弄得繭子黃黃的，再也不能繅成上等絲；任良好物產如此拋棄，豈不可惜！

無錫全縣繭行共有五百餘家，今年祇開了二十三家。以前每逢繭市，無論城鄉都是一樣的興高彩烈，鬧熱萬分；每繭行的臨時『飯桶』，多至一百餘人，但今年懸雨桿秤，雇用十餘人的繭行，已算上上等了。但他們每天也收不到幾十担繭子。我最近曾由城中回鄉一次，目觀那淒涼的情形，真是欲哭無淚！我家住的那一村，雖不能說富，但平日青菜白飯大家總能吃飽的，但現在，有飯吃的人家真是很少，一部分尙能勉強吃粥，大多數都在吃着糠，麩皮等，有的竟以蕨薇，菜，草，充飢着。他們辛苦養蠶原在想掙飯吃，但結果却都負了一身債！這種慘痛的事發生，固由於平日不知儲積錢財米糧，但在政府的苛捐重征之下，這事是可能的嗎？

再舉一個例吧！我有個族伯，在村上也可算小康之家了；今年養了四張種，祇結了八斤半繭子，這也無可奈何，祇能挑了到附近繭行中去賣，繭價是每担二十八圓，但行中祇肯給他兩塊錢，再也不肯加；農民是一錢如命的，這樣的繭價

，還要壓低，他當然不肯賣的。無可奈何祇能挑至八里外的安鎮去賣，但那裏的繭行更黑心了；祇肯給他一塊八角錢。那時他既疲勞，又氣憤，就將繭子向河裏一倒，發誓以後再不養蠶——像我族伯那樣的人，鄉間不知能找出多少！明年養蠶的人，恐怕不會有今年的三分之一了！鄉間現在將桑田翻為稻田的，紛紛不絕，倘明年再如此情形，無錫的蠶桑恐怕就此完結！

農村經濟既如此竭蹶，多數人民沒有飯吃；但誰沒有肚子？誰不想吃飯？善良的固然安分守己的肯吃草果腹，但強悍的却跳出來了。因此『吃大戶』『搶米』的風潮已蔓延各處。我此次回鄉四日，但附近（第八區）却發現了十多起搶米案，警察的力量已根本不能阻止；法律的裁制也威嚇不掉那些『餓肚』的人！可是，生活於無錫封建制度之下的一般地主們，都高聲喊着：『哼！搶米，這還了得！形同強盜，這還了得！此風不可長，嚴辦！非嚴辦不可！』可是，嚴辦儘管嚴辦，但這種事實於農村中蔓延得更普遍了。這種事用法律維持不知究能收多少

效果？因為法律根本救不了窮人的肚子。無錫縣黨部全縣代表大會中，曾議決『組織救災委員會』，但決而是否實行，則不得而知。最近有將去年水災急賑存款一萬餘圓撥出救濟說，但以去年人民所捐助『急賑被災人民的款子，不於當時從速救濟，却存在銀行裏生息，到如今方有撥用說，已令人莫明其妙——恐怕今年那些餓肚的農民受到救濟時，至少也要餓得半死了。

同時政府方面，對於這種情形，非但坐視，而最近頗有『上吊拉腳』態度。省政府因為經濟困難，不惜破壞省與地方經濟劃分制，把無錫帶徵的五分地方建設存款——都是農民的血汗——一再提用，上年曾被提撥了三萬圓，上月又電飭建設局將地方建設存款所存一萬圓充作京湯路（省道）修理費，昨天又要提前次征存的建設款三千圓了。財政廳也電飭財務局速提義圖徵收費三千圓立刻解往。他們好像無錫的地皮是再也括不薄的，但不知無錫至今也到了『油乾燈草盡』的時候了！而無錫建設局對於去年崩潰的堤岸不好好修築，崎嶇的馬路不知道鋪平，

但對省政府的那不合理的要求，却諾諾連聲，奉命惟謹！今年再倘來一個大水災，僕僕於京湯道上的要人固舒服無顛簸之苦，可是有數萬『阿斗』又要爲他們的舒服而犧牲衣食性命了！

貴刊是我最信任的，所以特將敝邑的一切報告先生。

六月九日。

澣墅關的婦女

堯微。

澣墅關是京滬線上的一個小鎮（屬江蘇省吳縣）。市民僅有三百戶之多。在狹窄的街道上，你在前前後後，左面右面，可見到一班肩挑着擔，手提着籃的農民，他們身穿的是老布衣，頭戴的是破氈帽，下身圍起了裙子，腳上套着了草鞋，一副勤儉而耐勞的精神，却很可從他們裝束上看出來。全市祇有兩所小學和一所省立女子蠶業學校。

當讀者們坐京滬車經過辭墅關時，祇要從窗洞裏把頭俯下去，便可見許多樸素的婦女，停了她手裏的工作，呆立着看火車駛過！看她們的衣服，老是青布做的，頭上裹着一塊花布，翻起了袴管，赤了她們的天足（辭墅關的婦女從沒有纏足的習慣，實有可嘉），有的拿了犁鋤去耕耘，有的在涼棚中叱牛車水。到了秋天的時候，每見她們彎下了上半身，在田畝中刈稻，割滿了擔，便挑着重重地一担，充滿了可掬的笑容，在田岸上嘶着「啞啞啞啞」的呼聲，表示她們的辛苦和凱旋，在向着自己的村莊上走去，聽着樹叢中一羣羣的小雀，七上八下地唧唧啾啾地叫個不休，好像在慶祝她們終年辛勞的成功。每到春天，她們便三三兩兩絡繹不絕地走到女蠶校或其他同樣的機關上寫個姓名；等到蠶期開始，她們便打一個衣包，帶了兩條被頭，住宿到雇用她們的機關上去做女工。養一次春蠶連製種完畢，大約須兩個月光景，而她們每除了飯食之外，往往能得二十元左右的收入；一年年地做着，對於蠶業的新技術，確很有些經驗了，外埠的蠶業機關，往

往要到薛墅園來雇傭們去做領袖工人。近年夏秋蠶盛行以來，她們每年得養蠶南三次，所收入的幾十元工資在生活程度低下的農家使用，已很可觀了。推想到中國的貧乏，都係人民的失業太多所致，要救濟人民的失業，還是要注重實業的建設。

秋蠶於九月底結束後，在我們蠶業界的人，便有一種檢查蠶卵母蛾的病毒工作（用六百倍的顯微鏡檢查一種原蟲，名微粒子，係法國巴斯脫氏所發明，此種病毒有遺傳性的傳染，可在蠶卵未孵化前檢查該原蟲之有無，有毒時可挖去其卵，免得下代受其傳染）。至於這種工作，向來由女蠶校畢業生担任，而僅雇女工數十名以充沈澱研蠟等用；但從本學期起，便招了十名女工，預先訓練兩星期，於是這部工作全數給這幾十名女工做了；上午自八句鐘開始工作，至下午四時止，中間僅有連午餐休息一小時，她們離家近的一二里，離家遠的三四里，爲着往返的來不及，所以她們每天上工的時候，每人便帶了一小籃飯，上面蓋了一塊布

，放上一隻碗，一雙筷，和一點菜，到放工吃飯的時候，她們便爭先恐後的到老虎灶上用開水沖飯，沖過一兩次，大家便集在一起，有笑有說的大嚼：一種快樂的神情，是外人所難分奪的：講到工作的能率，她們並不亞於以前的畢業生，她們雖沒有受過教育，但漸漸地練習下來，自己的姓名和亞拉伯數字，都寫得很好的了；可見人的天質是相仿的，她們吃虧的是沒有受過教育罷了！

上面不是說過的，她們於下午四時就停工了，於是她們趕快的再回到自己農場上工作，有一次，聽得一個女工說，她回去以後，還打掉了三畝田稻纔吃晚飯。

至於我們寒假中，他們做些什麼呢？休息了罷？不，不休息，她們便整天的坐在家裏，打草鞋，做蓆子，替蠶業機關上結蘭草的綢（養蠶時用的），啊！她們的工作真是層出不窮！

她們能够不虛耗光陰，做出以上種種的工作，貢獻給農村的社會，的確，

墅。園。的。婦。女。值。得。我。們。的。尊。敬。與。讚。美！她。們。有。健。康。的。身。體，愉。快。的。行。爲，克。苦。耐。勞。的。精。神，儉。僕。良。善。的。習。慣，本。來。很。可。以。做。個。健。全。的。大。國。民，不。幸。處。境。所。迫，而。沒。有。給。她。們。受。教。育。的。機。會，因。此。她。們。絲。毫。沒。有。科。學。的。理。解，真。是。美。中。憾。事，這。也。是。無。可。諱。言。的。

一九·一二·三·

茫茫之夜

尾·生·

我。來。到。了。比。蘇。州。還。悠。閑。的。常。熟。了，這。裏。的。行。行。色。色，我。可。以。寫。一。些。給。你。們；你。要。是。提。出。這。扼。要。的。問。題，問。起。這。裏。的。經。濟。基。礎。在。那。裏，我。可。以。告。訴。你，那。就。是。七。十。萬。農。奴。無。限。制。的。勞。動。我。說『農。奴』，並。不。是。我。輕。蔑。了。勞。苦。的。種。田。大。衆，這。原。是『地。主』『業。主』名。實。相。符。的。對。稱。名。詞。我。曾。經。看。過。這。裏。財。政。局。的。糧。戶。名。冊，厚。厚。的。兩。大。本，就。中。以。三。四。百。畝，一。二。百。畝。的。地。主。爲。最。多，上。千。的。大。戶。也。不。少。

·大體估計，全縣耕地，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地主的。地主擁了耕地的產權，安居於城鎮，坐收租籽，以爲生活資源。業主與佃農的關係，和索通者與負債者的關係絲毫無二，不過負債者只消把債務還清了，關係就斷絕；佃農的債務却永遠還不清，業主釘着他們，有如附骨之蛆，一代傳一代的，實施封建剝削。租籽是業主的生命線，要是租風不旺，就高喊着『糧由租出，租由佃還』的口號，大聲疾呼起而催租。在團體方面，有田業公會的組織；在輿論界裏，有催租的言論。官廳皇皇文告不足，復有『追租處』之設，派遣催租吏役，下鄉拘捕欠租佃農，去年八月至今年一月，在押之農夫農婦，已達六百十四名。業主因爲有農民替他們勞動，只知安富尊榮，耽心逸樂，就是最有刺激力的工商業，也無興趣經營。城市裏租具規模的廠布工業，和像樣一些的商號，大都由外縣人來包辦，他們只會把剩餘的金錢，存放在錢莊和銀行裏，構成金融資本，轉借於幼稚的工商業，直接分割其盈餘，間接加農民以二重剝削。據說這種金融資本，往年曾達三千萬金

額，現在只不過一千五百萬。這樣大量萎縮的原因，是由於農村經濟崩潰以後，租風不佳，靠租生活的又習慣豪奢，支出不能隨收入而緊縮，存款一再提取，就日漸短少了。金融資本短少一半以後，賴以周轉的工商業就生阻滯。又因錢莊限制放款，短小的工商業資本就無以為繼。要是能得利潤，也難支持門面與付給高利貸。所以處在這崩潰的農村經濟之上的工商業，在一蹶不振之後，已難於恢復牠們的繁榮。有產者也羣陷入了同樣的沒落命運。不消說，足下踐踏着的那最低層的農民。

常熟社會的生產狀況，不過如此。現在再從消費方面一說：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消費者，都是些不生產者；生產者的消費縮到僅够不餓死，大多數都是不能維持生活。不生產者却佔了消費總額的最大量，城市有產者生活的闊綽，享樂的追求，外縣的富豪是望塵莫及的。舉例來說，道地的常熟人，與茶非常有緣，每天必喝兩道茶，消磨時間六小時。這是刻板文章。在春天，逛公園，出盛會，到

夏天，看山澗水，看楊梅；到了秋天，一發好玩，桂花菊花，接。着。看。上。兩。三。個。月。！冬天冷的時光，大都銷磨在賭窟裏，烟舖上。

常熟的地主階級，在縱的方面，固然承受着歷史的浮華風習，披靡了江南金粉文化的素質；在橫的方面，又感染近代外來的物質文明的淫巧，起居服用，力求『上海化』。（就是國際資本主義的殖民化）以有限的租籽收入，應付新月異的商品購求，自然難以爲繼，不免相率而入破產的途中。又以消費於不正當方面者，其數尤爲可驚！據調查，當地販『特貨』的，有大小百餘家。其中最大的兩家，各有資本達二十萬圓。又有一家生涯鼎盛的『燕子窠』，每日營業收入達三百圓。即此一端，那金錢之大量流出已可想而知。傳統的封建剝削，已使農民不堪忍受，更添外燦的資本主義之猛襲，遂使農民血枯見骨！原有的農村經濟組織既遭破壞，却又無力產生新的經濟基礎來適應已經資本主義化的消費。於是整個社會就表現着極端的矛盾，擺着兩座森嚴的壁壘：一方面，少數人掠奪了多數

人。生。活。的。必。需。品，恣意揮霍，一方面，多數人無限制的勞動，以所得供養着少數人，挨了餓，也挨着凍。這不是人的社會，這裏也是在扮演着血肉地氈上的舞蹈，在吹奏着怨毒人心上的樂曲。別說罷，再說下去也許要不方便了。你若是要問我究竟，那我只得舉新近來華的蕭伯納氏的詩來告訴你：

『夜色正茫茫，

黎明尙有待。』

二十二年二月。

南通倭子墳與曹頂像

孟•
光•

友人王君新自東北歸來，據云旧人亦甚注及最爾之南通縣中之倭子墳，心欲毀去，方得甘心。茲輯倭子墳之事實，報告貴報讀者。

日本的強盜行爲，施之於我國，非自今日始，乃我國世世之仇敵。在明朝末

葉時代，我國沿海一帶，常被日本騷擾，差不多各大城池，都被蹂躪得沒有一處完好。搶劫姦淫，殺人放火，無所不爲，敵縣南通也未逃去這種慘禍。當時有位曹頂，激於義憤，絕無今日副總司令所抱不抵抗主義的心腸，急率多人，與倭寇拚命抗爭，將倭寇殺得死傷枕籍，尸首堆積成山，成今日南通狼山路上之倭子墳，曹頂雖終殉於難，而倭寇從此寒心，不敢再來光顧南通，南通因以自安，縣人追念曹公，於倭子墳之南，建祠紀念。其後張謇公（張謇）重將該祠修理，並在祠前塑立曹頂像，跨馬橫刀，威風凜凜，行人過此，咸致最敬禮，敬其能盡救國之天職。張謇公又於倭子墳上建一座京觀亭，以紀戰功，該墳高二丈餘，長五丈有零，游人過此，每喜超越踐踏墳巔，似不勝憤恨者，願東北此次亦能多留此種倭子墳，永留青史千秋，切不可被日本做成許多『支那墳』遺臭萬年。

有一次幾個日本人來通游歷，看見這種情形，認爲有傷國體，便同張謇公商量要想毀去，當時謇公嚴正地答道：『貴國拿甲午年戰勝中國得到的戰利品，陳

列在東京博物館，是要激勵貴國人的愛國心，是不錯的；我國修理這個墳和塑立這個像，是激勵我中國人的愛國心，也是不錯的。』日本人討了一個沒趣，羞慚滿面，俯首不敢多言。回想我國人在日本各地『神社』內『游就館』，所看見的我國戰失的槍啊砲啊，當時還是羞慚滿面傷心着，還是嘻皮笑臉當做古玩欣賞着！

按曹頂是明朝嘉靖時代南通餘西場人。頭髮中間有三個頂，所以取名頂。生性豪爽，膂力過人，當時總督張經，爲防禦外患，派人到南通招兵。曹頂慨然應募，每次出戰，都是奮勇爭先，頗得長官嘉許，後升爲小校，益加奮勉。有一次，恰巧遇着倭寇，就在江中大戰，曹頂手執長槍，刺死船戶，隻身躍船，竟把鐵纜衝斷落入江中，運刀如風，殺得倭寇落花流水。事隔一年，倭寇重整旗鼓，來隨搶劫，圖復前仇，這時頂已棄甲就商，以切麵爲業，聽見了這個消息，不以退伍而忘救國，就拿下一把切麵刀，直奔前去，手起刀落，即刻斃命，不多時竟砍下數百個首級，倭寇大吃一驚，以爲天神，個個心驚膽碎，如鳥獸般散去。今日

安得曹頂千萬個，保境衛民！最後曹頂單身匹馬趕到單家店（今日南通平潮市），又大戰一場，天雨馬蹶，不幸遇害，縣人如失長城，悲痛之至！曹公家貧，父親販鹽，幼年雖未讀書習劍，然而一旦寇仇犯境，却能抱着保土衛民的決心，不惜犧牲個己的生命，這種義勇行為，不知現在那班抱着不抵抗主義的將領和守土不戰而逃的軍人，看了心中作何感想？

十一月。

安

徽

民族異彩

杜重遠

緜舊吾兄：前函甫發，淩戰已啓，東北之血淚未乾，黃浦之慘痛又至，仇賊陰狠，狂暴已極，幸我十九路鐵血男兒，犧牲頭顱，以彰正義，連戰皆捷，島賊喪膽，爲國家增光榮，爲民族放異彩，宜乎全國愛敬，歡呼若狂。弟之宣傳工作，無形中亦增添了許多氣力。

二月十三日來安慶，此地街市雖舊，民氣尙新，弟借民衆教育館講演過五次，每次聽衆千餘人，皆鵲立而待，秩序極好。（該館僅能容四五百人，因人數過多，將門壁打開，民衆站在院中聽講，民氣之盛，於斯可見。）據云、民衆所以如此熱心國事者，因爲辦社會教育之陳高二君頗能盡責所致。安慶圖書館規模頗大，自館長陳東原君蒞館後，力加整頓，頗有起色，每日閱覽圖書者多至千餘人。

·民衆教育館館長高仲膺君亦頗有治事能力，此館規模雖不大，而標本之陳列，畫圖之展覽，均甚雅潔精緻，民衆日來遊覽者亦數百人，此外各園尚有分館四處，惜乎二館均限於經費，致陳高二君之本能尙未得盡量的發展。

安慶學校教育如何，不得其詳，因戰事影響，款項困難，中學以上均未開學。據個中人云，款項亦非絕對困難，祇有五萬圓各校即可勉強開學，陳調元鴉片公賣，復設種種特捐，月入曷止百萬，所不能開學者，直視教育爲無用耳。據聞陳調元任山東主席時，曾招兩團土匪，本是他的禁衛軍，硬名之曰山東省防警備旅，經費要由山東老百姓擔負，及至調元二次來皖，他這兩團匪兵又隨娘改嫁，便作爲安徽的省防警備旅了。每月開支即須卅多萬圓，這卅多萬圓的冤錢又得出在安徽的老百姓身上！

安慶工作後即來蕪湖，弟以爲蕪湖係通商口岸，一切或較安慶爲佳，殊不知街市之污穢，政治之腐敗，較安慶爲尤甚。只聽說鴉片風行，大兵蠻橫，領袖貪

污，此外別無特色。至於雜街小巷，道路凹凸不平，行人任意便溺，那種髒髒醜醜的狀態，頗足以代表我國黑暗社會的寫真。

總之弟此次歷遊十餘城，時經三閱月，滿意事少，傷心事多，推其原因，一由於教育不發達；二由於教育不適用。民衆知識幾等於零。東北事起，大家只希望馬占山收復失地；上海事起，大家又只希望十九路軍搗毀日都，弟以為對日作戰，須全國共同起來作積極的奮鬥。

廿一年二月廿八日。

德政

玄•觀•

談起這皖北地方，爲兵家必爭之地，所以連年內戰，都受過軍隊的蹂躪，近幾年來，又逢着荒年，出產本來只有雜糧和鴉片烟土，記者於去年春天到過皖北，正值罌粟花盛開的時候，五色繽紛，煞是可觀，據說每一畝田的收穫，大約可

得五六十圓的烟土，可是捐稅很重，縣政府每於將要收漿的時候，便派委員下鄉查劃，每畝納八圓捐款，另外給委員四圓的招待費，照例是查而不劃的，如果有軍隊駐防的話，也得照樣每畝抽捐。要是不幸而地方官有所更迭，與駐防軍隊調防的時候，前任收去的捐款是無效的，新官到任時，第一件德政便是查劃烟苗，納之以捐！除縣政府與軍隊抽捐之外，又有地方公益捐保衛捐等等，這是屬於土豪劣紳的份兒。總計起來，在農民方面很有得不償失的，所以近年來老百姓逐漸覺悟種烟之並無多大好處，也就種的少了。

那麼不種鴉片便種雜糧，可以不受麻煩了；然而不然，種田的人無論你種什麼，捐總是免不了的；鴉片是犯罪的，抽了苛捐雜稅自然不敢作聲，種雜糧雖不犯罪，但是抽了苛捐雜稅也一樣的不敢作聲！在安徽的田畝，除去田畝正稅之外，附加稅特別的重，雖說財政部早就頒佈了附稅不得超過正稅的明令，但是安徽各縣附稅超過正稅的，至今還是照樣征收，附加稅的名目很多，像自衛團捐，築

路捐，義務教育捐，民衆教育捐，建設捐，自治捐，積穀捐，人事登記捐，警察捐等等，不勝枚舉。不但此也，還有種種的臨時特別捐。譬如縣內擬由甲地通至乙地，架設電話，或者駐防軍隊突然要向地方索軍用品，如木椿鐵絲草鞋之類，縣政府既不敢不辦，而經費又無所出，財政廳是不買賬的，做縣長的不見得帶了錢來做官，而且做官那有賠錢之理，於是只得向地方想法，結果還不是從田畝上想法抽捐？這種捐稅是臨時的，所以叫臨時特別捐。

種田的粒粒辛苦，所得的酬報，不能得一飽，要是不種田吧，又沒有出路，不能挨着餓肚子過日子，只有當兵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要當兵的動機，一是因捐稅繁重，種田的不能獲一飽；二是因爲眼看着由當兵而發蹟的老鄉，着實不少，有的是由同鄉的汲引，有的是因招募而投効的。但是近幾年來，因爲中國人殺中國人太厲害的緣故，那些投耕從戎之輩，只見得活的出去，連死的也不見屍首回來，大半都做了無定河邊的冤鬼了；即使徼倖不死的，便也欠餉一年半載，七折

八扣的仍舊是混不出頭。他們因此也寒了膽，不做這性命換不得錢的勾當了，所以招兵委員視爲唯一出貨之地的皖北，近幾年來應募者也就寥若晨星了。

唯有中國做官的是最聰明的了，當官長的——軍長，師長，旅長之輩——一面是要鞏固個人的地位，於是一面就不得不儘量的擴充兵額，而且因內戰死的，要找活的來補缺，也不得不招募新兵。只可恨招之不來，募之不應，乃出之於責令縣長勸派。縣分大中小三級，視縣之大小，定名額之多寡，限期招募足額，違者還得軍法從事。做縣長的不能剪紙成兵，又不能碰此釘子，只得唯命是從，也就大蟲吃小蟲似的，分令各區區長派募，區公所乃又分令各保甲遵辦，那保甲逼得無可如何，只得找幾個鄉民去充數，這在保甲之內，按戶派捐，以作應募者之安家費，大約每新兵的安家費自從二十圓起至五十圓止，雖名爲安家費，其實又何異於買命錢！

與其說吃了鴉片烟的是廢民，毋寧說當過兵的是廢民，因爲當兵的吃了現成

飯，穿了現成衣。我們知道丘八有神仙老虎狗之稱，在駐防的時候，快活如神仙，打了勝仗，威武如老虎，及至打敗了仗，那就狗都不如的亡命亂竄了；雖說是性命換飯吃的買賣，但總是上戰場無可如何茫茫然的犧牲於不知不覺之中，固無所謂價值不價值！要是不當兵而退伍，或者給敵人打散了的時候，回老家來，不要說無田可種；即使有田，也不樂意種的了，要做生意是沒有本錢，試問他能做什麼呢？只有去做沒有本錢的買賣，當土匪了，這是皖北多匪之一因。

大患

玄觀

一般老百姓，種田的受了前連種種的剝蝕，以致辛勞終年，不能獲一飽，近年來又因連年荒歉，無衣無食，鬻子賣妻，又沒人受領，不要說荒年沒有吃了，即以去年大熟而論吧！可憐種田的因為上年水災的時候，空無所有，多半是向有

錢的借了米麥充飢的，那時候的米，每石作價十餘圓，乃至去年大熟，穀賤傷農，有錢的索債時不要米而要錢，種田的沒法子，只得把最低的價錢，賣去了糧食，以還債結果還是沒有吃，只得把山芋的葉子爲唯一的糧食。到了晚上，連點的油都沒有。

談起這點燈的用油問題來，也可見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手段的厲害。原來中國在閉關不與外國通商的時候，都是用荳油菜油作爲燃料以發光的，自從煤油輸入中國之後，在城市的居民都棄荳油菜油而以煤油代之，至於鄉間農民固仍舊用着荳油，及至近十年來，城市店民乃又棄煤油而用電燈，近數年來，電燈益爲普遍化，因之煤油的銷路大受打擊，各處經銷煤油的經理人所得的回扣亦大爲減色，於是不得不向沒有電燈的農村宣傳，又因農村居民的購買力薄弱，而且農民有點菜油的習慣，一時不易改變，這輩經理人足智多謀，便預備了許多矮腳洋燈，每盞的成本不滿一角大洋，連燈罩按戶派送，不取分文，鄉人既有了現成的燈，便

買些煤油來試燃，果然比油燈蓋兒要光明潔淨得多，也就自然而然的捨柴油而用煤油，漸漸的成了習慣，便非用煤油不可，到了窘迫得沒有用時，更感到困苦。

農民所受的剝削，尙不止上述而已，在安徽北部自衛團的勢力是特別的雄厚，這自衛團常爲土劣的工具，每有假藉剿匪，挾嫌逮捕善良，而指爲通匪的，如果你肯出錢納賄的話，便輕輕的釋放了；要是無錢而又無田可賣的窮措大，那就得隨時送政府法辦：遇着糊塗的縣長，簡直是性命難保，至少也得吃幾次酷刑逼供，因皖北至今尙沿襲前清的刑罰，什麼藤鞭，皮鞭，架子，一應俱全，無所不有，很有熬不住刑而屈招的，只得聽憑縣長老爺隨便發落，碰着倒霉，那麼要你的命，你也是無冤可伸的。

縣長在皖北各縣，無異土皇帝，人民都呼以老爺。縣長走出衙門，在前幾年還是坐了四人大轎，撐了紅傘，開鑼喝道，和前清相較，只沒有頂補花翎而已，現在此風雖已革除，但縣長老爺到澡堂去洗澡的時候，例須『淨堂』。怎叫做『

淨堂『呢？便是於縣長老爺到澡堂裏來洗澡時，所有各色人等，一概應該避開。』這事記者於去年在皖北時曾躬逢其盛的，也可見縣長的尊嚴了。

皖北所產的烟土，通稱之曰『亳州漿』，在皖北每一兩約值大洋八角，運至浦口，每兩便值大洋兩圓；據說有強有力者包運的，利息甚厚。此種烟土，盛銷於安徽與江蘇等省。在皖北縉紳之家，客來則以鴉片敬客，猶之我們江南的用香烟，毫無顧忌。卽如縣長公安局長身負禁烟重責的，每入縉紳之家，亦公然取鴉片爲敬，毫不足奇。

鴉片之流毒無窮，固然是人所共知的，還有勝過鴉片十倍而未爲人所盡知者，便是最可慮的紅丸。這紅丸是以海洛英和糖質製成的，外面爲粉紅色，內中爲白色，大小形式，有如紅色補丸，不過紅丸爲正圓形，而補丸爲橢圓形罷了。吸法以紅丸代替鴉片裝於烟槍上，就燈吸食，故又叫做『槍上戒烟丸』。有善於吸食的人，可連綴紅丸至十粒之多，於槍上一次吸入，有如一串明珠，煞是可觀。

此毒物流行於安徽的南部，如徽州府屬及秋浦東流等縣，蔓延很廣，而又深入民間，徽州人都認為大患，有地方之責者又陽奉陰違，不加厲禁，於是販運者日多，而成癮者亦愈衆。凡吸食紅丸的人，面容慘白，頻頻吐痰，作綠色，腰背曲折，肺部縮小，上癮不到五年，非死不可。起初上癮時，每日吸食十粒二十粒，此後逐日增加，最厲害的有每日須吸至千餘粒的！吸之既久，形容萎頓，有如陳死人，便無可救藥，只好眼巴巴的聽其死亡，本來徽州人善於經商，有『徽駱駝』之稱，因為他們負重致遠，所以有此佳號，地方也很富饒。徽州婦人所用的耳環，形式既長且大，全都是金的，近年來這金耳環大半已變換了錢，供給她們的丈夫或兒子吸紅丸化掉了，紅丸也有好歹，也有種種牌子，大概頂好的每大洋一圓只能買三十粒，次者四五十粒，癮最大的有每日吸一千餘粒者，便每天要消耗大洋二三十圓，傾家蕩產，以致於身死而後已！這種慢性的自殺，倘任其盡量蔓延，實足以滅種，稱為『大患』，真是名實相符了。

盡量搜括

玄
觀

安瀾的省局既常不安定，縣長的安定問題更無從說起了，照例每遇省當局更動一次，縣長也是要隨着進退的。有時雖省局並無更動，也得將縣長兩個月一調，三個月一換的毫不足奇。當縣長的好容易鑽謀得了缺，一旦走馬上任，因為做官既無保障，便先得將下台的活動費籌足，和上台時的本錢撈回來。要弄錢第一要任用私人，以便上下其手。我曾經聽見馮玉祥氏說過幾句富有寫實派意味的話，他說：『不問是當什麼官，譬如說公安局老爺吧！就會有三輩老爺生出來，就是老太爺，老爺，少爺。這種習氣，我們已有多少年代傳下來了。』又說：『我們看張敬堯在湖南做督軍的時候，他自己稱大帥，他的許多弟兄就依次變成二帥，三帥，四帥，五帥，一直到七帥，再有他一個舅子，不能把他叫做八帥，九帥

，索性就叫他做舅帥！』其實縣政府又何獨不然？現在的局面，正所謂『一人得道，雞犬皆仙』；縣政府裏的地位本是有限的，除了科長秘書會計收發之外，其餘便沒有什麼位置可以安插了，但是因爲人浮於事，不得不於額外添設『行政委員』。所謂『行政委員』者，是專門給縣長查案的，這『查案』兩字，也不過是敲竹槓的別名而已。聽說這行政委員，有皖北某一縣竟委至三四十位之多！大半是縣長的親戚故舊，和有力者之八行書的，所謂各有各的來頭！縣政府中既有了這許多委員老爺，便無案不查，每有一案發生，雖細微至民間口舌之爭，也得派委澈查。委員的薪水既無所出，即以查案爲調劑。不過縣裏的案子少，而委員多，一個月也難得一趟兩趟的差委，便要在這趟差委上盡量的刮油水，以爲這一個月的代價。本來『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沒有薪水的職業，誰能給你枵腹從公呢？

縣政府裏的書記，有的是沒有薪水的，有的是幾個書記合一名薪水的，這當

然是借着縣政府的牌子另有好處，也不是實行枵腹的政策。最奇的是書記所用的筆墨紙張，以及燈油雜用等等，都由書記自備。書記的薪給本已小得可憐，不足恃以爲生的，再加上這樣的把戲，非舞弊以求挹注，沒有路走，故常有洩漏機密，積壓公事等情事發生；竟至有乘縣長交接之際，把有關係的稿件抽出的。除了這些弊竇之外，又做些專門給人做狀子的副業，聽說收入倒也可觀，總之不外借縣政府做幌子，便利私圖而已。

當縣長的要是頭腦清楚的話，至少也得到任後一兩個月，纔得將地方情形及士紳良否，弄得清楚，不要說對地方實施何種治績了，便是計劃也還沒有確定，便已有風雨飄搖之勢，已準備着滾蛋了；所以縣長到任之後，對於地方上的應興應革，是無暇及此的，第一先要計算不致蝕本，於是便不得不盡量搜括，做縣長雖未必存心貪污，然而總得要計算不致於連交卸時的盤費都無所出吧！當縣長的有了這弱點，對於地方上的紳士不得不竭力敷衍，因爲這年頭兒是早已沒有真是

非的！——無論你做官怎樣好，然而給搗蛋的控告是難免的；何況現在的控告又來得便宜，只要化一角七分的郵費，寫一張快郵代電給省政府，再說上縣長力所能及及劣跡，便沒有不如響斯應的。影響最低的，省府便派委澈查，委員老爺到縣，不問事實如何，照例是要吃喝一餐之外，還得奉送程儀。如果案情重大的話，非數百圓不能了事。如碰着你的官運不佳的話，也說不定因這一控而丟了官的，因在上者苦於僧多粥少，唯恐在下者沒有瑕疵可捉，便好像趁火打劫似的藉此作爲換人的根據。

河

北

津門雜識

汪慕廬

在下爲了衣食的驅使，家累的壓迫，不遠數千里，從上海趕到天津；流光如駛，不知不覺已經一個月了。這一月，無論耳內所聞，目中所見，以及生活上的種種，都感覺得和南方——尤其是上海——截然不同；正好像劉姥姥踏進了大觀園，處處希奇。現在姑把他縷述於次，以博讀者諸君一粲：

男子的衣服和南方並無差別；不過北方人崇尚樸素，大都是穿布的；布的顏色則以深青和灰黑爲多。女子的衣服可分三種：時髦的，普通的，和老式的。時髦的衣服和上海的新裝旗袍相仿，不過式樣都是細長的，下擺幾乎拖到地上，袖子罩過脈腕，袖口和腰身皆極窄狹，走路時嫵媚婀娜，極似風擺楊柳，很能表示出她們的人體美和曲線美來。那最時髦的幾個，又在旗袍外罩一件單或夾的大衣

；大衣的袖子和腰身亦極狹窄，下擺則僅與雙膝相齊，活像前清時所穿的箭衣，外套，馬蹄袖（編者按，上海近來也有這個現象），這種大衣的質料都是舶來品，花呢和嗶嘰，顏色以淺灰淺青爲多，據說一件大衣僅須七八尺的材料，而代價却非五十圓不可，這種消費教吾們窮措大聽了，實在覺得是十分可驚的，普通的衣服也以旗袍爲多，不過式樣不甚新穎，材料不甚考究，老式的衣服便是上襖下褲；這種裝束大都是年老婦女穿的，式樣與南方無甚異別；不過有一件特別的地方，她們的褲子都是開着叉兒，穿了要繫腳管的，恰好似吾們在南方所見的江北婦女的裝束一樣。此外女扮男裝的亦很不少，但大都爲北班妓女及鼓姬，尋常婦女是絕對不穿的。

天津的租界雖較上海爲多，但市面不及上海來得鬧熱，馬路上來往的車輛沒有上海那麼多，所以行走時並不覺得困難和危險。代步的東西如汽車，洋車，馬車，電車，長途汽車等，亦應有盡有，不過有些地方和南方不同，如電車外表鏽

舊，內容污濁，車輛不分頭二等，車門均用木質或嵌玻璃的拉推門，賣票和司機皆不穿號衣，僅在衣襟上掛一銅質徽章，洋車則不稱『黃包車』，而稱『膠皮車』，式樣略似上海之包車，座身極小，最特別者，這種車夫在冷天均穿長衣，四季皆着鞋襪，並且個個認識幾個字，還有一種好處，他們並不像上海黃包車夫一般的喜歡硬敲竹槓。在上海地方，譬如你要到西面去，因為不認識路道，走到了東面；那時你若雇起車來，那個車夫見你走錯了路道，一定要獅子大開口，當你『洋盤』而瞎討價了；在此地則不然，不但不敲你的竹槓，就使價錢講不成，他也肯指點你路徑，教你走到西面去。這大概是讀過幾個字，知道一些『道德觀念』的道理吧？這樣看來，中國的教育普及，怎樣才可遲緩呢！

娛樂場除影戲院，京戲院，遊藝場外，尚有落子館，即專唱各種大鼓書的。京戲場除幾家專唱髦兒戲的外，其他如北洋，春和，明星等諸大戲院，並不專演一門；有時唱京戲，有時映電影，亦有同時京戲和電影並演的。這種大戲院向北

平遼角至津，他的開演期大概不過四五天；座位是要預先買票臨時對號入座的；票價視藝員的聲譽爲標準，並不一定；例如：楊小樓座價三圓五角，梅蘭芳三圓五角，程豔秋二圓五角或三圓，尚小雲二圓或二圓五角，朱琴心李萬春一圓二角或一圓六角，馬連良一圓六角或二圓；此種票價在表面上看來，似乎亦很昂貴，和上海不相上下；但有一層，此地戲院中除票價外，絕無其他花費，不像上海戲館，有了明定的『手巾小賬』，還有例外的案目另賞及一切無謂的費用。

娛樂場和酒菜館十九雇有女子招待照料顧客；酒菜館的門前，且掛有『本館特聘女子招待』的臨時招牌！這種女招待有老，有小，有妍，有醜；老的有三十多年紀的，小的有十三四歲的，漂亮的有打扮得和電影明星舞女一般的，難看的有裝束得像南方鄉下小大姐一般的；爭妍鬬麗，煞是怪異！竟有好許多顧客專爲了她們而吃菜聽戲看電影的；那一般守舊而不用女招待的娛樂場和酒菜館，生意竟被雇用女招待的幾家搶奪一盡；職是之故，女招待的豔聞趣屑，層出不窮，到

處可聞，爲大小報增添材料推廣銷數不少。最刺耳的一般賣報的報販沿路叫賣時，不是喚着：『看女招待捉姦的新聞！』便是喊着：『看女招待軋姘頭的笑話！』哄人買他的報紙。

二十，四，三十。

天津概況

瑟•
瑟•

在北方最著名的，就是北平和天津。北平的現狀，曾有人寫過，記者且把天津的概況，貢獻給讀者。天津本來是北方重要的商埠，當政府在北京的時候，更因爲地近畿輔，所以格外鬧熱，可是如今比較從前却又是一番光景，早變成一個衰落的口岸。這裏最緊要的問題，就是海河淤塞，有時輪船只能靠在塘沽而不能進口的緣故，驅使那許多的出口貨都改道由秦皇島出口，這實在是天津商埠的致命傷。

天津的租界特別多，這是受八國聯軍之賜，在從前是英，法，日，德，奧，俄，比，意八國都有租界。歐戰起後，德與俄三國租界都由中國收回，改成特別一、二、三區。去年又把比國租界收回，改稱特別四區。現在存在的有英，法，日，意四國的租界了。英租界街道整潔，銀行和大公司都在那裏，因為不通電車，所以比較的清靜。因此一般人差不多都喜歡住在英租界，而實際上也大部分是住宅區。法租界在英租界之北，一條梨棧大街，更是商業的中心點。那裏有天祥，泰康，勸業場三個商場以及交通惠中等宏大的旅館（到晚間，簡直就是具體而微的上海南京路模樣）。法租界之北就是日租界，旭街是最熱鬧的一條路，北段更甚。可是所有烟，賭，嗎啡，海洛因一類的毒物，以及公開與秘密的賣淫場所，都在日租界裏，這三國在天津都有駐軍，尤其是法國駐軍，竟越了租界，在中國管轄之下的東局子駐屯佈哨，最近京平航空天津站，原想在東局子停機，可是法軍出而干涉，真是無可理喻！

意租界在特別二三區之間，要算面積最小，簡直完全是住宅，除了幾家莊號之外，沒有多大的店舖，不過意租界的特點，是每所房屋的構造，打樣的時候要先經過工部局的審核，我曾走遍意租界，找不出有兩家一個格式的住宅。

天津的華界在租界之北，從前有城牆的，後來拆毀了，把城牆所占的地方，開成東西南北四條寬闊的馬路，有圍城電車行駛，交通也還方便，不過天津因為歷次受軍事的影響，華界的大商店，以及比較富裕的住戶，却搬在租界上居住。同時華界的街道，因為歷年來從沒有閒錢去修築，到處都是崎嶇難行的現象。只有東馬路，因為毗連租界，去年由市府當局發下宏願，加工修築，居然也是瀝青路，平光整潔，替天津人爭了些面子，此外西南北三條馬路，始終不曾有多餘的錢去翻修。

天津的學校，最著名的便是南開和北洋大學，南開大學部在八里台，校舍正在四條小溪之中，風景非常幽靜，北洋大學現在改稱第二工學院，在西沽村上。

西沽本來是桃花盛開的地方，每年春季，士女們都到西沽去賞桃花，同時更參觀那歷史悠久的學校。北洋大學的機械科和地質礦學科在北方是算最完備的，只可惜在前年春天，祝融光臨，把全校的精華所在，付之一炬，這可以說是天津教育界大大的不幸。此外女子師範，中學校以及男中，水產等學校也辦得還好。

六，十三，二十一。

國立北平圖書館參觀記

雋。冬。

北平圖書館以前叫作京師圖書館，爲清末張之洞所創設。記者從前曾去看過一次，那時房屋狹小，管理不善，我們祇能叫他作『藏書館』而不配稱爲『圖書館』。蓋近代的圖書館，最重要的目的，在給閱者以參考研究的方便；至於收藏保存，猶其次焉者也。民國十七年北伐成功以後，更名爲北平圖書館，湯雖換而

業未更。直至民國十八年與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所辦的北海圖書館合併，始略具近代圖書館的規模。其新建館址，經過兩年多的工程，用了七十多萬的經費，於今年七月一日正式開幕。

館在北平北海公園之旁，爲舊御馬圈及公府操場，今改稱文津街。地點適中，風景幽麗。記者得人介紹，乃於日前得往參觀。新館建築，外表採取中國宮殿式，裏面爲中西合璧式。記者尚未下車，已經遠遠的看見這座金碧輝煌的偉大建築；油綠的屋瓦，映着近午的陽光，閃閃爍爍，令人不禁神往。中國建築之深邃高遠，真能使你默無一言，爲牠的莊嚴偉大所懾服。

進大門後，由一位和藹可親的老者導入院中。院場寬大異常，滿植樹木花草，而且收拾得很齊整茂盛，倦讀之餘，一極好之散步場所也。院中有雕刻極精的衡天華表兩柱，大石獅子一對，據云皆係當年圓明園中物。入門少候，當蒙該館派某君導往各處參觀。

一入正門，爲一通室，兩旁爲寄存衣物室，閱覽者在此處領取號牌。過通室，左邊爲圖書陳列室，右邊爲雜誌閱覽室，圖書陳列室中置玻璃櫥十數個，陳列着各種珍貴的版本，其中大部分爲宋金刻本，字體秀麗異常。有各種抄本，多係工楷，亦可見古人讀書之不易也。最近山東楊氏海源閣藏書散出很多，該館竭力搜集了一部分，幾個珍貴的版本，也在此室中陳列。有一櫥，專列梁任公先生生前手批各書及著述遺稿，其中有一部大字論語，硃批墨批殆遍。南窗之下，爲一長樹，內陳辛亥外交團之來往文件，及明清時之木刻的西文書籍等等，對於歷史家，俱係無上寶貴的史料。雜誌閱覽室中有中西文雜誌約數百種，尙稱完備。

通室之北端爲階梯，上樓達第二層，入普通閱覽室。室頗寬敞，光線空氣，俱極適合，據云可容二百餘人。對面爲目錄室及圖書收發櫃。內有運書機一架，頗爲精巧。閱者將書號查出，寫於卡片之上，由館員置於機之一斗，按動機關，喳喳然瞬即達於書庫。書庫接到卡片之後，立將書籍配齊，由同機照樣運回。機

爲電動，略如電梯橫置然，頗省往返之勞，時間經濟不少。目錄室之後，爲書庫，共四層，分藏東西文書報雜誌等約十數萬冊。書架爲鐵製，飾以綠油，非常講究。可惜藏書並不很多，架上空地倒覺不少。十數萬冊之藏書，較之法國國民圖書館、藏達四百四十餘萬冊、蘇俄公共圖書館所藏達四百零九萬餘冊、美國議會圖書館及英國大英博物館圖書館之皆達三百萬冊以上，瞠乎其後，仍有待於繼續不斷的努力矣！

此外，復有專設之研究室，善本閱覽室等。金石，輿地，亦別闢專室。辦公室多在閱覽室與書庫之間，幾十位職員，都像很忙碌似的。

梁任公先生遺書四萬餘冊，全數寄存該館所別開之紀念室中。入其門，四週架上，琳瑯滿目。室之正中，懸先生遺像一幅。與梁任公紀念室，遙遙相對者爲 Hay Memorial Room。Hay氏爲提議退還美國庚子賠款之人，其所藏書，多爲西文，以藏書遺公衆，較之以藏書遺子孫者，其效固大異也。

地下設新聞閱覽室，旁爲模型室。原來北平有位『樣子雷』者，從前專制時代，朝廷有何建築，俱由他家先打出樣子來，進呈御覽，以便取捨。累年所積之各種建築模型——樣子——頗多，該館設法購得一部分，陳列此室。三海圓明，斗室中一覽無遺矣。此外尚有四庫室，四庫全書以該館所藏者爲最完全。

記者出了正門，在院中徘徊了一刻，抬頭望着這座宏麗的建築，心裏有說不出的滿足和快樂。中國歷代藏書家本來很多，但非爲自己研究之參考，卽專以收藏爲目的。能够爲一般民衆着想，給以難得的便利，當以此館爲第一，其造福於中國文化前途，誠匪淺鮮也。

元年九月十二日。

圓明園

多島

北平曾爲數百年之國都，所以皇家的園林之勝，名滿全國。到北平的，差不

多都要到頤和園和北海等處遊覽一次；便是不曾到過北平的，間接的總也聽說，這地方風景如何清幽，建築如何偉麗，此外我們又常聽到『圓明園』的名字，但是圓明園究竟在什麼地方？

圓明園自七十餘年前燬於英法聯軍之後，我們已永無再見的機會了。

中國營造學社和北平圖書館於三月二十一日在北平中山公園開了一個『圓明園遺物文獻展覽會』，陳列他們歷年所搜集的圓明園遺物，和些有關的記載圖籍。我們如想略窺當年之勝況，只有向這些故紙堆中搜求了。

根據各種記載：圓明園建於前清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歷年修葺，累代不絕，所佔面積極大，遠超於現在的頤和和北海之上。裏面山重水複，層層相間，亭臺樓閣，壯麗異常。清代皇帝，每到夏季，便由宮中遷到園內避暑，直到秋初方歸。因此各種建築，規模極大；其各處風景共有四十處之多。西園引謂：『非數日所能盡歷』，亦可想見其宏偉了。當時有外國教士給本國人寫信，非常稱

讀此園，甚有稱爲『萬園之園』（*Jardin des jardins*）者。乾隆時代，又曾在園子裏建了一座文源閣，內藏四庫全書和圖書集成各一部。此外，最有價值的，乃是園內的西洋建築。中國自與外人通商之後，西洋教士到中國來的日多，這些教士之中，有些是頗有成就的學者。郎士寧王致誠等（俱西國教士）當康熙時代，正供職於朝中，他們對於西洋美術建築，都是很有根底的，據布謝爾（*Bushell*）說，他們都曾經參與圓明園的繪圖監造，所以裏面有很富麗的西洋建築，據說頗有法國路易王朝建築之風。中國政府採取西洋文化，恐以此次爲最先了。所以圓明園的重要意義不僅在其爲規模宏大，風景優勝的名園，實亦東西溝通的紀念物。但是英法聯軍之役，偉大的一個名園，被世界上自命最文明的民族整個的燒成平土了。

被焚之原因，據說當時曾有幾個外國官兵，爲中國政府拘於圓明園中。及至放出之後，內有十二名已死，於是便引起了英人的報復之心。英使額爾金以爲非

將全園焚成平土，無以洩其恨。英將格蘭特，法將孟多邦皆以為然，於是一八六〇年十月十八日薄暮的北平西郊，黑霧冲天，火聲似吼，慘厲的紅光之中，眼看他牆倒了，眼看他樓塌了，金碧輝煌的名園，一宵的功夫，已是一片焦土了。在火蛇飛舞之際，自命文明的英法官兵乃得大肆其搶掠的行爲。

圓明園的遺址，就在現在北平清華大學旁邊——已是一片荒涼了。野兔荒草，敗瓦殘垣，令人不勝淒涼之感！

圓明園被燬之後，廢跡尙歷歷可辨。但歷年來遺物漸漸遺失，現在只剩有『西洋樓』的幾根石柱，比較還完全一些。但政府如仍不亟加保護，則不數年間，將餘一片荒土，踏其地者，誰還知道有這一段傷心的痛史呢！外人對於他們的國恥紀念品，是如何的加意保護，使國民刻骨銘心，永不忘此大辱，而我們則對於如此重要的國恥紀念品，一任其日益荒廢，是真可恥之尤者也。有人主張在遺跡的一部，建造一個國恥紀念館，把些遺物存於其中，使國人腦中永留一深刻之印

象·記者以爲在此建設文化的北平之呼聲高唱入雲之際，此事亦不宜緩！

二十年四月二日。

含淚說

雋•冬•

東三省之危急，有識者早已見及。記者今年暑假到遼寧省親，目睹日人勢力之逐步擴張，野心之深長久遠，竊以爲深愛·回平後久思爲文公之本刊，匆匆竟致不果，豈知日人現在竟已實際行動了！

兇耗傳來，記者以家國之憂，集於一身，每日含着滿眼熱淚，東奔西跑，不知如何是好。昨代表某團體到前門外打磨廠一帶客店，訪問逃難來平同胞，看見他們的狼狽情形，真如喪家之犬！東北大學的學生們逃到北平的，已有二三百人，一個個憤形於色，爲記者述逃難經過，悲憤已極！他們說：『我們不是爲避難

而來的，我們是不願白白的死於日人砲火之下，逃出虎口，計議再回去與日本人拚命！」

據東北大學的學生們含淚說，十八日夜裏九點半鐘，已聽見第一聲砲響。對於日人此次之兇舉，大家事前毫無所聞，故亦無所介意，以爲不過是軍隊演習罷了。後每間五分鐘，砲聲必作，且彈自東北大學經過，颼颼有聲，乃知爲日人以重砲轟擊北大營。此刻學生們紛紛出校，有向四外逃散者，有匿於附近鄉村者。天將明，彼等親眼看見由日本站（即南滿鐵路車站）放起兩個燃燒彈，直落火藥庫，大火兩日未息。

十九日，有由校內化裝入城者。此時城內已全爲日軍所佔，九個城門，八個已有日兵把守，惟大西門尚可出入。日軍見類似學生或軍人者，絕不放行，非賜以槍彈，即飽以刺刀，一般平民，尙可在街上行走。平日之繁華熱鬧，已經銷聲匿跡，此刻惟見三五同胞，或貯立街旁，或匆匆面行，無敢交語者。街上滿佈日

本軍警，槍上俱帶刺刀，面上充滿一股殺氣！日本商人，此刻已每人持槍一支，在街上來往；日人復授槍械以朝鮮浪民，指使到處行劫，如爲日軍所見，則反助鮮民開槍射我同胞。此刻商店都已閉門，奉票（按卽東三省官銀號以及其他銀行紙幣）亦不通用，於是立刻造成居民的食糧恐慌。某君曾親眼看見一羣同胞圍住一家米糧店，爲日軍所見，欲取包圍形勢，大家乃蜂擁逃至店內，結果盡作日軍槍下鬼，無一倖免者。至於省政府，各銀行，各機關，門口已均有日軍把守，彼並親眼看見日人用汽車從省政府搬出許多物件去。

二十日又入城，則各門俱已滿佈日本軍警。盤查行人時，日軍以刺刀對你胸口，向你猶笑，高興時，往前一扎，你便沒命了。城內滿布肅殺之氣，街上行人更稀，往來惟有猙獰萬狀之日本軍隊而已。日人之小巧卑鄙，吾人久已領教。據云此時凡被毀之門窗等物，日人或加以修飾，或根本滅跡，表面看來並不十分淒慘，蓋所以掩外人之耳目也。彼更要挾藩陽總商會臨時僱用徒手警察六百人，在

街上維持秩序，但完全受日人指揮。

及至二十一日，聽說日本從城裏開來軍隊，來佔東北大學了。不久，又聽說已在附近之高爾夫球場下車。此刻，校內師生，乃不得不散矣。出校後，經過大學工廠時見已有四十多日本軍隊，將工廠佔領，復繞道走了一百多里路，才找到鐵道，乘車逃來北平。

嗚呼！記者述至此，已熱淚滿眶矣。日人圖我東三省，豈自今日始？我們醉生夢死，國防上毫無準備，日本國內未動一兵一將，頃刻之間，已將我東三省整個佔領矣。刀已在頸，頭已落地，嗚呼，吾人所聞者，仍爲退忍！

事變傳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呼聲又起，嗚呼！豈標語口號所能動日本帝國主義之毫髮？此刻吾人應咬定牙根，一致團結，以最有效的方法，誓死從強盜手中奪回我們的生命關鍵——東三省自不待言。然無論東三省能否即刻奪回，此實吾人最後之覺悟機會矣。以吾老大頹唐之民族，與彼精幹偏小之日人，在

東亞爭生存，非每人下最大決心，根本改變生活態度，整個的改造此不長進的民族，則必無倖存之理！吾人如有此覺悟與決心，則東三省失而可復以得；如不知懺悔，則東三省雖得亦必復失！

念年九月四日夜深。

東

北

訃聞

徒然

自所謂中村事件經日人肆意宣傳後，我人已在報章中聞日帝國武力應付之狂呼，瀋陽人士即已風聲鶴唳，日站附屬地日本軍警當街演習，炮聲徹耳。十八夜半記者從睡夢中被炮驚醒，擁衾起坐，則在燈光中見玻窗震動不已，炮聲震耳欲聾。

今日破曉即出視，便覺街上情景大異往昔，寂然悄然，不見一叫賣食物之小販。移時，僕人持筐上街，瞬即奔回，駭汗警告曰：『奉天全失矣！八關城門，均由日兵把守！』午後南城門全閉，無知民衆尙在門隙中張望者。謠言紛起，物價騰貴。北大營糧秣軍衣廠均被日兵焚燒，烽火燎天達五六小時未熄。各機關全被佔領，懸日旗，張佔領之佈告，攝影。鮮人肆意搗毀，其實是傀儡耳。晚上槍

聲仍有。

(十九年午後寫)

二十日天氣晴，晨興聞飛機軋軋，仰視碧空，見飛機成人字形翱翔，兩翼作紅色標誌，往昔早晨，我人亦常聞飛機聲，惟曩者是中國之飛機，今日是敵人之飛機耳。

上街，見日軍在街口持鎗作射擊狀，城門口有關東司令官之告示，喘息未定，聞叩門聲甚急，僕人噤不敢聲，記者往開，來人係民政廳夫役，來告我戚，今日不用去辦公也。其人曰：『昨夜省政府（按遼寧省府與民廳同屋）連接公安局電話，始知日兵演習異常；繼曰，馬路灣已被佔；終曰，日兵已炮轟北大營矣，死人二百餘！』

聞此驚耗，痛澈心肺，欲往街上一看情形，至南關大街，見崗警絕無，商店閉戶，道上則行人不絕，互談日兵也。至南門，忽見大隊日兵橫前而過，此異國禽獸，荷槍上刺，殺氣熾氣現於面，後殿軍官，坐汽車中執一地圖而觀，最後馬

車無數，滿載軍用物品，我堂堂黃帝子孫，執鞭御車，略無異色，嗚呼！東北之亡，由來漸矣！

記者哀痛之餘，書此數語先告國人，惟郵局亦閉門停止辦公，此信不知幾時能寄出也？

以上二十年前寫

遼寧省所有各鐵路已全斷，北甯仍開，惟須至皇姑屯上車，然該處日軍須嚴查，稍一口吃，卽槍殺！

友人自電燈廠逃亡歸，云電廠已被日本佔領，監視發電，官銀號與銀行庫藏銀洋均由日人車運，各門口行人之橫遭槍殺者無數，教育廳門前躺死尸一，係廳內人員逃亡被殺者。總之瀋陽已陷於亡國的無政府的恐怖狀態。日暮飛機猶翱翔。

二十一日各校被搜查，三民主義撕碎無遺。各城門已全開，進出仍需嚴查，經美領館中用雙方會議結果，由警務處長下令，我警士徒手站崗城外四處，臂懸

白布，上書『自衛警』，有人詢其如何情形，警士淒然曰：『你們莫纏住我了，否則爾我性命均不保！』記者傍立聞此，心酸已極。

郵局已開，趕往寄此，草草。

(二十一日九時)

鐵蹄下的吉林

綠波

鐵蹄係於二十一日下午六時踏進吉林城內，旋即佔領軍政各機關及中交銀行及東三省官銀號，該蹄係關東第二師團約八百人（司令係陸軍中將多門二郎），自長春來，我方毫無抵抗，故得長驅直入。事前住城軍隊約三團，已先避入山中，以免衝突，現城內警察約千人，均已解除武裝，但在鐵蹄指揮之下，維持治安，並由鐵蹄以省庫之款將九十兩月份薪餉提前頒發各警。現各警見鐵蹄時，均須立正行禮，至於省政府代主席，現日夜均在鐵蹄監視或時以手鎗恐嚇之中。電報

局自難與外方通電，郵局方面每日均有鐵蹄在該處檢查重要信件（未知此信能否安全）。吉垣四方均有城門，鐵蹄在各處駐守及站崗外，並在新開門外添置大砲及機關鎗數十架，以示歸威。且時時均有三五兵士坐汽車中奔馳各街巷巡查，行人經過新開門外者，時受檢查。昨今兩日有因行路近於大砲而大受鐵蹄痛打者數人，各銀行及省庫所在之官銀號皆被鐵蹄看守，並勒令停止一切支付，以是全省經濟爲之封鎖，而一般商民及機關極感山窮水盡之苦，不知將來如何作經濟上之維持。現吉省府行政及治安事宜，無論事大事小，均須向鐵蹄司令間接請示。風聲鶴唳，人心時感恐慌。茲將近日各方佈告錄下：（一）『駐吉副司令公署吉林省政府佈告：爲佈告事，查日軍來駐吉垣，地方治安，一切如常，所有一般人民，須知日軍態度和平，務各安業，勿庸驚恐。惟日軍有合理之要求，不可無端加以拒絕，或妨礙其行動，違則必予查究，合行布告，其各懷遵切切此佈，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二日駐吉副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二）吉林省曾公安

局佈告：爲佈告事，照得本局現受城內警備司令官坪井大佐之指揮，維持城區治安，茲規定事項開列於左，所有全境商民人等須一體遵照，不得稍敢違背，致干究懲，是爲至要，切切此佈。計開：（一）本局受本司令官坪井大佐指揮維持城內治安；（二）若不受日本軍隊暨日本勤務人員之令者，必須治罪；（三）妨害日本軍隊之行動及意圖妨害者，必先通知司令官逮捕之；（四）城內若有欺壓日本人者同上；（五）公安局所有人員如不服司令或縱之者依軍法處罰之。其不服本司令之勤務者同此。公安局局長劉國銓，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又鐵路飛機自廿一日起至今，每日均自長春飛來探視，並於二十一日下午三時擲下傳單頗多，又現時吉林城內各學校均停課，學生多四散各方，全城頓呈悲慘不安之象，百業大都停頓，其實東省各地人民年來常受日人壓迫欺侮，與亡國入種相去無幾，住於南滿鐵路沿線之居民尤感壓迫虐待之苦，稍觸矮子之怒者，即被日警捕去，然後加以種種非法之刑罰，如閉入暗室中，或跪於矮子之前而受毒打等等。回憶兩

月以前，有吉垣某中學學生數人因暑假回家，路過長春之南滿鐵路車站，因攜帶行李，稍有逗留，即被日警捕去，加以跪打之罰。且一面以長途電話通知某中學校長，命其即日赴長領回。此類之恥辱，實爲東三省近年來常見之事，我們貴國內爭不息，政府無力，人民屢受外人之欺侮，但見其飲泣吞聲而已。

廿年九月廿四日。

不能掩蓋的事實

鐵。草。

愈是怕他發生而希冀他不至於發生的事情，往往偏偏不如人們的希望而竟發生。暴日以武力佔領東北，就是一例。從前我們常聽說：日本如果全國總動員，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可以滅亡中國的話，感覺遲鈍的同胞，或許尚有幾分不信，這次日本對東北，不添一卒，不增一兵，以一萬多的駐軍，在六小時內，北起長春

，南至營口，將二十餘萬平素對同胞如虎如狼的東北軍，不崇朝而解除武裝。這雖說是因為我們政府的軍隊不抵抗所致；但是，即使抵抗一下，結果怎樣，也仍是一個疑問。記者並非喪心病狂，甘願滅自己的志氣，長別人的威風，其奈事實何！

日人對東北的處心積慮，已非一日，大而言之，田中義一的奏章就可以代表日本政府傳統的積極的吞併中國的一貫政策；小而言之，日本小學生最愛吃的黃金饅頭——是一種夾豆沙的雞蛋糕——日本商人改名那種點心為『黃金滿洲』，自幼就灌輸在小學生頭腦裏，一種吞併滿洲的野心。他們對付中國，不但是舉國一致，並且各人都盡他們可盡的力量，繼續不斷的作種種侵略的準備。我有一位朋友馬君，曾任遼寧平縣公安局的日語翻譯，他告訴我有一次日本守備隊在藍平近郊演習秋操。因為馬君是公安局的翻譯，所以邀他一同出發。走到一個村莊，兵士都渴了。日本軍官打開軍事地圖一看，就命三個日兵每人提一個水桶，到三

個不同的地方去汲水。不到十分鐘，兩個旧兵都提了水回來；祇有一個空桶而返。說是找不着那口井。那旧軍官不信，便領了兩個旧兵和馬君，按照地圖指明的方向，走到一家人家。馬君問那家主人他們院內是不是有一口井，那主人很詫異的說：『井倒有一口，不過前一個月因為水太混濁，已經填塞了。』蓋平是中國的領土，旧軍甚至能指出某村某處有幾口井，此外軍事上險要的所在，在他們更是歷歷如數家珍了！人家謀我，用心這樣的深遠；而我們自己呢？說起來慚愧！記者因為職務的關係，曾向瀋陽縣政府借一張地圖看。縣長的官架子，姑置不提，借來的地圖，據該縣的第一科科長說，是按照縣志所載的各村屯距離，推測繪就的。他說瀋陽縣的地圖，除去省會街市一部份，曾經實地測量過外，其他向未測量，所以精確與否，他是不能保證的。堂堂地方政府，連一張精確可靠的地圖都沒有，這種政府平素在幹些什麼，不問可知？試問，像這種樣子的政府，在國難發作的時候，我們怎能希望他們能和訓練有素的敵人抵抗？

讀者也許覺得太傷心了罷？但是，這是事實，我不能替他掩蓋。東北的淪亡，不是亡在九一八以後，而是亡在九一八以前。九一八以前，日本積極準備亡中國，和我們政府的積極準備亡自己，才造成九一八以後今日的局面。所以我們如果要自救，祇有每一個人，從今天起，立刻抱定一個和日本作最後決鬥的決心，加緊的在各種方面，盡自己可能範圍內所能盡的力量，努力作奪回東北的準備！

二十，十，二十九。

淪亡後的瀋陽

鐵•草•

白地紅日旗在瀋陽市上飄揚，截至今天已有整整齊齊的六個星期。現在的瀋陽是怎樣的一個瀋陽，諒為關心東北的讀者們所亟欲知；記者偷生瀋陽，爰記最近所見。

最觸目驚心的，就是滿街張貼的皇皇關東軍司令官『安民』佈告，佈告上寫的，無非是他們發揮些什麼『膺懲』和『自衛權發動』的大道理，權且不提。我要記的是當我走過小西邊門的時候，在馬路轉角上看見有一張佈告被風吹捲了一角，黏貼佈告的牆脚下有一個擺攤賣水菓和香煙的小販，那小販一眼瞥見佈告吹捲了，連忙跑到附近商店裏討了些漿糊，將佈告四平八穩的重行黏好。我疑惑那小販不識字，問道：『你不知那上面寫的什麼嗎？』他毫不遲疑的說：『俺怎麼不知道？那不是鬼子的告示嗎？』我不禁的有些生氣，恨他甘心爲虎作倀，忍不住問道：『你既知那是鬼子的告示，那末你黏他作甚？』他向四外偷看了一眼，出乎我意料的說：『先生——唉！前幾天俺在這裏擺攤，也有一張告示，不道給誰扯去了多半；後來自衛警察看見了，硬說是俺扯的，打了俺一槍把——現在還痛呢——臨走還架去了好幾盒粉刀煙捲；這回俺不黏行嗎？』瀋陽的自衛警，是袁金鎧主持的地方維持會和恬然承受日人任命的無恥博士趙欣伯市長共同『維持

地面』『苦心孤詣』設置的。自衛警局長馮景異氏，現已另有高就，辭去本職，就任一月，領了兩千塊錢的賣身錢。從上面小小一段事情裏，就可以看出他們是在替誰維持？維持些什麼？我們一面痛恨東北的國賊何多；一面又可憐東北的小民，宛轉掙扎在暴日鐵蹄之下，除了任意被異族殺戮蹂躪欺凌奴視失却生命的保障以外，還要加上一層受同一祖宗傳下來的本國人的踐踏，真有生不如死之感。

三經路附近，向來都是些達官貴人的巍巍大廈；其中，最顯赫最漂亮的，就是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氏用種植煙土，運輸煙土，販賣煙土，發財的錢蓋的最近落成的那一所大洋樓，洋樓已經被日軍駐守，門口堆了沙袋，據說日兵佔領時，曾在他公館內抄出煙土六十萬兩，可見他平日的政績！此外未被日兵盤據的大樓，全都高懸外國國旗：有一所記者知道是瀋陽關監督的私邸，屋頂上就飄了一面黑白紅三色象徵鐵和血的德國旗。（其實這德國旗，一掛在他家，就好像象徵黑色的煙土和壓榨老百姓紅色的鮮血。）充分暴露了我們政府大吏的醜態！

城裏商業最繁盛的四平街，也蕭條得像條死胡同。商家雖已開市營業，但是每天的收入，尙不够夥計吃飯之用。卽如，四平街最大的百貨商店吉順絲房，本來一共有四五家聯號，現在因爲每家節前放出去的帳，就有幾十萬圓收不回來，沒奈何正打算四五家拚在一處支持門面，所以這一次暴日出兵，除了掠奪去的直接損失不計外，卽間接損失，也就不可勝算。

中國近來碩果僅存的比較最完全的那部文潮閣四庫全書，在張作霖時代，銜袁金鎧力請，不顧北平學術界反對，巴巴的從北平，用火車裝了好幾天運到瀋陽的皇宮內保存。在九月十九日那天，皇宮附近的居民，曾目覩有大批日本看護婦和接綫生進去包掘書籍，半夜用載道汽車搬到日本站去，現已竣事。這種無代價的文化結晶品，被人劫掠，是何等重大的損失！記得上幾月報紙上載過，有人建議把柏林的藝術品運到巴黎去寄放，作爲大宗借款的抵押，去解決德國的經濟恐慌；但是德國人寧可受窮而不肯接受這提議，人家對於文化上的結晶是何等重視！

，而我們又怎樣？我們將怎樣把這已劫失的四庫全書，從大盜手中奪回來？

東門外的兵工廠，吮括東北三十萬民衆脂膏造成的兵工廠，專門預備製造槍砲作內戰殺同胞的兵工廠，（因為如果不是預備作內戰用的，就不該設在逼近滿鐵路附屬地的瀋陽市；其所以造在瀋陽的，正預備託日人的庇護。）廠內的軍械，早已運空，現在連貴重的機器都卸運殆罄。日兵在運走機器後，又將許多木器傢具，棄在廠旁，先令朝鮮人去拾取，中國的貧民看見了，自然紛紛競拾，他們就乘機攝了許多照片，以便作爲將來推諉是中國人自己掠奪的證據。惡辣狡詐，至此已極！

最後我再說說我們人民的狀況罷：人民通訊的自由，是沒有的，電報不用說早已斷絕；信件也受日本憲兵的檢查，報紙祇有日人辦的滿洲報和盛京時報可讀；平津京滬的報紙雜誌，是看不見的。記者目觀街上一個人向報販偷買陳舊的益世報，日警趕到，賣報的和買報的，各人受了一頓打，三個人平行是要受干涉的。

一隻手插在袋內走路，就有被槍殺的危險。簡括些說，就是：『生氣絕無，死機四伏！』

瀋陽的民衆，祇有盼望同胞們有澈底的覺悟；更盼望黨國要人們拿出良心來，如果還有屑屑良心的話！

二十，十，三十。

日僑大示威

鐵•草•

舉世注意萬目睽睽下的國際聯盟理事會，以十三對一的絕對大多數，決議限佔領遼吉的日軍，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撤至南滿鐵路附屬地帶以內。自該項議案通過後，日本國際地位一時頗形孤立；在瀋陽的日僑，因恐他們本國政府軟化，特在今日（十五日）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茲誌其經過如後。

十四日下午，在瀋日僑即在市內滿貼標語，日本站內尤多，馬路兩旁牆壁及

商店玻璃上，都密密屑屑貼著。標語是用石印印就的，白紙黑字，分中文和日文兩種。茲擇要抄錄，並加必要說明：

中文標語——這都是日人強姦東北民意，替中國人寫的：

『慶賀遼寧政權有歸』——日人嗾使漢奸袁金鎧組織地方維持會，該會現已遷入遼寧省政府舊址內辦公，聲明行使遼省行政權；所謂『政權有歸』，殆即指此。

『新政權成立，是各位元老的大功勞！』——元老指趙欣伯、僑市長和袁僑委員長等。

『新政權樹立後，才能減輕稅捐。』——東北稅捐奇重，國府前令裁釐，遼省並未實行；日人以此引誘商民之擁戴。

『撤兵反對，增兵要求！』——完全強姦民意。

『門戶開放，共存共榮！』——一劑麻醉藥。

日文標語：（原係日文，經譯成國文。）

『死守生命線！』——所謂生命線，即指滿蒙。（見政友會標榜政策。）

『勿忘先人十萬碧血之代價！』——指日俄戰役，中日戰役，日兵死亡者面言；但我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勿忘三千萬中國人熱血所寄託的東北！

『我們就是滿洲的主人！』——大盜入室，居然敢自稱主人！

『東京之正義，終獲最後勝利！』

『蹴毀南京逆宣傳。』

『爲和平而請增兵！』

『兵匪土匪一律肅清。』——日意兵匪指中國軍隊，

『芳澤：堅持到底！幣原：立定脚跟！』

『國聯出，東亞亂。』『國聯聯不足畏！』『不惜退出國聯』『國聯出風

頭，道理消滅！』『白里安其聽諸！』

十五日上午十點，瀋陽市內日僑全齊集日本站大廣場，整隊出發遊行。記者在日本站隙子墳處遇着遊行大隊，參加遊行者，以日本小學校男女學生童子軍等爲最多，由各學校師長指揮領導；各商店店員，各團體也都加入。參加遊行者手中，均執紙製日本國旗，高唱日本歌，每隊前列，有軍樂隊領導，奏進行曲。曲詞：

(一)威鎮東亞之日本，建國二千六百年，和平理想燦爛兮，國健而民安。

(二)仁義之教絕跡，悲風慘淡兮，南北軍閥暴戾（指中國），其無道已極。

(三)非蛙之武將據權兮，集兵匪五十萬，民衆塗炭兮，天人皆怒。

(四)手執破邪之劍兮，君不見皇軍之起，誓死保護三千萬民衆之生命。

(五)天之正義兮在我，王者之道兮在此，人類永遠之理想鄉兮，雄雄建築於

滿蒙。

此唱彼和，前仆後起，遊行羣衆所執紙旗，也隨歌聲，忽高忽低，行經關東

軍司令部，日人高呼口號，一時紙旗齊舉，萬頭叢動，一片盡是白地紅日旗。

參加遊行的日僑，共約三萬人，瀋陽日僑，幾全部加入。他們在日本站繞行一匝後，又到瀋陽城內遊行；先一日，日人已印就黃綠紅各色紙旗一萬面，交趙僑市長欣伯轉交中國商人懸掛；旗上印『慶祝政權有歸』六字，命商人於今日懸掛門口，無拳無勇的商人，自然祇有唯命是聽的份兒；當日本遊行大隊，行經中國街市，目擊中國商人的慶祝旗子時，可以躊躇滿志矣！

這次遊行中，最令人難堪的，是兩隊中國人參加，第一隊是日本的中華商會隊，所持白布標語，大書『吾人請求增兵』，每一個中國人手裏也同樣地持有日本國旗，也同樣的隨手搖擺，也同樣地吶呀哼唱，各人滿面煙容，曲腰駝背，衣衫襤褸，步伐雜亂，與日本人相形之下，益發的覺得不堪。當中國人隊走過的時候，兩傍觀看的日人，都嗤嗤冷笑顯出揶揄的神情；而那遊行的中國人，反而神色自若，左右顧盼，其中有一個衣冠整齊的中國人——據說是日本站商務會長

——更得意洋洋，向人叢中相識的人點頭打招呼，恬不爲恥。看到此處，心裏異常難過，不知不覺地背轉頭去；而回頭一看，身後一個中國人一只手裏抱着小孩，一手拾起一面日本紙旗，對小孩招展逗笑取樂，猛然想起那小孩將來恐將不認識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爲何物，宛如利刃貫胸上了斷頭台！

第二隊中國人是什麼道德研究會和同善社，每人臂上都纏了黃布一條，由日本警察率領，據說是日人化錢僱的中國遊民，故意領他們當場出醜的。這些國人，爲衣食所迫，且因威迫不得已而出此，其行雖可恨而情實可憐！

二十，十一，十五。

攫取土地

鐵。草。

這裏附寄所謂『昭和農業公司』的『警告』的照片一張。日本占領遼吉後，

一切我國官廳檔案，悉被焚燬或攜走，機關印信，亦落日人之手（東北邊防司令

長官之印，據說已在東京陳列。因之偽造文

實契券之事，層出不窮。這便是一例。

城西擇官屯、攬軍屯等處，都是毗連瀋陽、本站的地方。日人久有擴充日本站之意，但因

沒有機會，終未下手：這次既把遼吉省政府所

屬各機關的印信卷宗搶到，第一步便是捏造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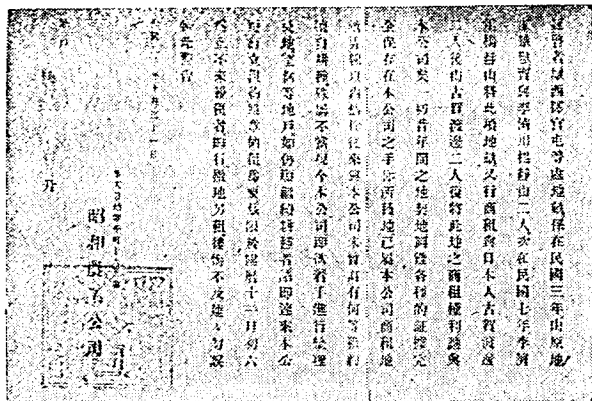
約，攫取土地；而先從附近日本站的地方下手

● 像這樣的警告，統共發出有一千二百餘份，

每地戶如以有地十畝計（這是最低估算，瀋陽

地主，每戶有百餘畝地的很多），則日人圖佔

的民地卽有一萬二千畝！後來的遠永續不斷！



這個警告有應當注意之點凡二：

(一)『在民國七年李濟川楊靜山將此項地畝，又行商租與日本人古賀渡邊二人。』姑無論有無李濟川古賀渡邊等人，即或有之，試問日人在民國七年即已取得之商租權，豈肯到民國二十年今日方才開始接辦？萬寶山案日人一俟從郝永德手中租得地畝，便立即動手墾種，雖經省政府抗議，猶悍然不顧一切，派武裝警監視動手；試問日人豈肯將一千二百倍類似萬寶山事件的商租權利，一攔至十三年之久，才來出頭警告？一望而知這是一種窮兇極惡的掠奪行為！此其一。

(二)『一切昔年間之地契地圖暨各種的證據完全保存在本公司之手。』中國土地授受讓與，依習慣全憑地契，鮮有附地圖者；所稱『地圖』，顯不合習慣，而爲偽造無疑。況財政廳印信已落日人之手，檔案亦被焚燬，祇要在空白地契上隨便填寫，加上關防，便是絕好證據，此其二。

『昭和農業公司』這名目，九一八以前，絕未聽說過，此次突如其來，別有

用心，明甚。

總之，日人既以這種陰狠毒辣的手段奪取擇官屯等處的土地，他們自然也可以以同樣的手段去奪取東北任何處的土地。土地，主權，人民，是國家的三大原素；現在主權早被『膺懲』；人民，隨時可以殺絕；土地，也在開始掠奪，東北究竟還算不算是中國的？日人口口聲聲說直接交涉，現在交涉的對象已失却，還爭什麼直接和間接，先交涉和後交涉？

橫在我們面前的，祇有兩條路可走：用永不安協的掙扎和奮鬥，奪回東北；或仍舊自己爭做一團，鬧個不休，聽東北大好山河之淪亡！二十，十一，二十，

消滅民族的毒計

鐵●
草●

要消滅一個民族，並不一定要用大砲和機關槍去將他們殺個乾乾淨淨；此外

還有比大砲機關槍更要利害的東西，就是去消滅他們的民族意識！亦即所謂文化的侵略。日人在東北有兩支最利害的文化侵略的生力軍：一是辦學校；一是辦報紙。

在南滿鐵路沿線各城市裏，到處都有日本人設的學校，從小學以至大學專門，應有盡有，因為在日本學校的中國學生，畢業以後，往往可以在滿鐵會社或其他日人經營的事業內，找得小位置以餬口，所以很多人家都情願把子弟送到日本學校去念書。日本學校的教授法，我可以舉兩個例子說說：例如上歷史課吧，他們說滿洲本來是一片荒土，沒人管的，後來中日俄三國都移民往滿洲，三國角逐，日本以十萬人碧血代價，獲得特殊利益，所以日本應當是滿洲的主人翁。又如上地理課，他們說明滿蒙地理上的地形風俗人情氣候等類，非常詳細；但是他們往往故意夾雜些自取的地名，如吉林省和龍延吉汪清等縣為間島，稱旅大租借地為關東州；又如奉天早經改為遼甯，但是他們仍非稱她為奉天不可，以示與中

國脫離，（按現受日人卵翼的地方維持會居然明白宣稱改遼寧爲奉天，其不用奉天字樣之公文契約等均不發生效力。）中國的學生，從小受了日本式的教育，聽慣了什麼『親善』『共存共榮』的口頭禪，將來自然而然的變成一個千順百依的日本順民；果然這次日兵佔領東北後，這些忘記了祖國的中國人，一個一個的都彈冠相慶，走馬上任，新政權下的各機關，投効者大有人滿之患。這種人如果我們責備他們甘心賣國靦顏事仇，其實有些冤枉；因爲他們中了日人麻醉，根本已不知道東北還是中國領土，日人是他們的敵人，槍砲殺人，止於身軀，這種文化侵略，簡直可以殺人的靈魂，真是可怕！這種情形，從前還不過是僅及於南滿鐵路沿線各處，現在日人佔領東北後，已計畫改造一切東北的學校，不久即將上課。這種日本化的學校，如果推廣起來，十餘年後，在東北的中國青年，恐將永久作日本帝國的奴隸，不復反抗矣！

東北日人主辦的漢文報紙，非常之多，主要的有瀋陽出版的盛京時報，和大

連出版的滿洲報關東報等，東北雖亦有國人自辦的報紙，但多數——絕大多數——都是受張家的津貼，平日對於張氏的措施，向不敢批評。反之日人主辦的報紙則天天痛罵張學良，所以很能得一般一知半解的中國人的信仰。我且述一段我自己親身經過的事情，以證日報的反宣傳影響。變難以來，我曾和平素相識的一個中國商人談話，問他對於這次事情的感想。他說：『這次日本出兵，秋毫無犯，我國商民，真是感激不盡，若是中國人自己打仗的話，那末橫征暴斂，我輩將無噍類了！』這是多麼傷心的話！這位商人，是盛京時報的讀者，這並不是他喪心病狂，完全是中了日報的毒！九一八以後，東北的中國報，曾一度停刊，後又被日人強迫復業，一切稿件，都由日方供給，從此東北三省，並連前此淺薄的愛國言論都不可復視，民氣消沉，以至人心全死，自在意中。嗚呼！

祇此文化侵略，已足滅我們的種而有餘，然日人猶不滿足，復以毒物和賭博兩樣，來要我們的命。

東北鴉片流毒，自然是受了熱河省政府主席湯氏之賜，但日人在日本站裏盡量放任土客作販土運土交易，也是一因。變難以來，日人猶恐鴉片的毒力不足，又令許多韓國人，到中國街市，開設嗎啡館，美其名曰『共存洋行』，『親善洋行』，『文明洋行』。據說打嗎啡針，每天有一二角大洋，便可過癮，因此一般癮君子，趨之若鶩，記者曾親往一家嗎啡館調查，破爛污穢的小屋中，黑沈沈的擠了一大堆中國人，伸臂舒腿，恭受毒針，由韓人動手。這種嗎啡館，單以瀋陽一地而論，至少有一百五十家，每家每天約有百人前往打針，就是每天就有一萬五千個中國人到日人開的嗎啡館去送錢納命！瀋陽如此，別處想來也差不多，此種國民，豈能捍衛國家？除了嗎啡而外，還有海洛英，各嗎啡館都代售，據說在香煙裏，和入少許一吸，即能過癮，中此毒者，當也不少。

毒物之外，日人又在瀋陽設立許多俱樂部，門口高懸日本國旗，內部有牌九有寶局，有輪盤賭，有花會，凡是賭的花樣，應有盡有，真是洋洋大觀，賭客極

多，居然也有青年人參加；此種俱樂部，共有八十幾家，直接搜括中國人的金錢，耗費中國人的時間，消滅中國人的意志；間接大量製造了土匪流氓，擾害社會秩序！

這種局面如果延長下去，不但休想收回東北已失的領土；東北的人民，將永無翻身之日！

二十，十二，十二。

暴日的勁敵——義勇軍

鐵。草。

暴日的鐵路橫行東北，已經有四個多月了。在這過去的四個月中，我們所得到的關於東北的消息，除了嫩江江橋一役，馬占山將軍率孤軍一旅，頑強抵抗，痛懲暴敵，足以喚起已死的中華國魂外，其他所傳訊息，不是暴日的暴行，日益擴大，便是自詡為不抵抗主義者的徹底無恥，一退再退。但是，正在這暴日肆無

忌憚的當兒，正在這『鎮靜』和『忍辱負重』的聲浪裏，忽然有一枝異軍突起，他們忘却了自身的生死，不顧一切的利害，既不希冀什麼功名，也不貪圖什麼富貴，但憑着滿腔的熱血，純粹的激於義憤，登高一呼，奮勇殺敵。雖然他們的力量很單薄，但能巧妙的運用他們所有的力量，不屈不撓，勇往直前，竟使趾高氣揚的暴日，爲之無所措手足而喪膽。這爲民族爭生存，爲國家爭人格的健兒是誰？就是東北的義勇軍。

在沒有說到義勇軍抗日的事情以前，我想最好先把東北民衆的性格和關東健兒的精於射擊，介紹一下。關外民風，素以勇悍著稱。黑水（黑龍江）白山（長白山）之間，本多慷慨激昂之士，近幾年來，因爲東北的政局還比較安定，直魯一帶過剩的人口，都紛紛移殖東北。山東和河北省的人，也和關東土著有同樣的性格，所以三千萬的東北民衆，多半都是身材雄壯體格魁梧的健兒。他們平日的性情，不但是好打抱不平，對於國家的觀念也很深。記得在前年，日人曾要求在

遼寧省臨江縣設領事館，省政府遲疑未決的時候，日人便選派領事隨帶武裝警士，前往駐守。臨江民衆聞訊大憤，不約而集者萬餘人，各人帶了自衛的武器，鼓噪驅逐。日本領事一看聲勢浩大，祇好假旗息鼓銷聲匿跡而去。萬寶山案發生時，吉林的民衆，也便老實的不客氣，努力和日警抵禦，都可以代表東北民氣的一斑。

關東健兒之精於射擊是有由來的，東北的物產雖然富庶，但東北的人民，一般的却並不富足。這原因是很複雜的。簡單的說：如紙幣因濫發而暴落，借貸利率因資本缺乏而高至八分，加之兵隊的騷擾，苛捐雜稅等項，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壓迫下，鬍匪便應時崛起。關東的鬍匪在平時頗有些規律，像什麼孤身旅客不劫，郵差不劫，婦女不劫之類，倒也可算是『盜亦有道』。鬍匪既多，防匪的設備，自然也很周到。所以在東北的村莊內，普通人家都藏有幾枝手鎗的，不算得什麼希奇。每逢鬍匪來攻的時候，雙方槍火齊發，這便是東北民衆平時所受的軍事

訓練，實地演習的次數多了，『熟能生巧』，所以射擊的技巧和戰地的經驗，都很高明。記者曾在四洮路沿線一家商店內寄宿過幾天。有一晚恰鬍匪光降。店裏的夥計便即刻戒備，持槍防禦。那時候已是人靜夜深，黑夜裏也分不出匪從那方向來。我正在焦急的時候，那有經驗的夥友，便從火油箱裏，取出幾塊浸透了火油的磚塊，點着了拋到門外去。火磚引着了，發出一種很亮的光，夥友們便伏在槍眼裏守候，（槍眼就是在牆壁上預先挖好的四方小孔，可以攔槍並窺看外面）鬍匪知有準備，由爲首的一聲呼嘯，匪衆卽退却，祇剩那匪首單人獨馬斷後。有一個夥友乘機瞄準了放一槍，但那匪首很巧妙的躲過了，一面覷準了火線來的方面，祇兵乒兩響，槍眼上已著了兩下，彈成一個大窟窿。事後我打聽，才知火油浸透的磚，點着了可以徹夜不滅，如向敵人擲去，夜間敵人便無處躲閃，這種戰地經驗，也許不是書本子裏所能學會的吧。

以上兩節，可以說明東北民衆體格的壯健和性情的勇敢，並精於射擊的原因

；以明無論什麼事情，決不是沒有準備可以偶然倖致的。

九一八的變難爆發了！直接負軍事責任的司令官，大唱其不抵抗主義，自然，在聰明的司令們想來，抵抗與否，原沒有什麼關係，反正腰纏萬貫，本不在乎此。但一味傻幹的東北民衆，却不是這樣想。他們爲自己着想，既不甘眼睜睜地看他們自己血汗掙來的產業奉送；爲國家着想，更不甘大好河山，聽其淪亡，於是振臂一呼，各地紛紛成立義勇軍，聯合起來，和暴日作殊死鬪。以一個沒有組織，器械子彈竄敗的義勇軍，和一個訓練有素軍火糧秣充足的日軍抵抗，如果我們只略爲設想一羣拿着十九世紀的武器的民衆，和駕駛機乘坦克車的日軍對壘，勝利似乎應當屬於後者吧？然而不然，義勇軍却給了暴日一個絕大的打擊！

其實這也不是什麼神祕的事情，東北軍這次敗績，完全是因爲沒有準備，同樣的日軍對義勇軍失利，也是因爲不能時時刻刻不斷的防備。義勇軍的出沒是無定的；隨時可以聚，隨時可以散；乘着日兵防範鬆懈的時候，就出其不意的給他

一個措手不及，等到他們大隊來了，又化整爲零，東逃四散，使飛機和大炮都無用武之地。關於義勇軍的戰績，很不容易得着，下面記的祇是片斷的經過。

在遼寧西部北寧鐵路巨流河附近，有一次有日兵五十餘名，正在炊飯，槍都架了起來，子彈也卸下的時候，被義勇軍看見了，這正是好機會來到，他們就用公安大隊遺棄的迫擊礮，算準了距離放一礮，一下擊斃日軍十餘人，其餘的日軍倉皇遁走，義勇軍乘勢追擊，日軍生回的僅存七人。等到日軍救援的鐵甲車開到，巨流河畔，除了幾十個裸體的日兵屍身以外（軍衣都給義勇軍借用了），冷清清地任什麼也沒有了。

又有一次，一個從遼遼來的朋友告訴我：遼遼有五個著名的『靶子頭』（就是精於射擊的匪首），看見遠遠地有一輛日軍鐵甲車開來，他們互相商議要奪來獻給當地的國軍。（那時遼遼還不曾失守）決定先伏在鐵軌附近的樹林裏，等到鐵甲車開到，那五個匪首，先放了一排槍，誘鐵甲車停住，那五個靶子頭便匍伏

前進，『就地十八滾』，滾到鐵甲車底下。車裏的日軍，看看外面沒有動靜，便探首向外看，剛一探首，便被射殺。車裏的日軍莫名其妙，下車搜尋，但剛一下車又被射殺。結果車裏十幾個日兵，都遇着了同樣的命運。五個義勇軍，居然奪來一輛鐵甲車，豈不是奇蹟？但是，這是人事，並不是神蹟！因為鐵甲車的用處，祇能及遠，而不能及近，是對付大軍的利器，但對幾個人就沒有多大用處。在鐵甲車裏的人，祇能從車身的空格里看敵人，但是等到敵人躲到車的邊傍時，就非視線和槍礮所能及到。如果他們伸出頭來尋找，那末當他還沒有尋着敵人在何處時，已被敵人很清楚的看見而射殺了！

當馬將軍苦守嫩江鐵橋，血戰暴日的時候，洮昂路沿線的鬍匪，欽佩將軍的忠勇，都紛紛前往輸誠，組織義勇軍効命。交戰的時候，日軍舉我方無高射礮，派往大隊飛機，很低飛行，拋擲炸彈。（按飛機上拋下炸彈，必須尖端先着地，才能爆裂，如橫倒地上，便不發生效力，所以飛機投彈時，為命中起見，都降落

得很低。）義勇軍看見了，於是就運用他們飛槍擊落飛鳥的絕技，同時瞄準同時放槍，集中於一個目標，射擊飛機的推動機，竟被他們擊落一架。當時日軍大驚，以爲我軍有高射砲，便造謠說是我軍中有蘇俄軍隊援助，而不知這便是義勇軍給他們的教訓。

義勇軍軍器不良，上面已經說過。暴日利用弱點，處處以坦克車和裝甲汽車去對敵，這自然使義勇軍感受重大的損失。但是勇敢的義勇軍，却並不因此沮喪，反而盡力設法抵禦。經過了許多的試驗，賓縣地方的義勇軍竟發明用舊式的土槍和土砲可以抵制牠。舊式槍砲所用的火藥，是用鐵砂等製造的。放出去時，鐵砂四散被轟擊的面積很大，並且無孔不入。坦克車和裝甲車裏的兵士，都是伏在鋼甲的小孔裏作戰，但是這些小孔，却極容易被鐵砂打進。義勇軍發現此法後，暴日的坦克車等，頓時感受重大的威脅。

義勇軍的戰況，我已說過，再說義勇軍的工作。他們的工作，可分成：（一）

擾亂敵軍的後方，使日軍有後顧之慮。如日軍攻錦縣時，溝幫子至營口間義勇軍，紛紛崛起，在盤山等處和日軍的後方對抗。祇可惜錦縣的東北軍又奉命撤退，以至義勇軍不克收呼應之功。（二）破壞鐵路及通訊工具，以斷日軍的接濟和聯絡，如南滿路遼陽海城一帶安奉線鳳城附近，鐵軌電線，時被割斷和掘毀，使日軍不得不以重兵看守。（三）義勇軍時起時伏，捉摸無從，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得日軍時時刻刻的調兵遣將，兵力分散，並且因為不得休息，疲於奔命。因此日軍精銳一經出去兩月，便不能支持而不得不另換軍隊作戰。如果義勇軍能够照這樣繼續下去，一方面遼西和馬將軍的部隊同時呼應策動，那末驕恣殘暴的日軍行將遭遇拿破崙征帝俄時的厄運。

最後我再將和一個日本朋友的談話記下，作為本文結束。當我問他日軍作戰情況時，他說他曾問過一個從前線回來的日兵關於和中國兵打仗事情，日兵說：『中國兵大大的不行，我們（日兵自稱）怕的沒有；但是中國的鬍子（指義勇軍

○大大的利害，什麼一個槍子一個兵的死，兩個槍子兩條命的給！』我一記起這句話，腦海裏就浮起義勇軍珍惜子彈，彈無虛發，奮勇殺敵的神情。

記者所知關於義勇軍的功績，已止於此。對於這種犧牲自我，不計勝敗，碧血丹心爲國効命的義勇軍，祇有從心坎裏發出至高無上的敬意，此外不能贊一詞，也不必贊一詞。至於那些平時口口聲聲自命爲捍衛國家的所謂軍人，記者也不願論列。祇希望他們酒興闌珊，舞罷歸去時，自己問問自己，還有什麼面目去見馳騁沙場爲國捐軀的義勇軍？

二一，一二，二三。

滿洲僞國內之你爭我奪

鐵草

滿洲僞國之醞釀，前函已及，日方原定三月一日成立，事先曾大事鋪張，本莊繁付款六十萬圓與趙欣伯，名爲慶祝籌備費，因此趙連日將各處館一律包下，

開盛大慶祝會，滿街橫懸五色繽紛之布製標語，滿牆盡黏紙標語，傳單與慶祝歌辭到處分散，並由巡警按戶派給紙製上書『慶祝新國家成立』之小旗，囑商民懸掛。電車結綵，城門大搭牌坊，綴以五彩電燈，入夜燈光齊放，儼然佳節。乃至昨日忽見各處拆卸牌坊標語，記者訝其變卦之速，因即赴各方探聽，據商會方面傳稱昨日（一日）本莊繁忽打電話給趙欣伯，限在四小時內將牌坊等項取消，新國家成立典禮延期云云，茲將調查所得延期原因記之如下：

先是溥儀在津被土肥原以綁票式手段挾架來遼後，即幽於湯崗子溫泉日本旅館，旋因消息洩漏，外國記者時往訪問，乃又遷往旅順，近又來瀋，自所謂『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張景惠氏議決建設，『滿洲國』年號大同等後，日人即促溥氏登台。在日方以爲溥氏失意已久，此次不費力而得重登舞台，必無異議，乃溥氏於本莊繁促其就任時，忽正顏厲色提出條件四項如左：（一）所定『滿洲國』年號『大同』等，均不贊同，如欲出山，非純粹復辟不可，仍稱清朝，一切制度悉

復舊觀。(二)取消一切現時各機關路局之日籍顧問。(三)滿洲不得駐日兵，即原有之護滿路守備隊亦須撤回。(四)中央前來討伐，由本人負責周旋，日方不得干涉。以上條款如不能應允，則無論如何，決不從命，溥氏談畢，本莊大驚失色，極度狼狽，現正用威迫手段對付，尙不知溥氏是否屈服。(編者按，據路透社本月八日長春電，溥儀已於是日到長春，定九日正式就『執政』職。)但新國典禮經此一打擊，不得不延期。(又訊延至三月五日或曰十日，如泰安日報更謂延至四月一日，皆不可靠，大約滬變不結束，新國不能成立。)

再自滬濱血戰，日軍迭次受挫消息透露後，一班附逆巨頭如張景惠、臧式毅、趙欣伯、熙洽之流，均焦急異常，深恐一旦收復東北，彼等不特不能享受富貴，且有性命危險，故對新建國事亦一變而爲消極，但又不便明目張膽表示不願意幹，於是各人均假某項意見，互相爭論，各不讓步，如對於建都問題，或主長春或主瀋陽，日人多方調停，但彼此均不讓步，熙洽氏謂非採用帝制，不作吉省省長，臧則

堅持共和，趙欣伯本想作司法部長，現則爭作駐日大使，以防國軍來時逃走不及而送命。表面上你爭我奪，日人亦奈何他們不得，而實際上則各人均有些不敢大膽去做，於此可見十九路軍在淞滬死戰不特已喚起已死國魂，爭還我大中華民族人格，提高我國國際地位，且影響所及，雖無恥如趙熙之流，亦不得不有所顧忌，十九路將士之功誠豐偉矣！

三月二日。

傀儡戲

鐵●草●

十九路軍退却消息既經證實，此間偽國運動頓形活躍，三月八日溥儀一行被逼赴長春，九日偽國宣布獨立，十，十一，十二等三日，各地舉行『慶祝新國會』，日人主辦各報及經日人改組後之各華報，均出慶祝特刊，刊印許多傀儡相片，夾以光怪陸離之賀詞。街要通衢高張布製標語，街巷牆壁盡黏宣傳紙張，牌

坊高紮，上綴電燈，電車結綵，五色繽紛，飛機翱翔天際，大散傳單，馬路兩傍均掛偽國旗及日本旗，一時全市氣象一新，儼然有昇平氣概，惜乎天公不作美，自九日起陰霾重重，連降春雪三日，一切紙質點綴品悉被雨雪浸濕，加以東風示威，偽國紙旗幾盡被捲入溝渠，聞日人本擬強迫各商人提燈游行，并備高踏秧歌（按係一稱本地風俗，往往於舊年間舉行，由商家店員扮成花旦模樣，足登高踏，扭扭舞蹈。）早船龍燈等項，因連日大雪，道途濘滑，致弗克舉行。

茲將偽國情形擇要奉聞：偽國首都本擬在瀋陽，嗣因國府有討伐偽國之意，恐建都瀋陽後，國府由北寧進師，易受威脅，故改長春。按長春為南滿路最北端之都市，國府如欲進剿，非越南滿路不可，彼時日人又可藉口保護鐵路，實行撓阻，其改長春為首都原因，大抵在此。現日人已改長春名為『新京』。

偽國重要份子名字，據已公布者，計國務總理鄭奉胥，監察院長于冲漢（原為自治指導部部長，現已解散），立法院長趙欣伯，國務院分七部，計民政部長

臧式毅，軍政部長馬占山，外交部長謝介石，財政部長熙洽，實業部長張燕卿，交通部長丁鑑修，司法部長馮涵清。又有所謂參議府者，議長係張景惠，議員有袁金鎧羅振玉張海鵬貴福葆康等。

自偽國成立後，日人非常得意。大連英文滿洲日報並特撰告來華國聯調查團一文，大意謂新政府要人雖經日方同意，但係根據民意（？）並鄭重聲明如馬占山爲中國人一致崇拜之英雄（？），此次即選爲軍政部長，（編者按，日人處心積慮誘馬，此亦爲彼等極欲利用之一點，但今日之馬非昔日之馬，世所共知，有何可以利用？）鄭孝胥爲極有聲望，並極肯負責之士紳亦毅然出任巨艱，如臧式毅張景惠等原來即係東北地方長官，此次參加新國，自然駕輕就熟，定能勝任愉快云云，此種言論對外國人宣傳頗易淆亂視聽，實則若輩現在均在日人軟禁中，自身行動且毫無自由，最近有長春友人來信，謂傳張趙熙諸氏近來因國聯調查員將來滿，擬俟來滿時同將日人逼迫偽獨立情形向調查員聲明拆穿偽國之密謀，正

聚議時，爲本莊繁探悉，已將彼輩逐一監禁。此項消息尙未證實，但奎趙欣伯私邸（在瀋陽商埠地一經路）則確於本月十五日被日本憲兵檢查搜抄，趙尙係素以能得旧人信任者，且不免被監視，其他各人安能有自由意志表現之機會？故此次僞國出現，無非一十足的傀儡木偶戲，尙够不上所謂反叛，似亦無須乎頒討伐令。·（聞國府擬對僞國加以討伐，此舉無異聲討傀儡劇中之木頭人，大可不必，政府如有抗日之決心，則應出兵收回失地，本國之領土被侵，因而出以正當之自衛行動，本爲獨立國應有之權利。如自顧實力不足，則祇有懸爲目標，勵精圖治，速圖實力充足，再行出兵，如僅下一紙討伐空令，實無異向木頭人宣戰，滑稽殊甚。）

僞國成立後，東北各地義勇軍益見活動。如長春之僞國交通實業南部部址，均於慶祝新國時被義勇軍焚燬。如中東路沿線之馬占山部下，均紛紛起義反抗，遼省東部莊河現被義勇軍克復，安奉路大受威脅，其餘小股活動者尤多。至爲東

北政治經濟重心之瀋陽，則於三月九日有義勇軍五百人，首領金山好，攻破大北邊門，直入北關，逼近磚城，是時市內日兵僅憲兵百餘人，倉皇請援，不敢出禦。義勇軍遂整隊入土城，沿路高呼『救國軍到了大家齊來打日本』，一時聲威大振，全城緊張。日人由南滿沿線趕調大隊應援，並派飛機援助，兩軍相遇，激戰半日，義勇軍以子彈不繼，衆寡懸殊，不得已退却，至爲可惜。是役日兵死傷十人，義勇軍倍之，首領金山好亦中彈殉國。日人將其屍身陳列市街示衆，有見之者，謂其面目英俊，栩栩如生，子彈由前胸穿入未透云云，可想其當時身先士卒，奮勇殺敵之況，誠烈士也！

反抗偽國不僅限於忠勇之義勇軍士，即小學學生亦知反對，如八面城第二縣立高小學生，因撕毀日人宣傳標語，被日兵刺殺。又如瀋陽省立第二小學學生於本月十二日在校內開慶祝新國會時，日本憲兵飭令呼『滿洲國萬歲』，『本莊繁萬歲』，『大日本帝國萬歲』等口號，但小學生均默然不作一聲，日兵督促再三

，小學生反狂呼『中國萬歲』！日兵老羞成怒，遂拔出刺刀，謂如有敢再喊者，即行刺殺，當有三年級小學生高麟府者挺身大呼『打倒小日本』，竟遭刺殺。此雖小事，可見人心不死，記者深信如全國國民均能如小英雄高君之不畏強暴，則中國將來豈但決不能亡，且必有發揚中興之日。

二十一，三，十九。

東北怎樣了？

鐵•草•

上海的砲聲，已經把國人注視的焦點，從東北移到上海，暴日利用時機，在東北設立傀儡國家，愈略愈亟。東北怎樣了？自然是關心國難的人所欲問的，因此我特把東北最近情形，擇要報告如下：

(一)關於教育。暴日對東北施行的教育方針，可以從日人指導的『自治指導部』印發的『教育的呼聲』內看出。下面的標語，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充分暴露

了他們的陰謀：『教育無國境！』『彼此研究彼此的語言！』『普及日語化的教育！』『打倒排外教育！』『要求共榮化教育！』『打倒侮日教育家！』『振興鮮人教育！』（按大概是提倡亡國化教育）『新教育就是足衣足食之道！』『排外教育就是絕衣絕食之道！』

自三月九日偽國成立後，各地中小學已逐漸開學。教科書是用民國十三年商務和中華出版的舊教科書，但書內略有啓發學生愛國思想的字句都經塗銷或剪去。各校的英文課完全改爲日文。據說這還是過渡辦法，下學期起，新教科書將印就，內容一定是親善化而又兼共榮化的了。各校教員，均經日人審查。審查的方法，是由日本憲兵口試各教員。如三月二十日在皇姑屯審查時，日兵向一教員問道：『你是那國人？』那教員信口答：『我是中國人。』日兵忽勃然大怒，趨前批其頰，大罵『馬鹿』。後來又問一教員以同樣問題，答道：『我是滿洲國人，』日兵拊掌大樂說：『你的九十分，大大好！』這就是他們選用教員的標準。

教員經過嚴格審查後，日人還不放心，在每校內派便衣偵探四五人，尤其是在各小學校內，盤問學生教員講解情形，或逕在課堂監視行動，亡國待遇，抑何殘酷！

(二)關於商租權 在傀儡政府下，多年不決的商租權，已無條件的被日人擷去。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泰東日報載滿陽縣公署佈告一件云：『滿洲新國宣言，歡迎外國農商在滿經營田地，本縣遵守此旨，佈告境內農民有地無力耕種甘願出租者，（按滿陽民衆甘願出租者極少，因此日人僞造租契，強擷民地，自謂已有成案，請參閱攫取土地一文）昭和稻場（按即昭和農業公司）現在滿投資經營稻田，有欲出租，即可立永租合同，一租三十年，在此期內不准中途悔約，致農業上受無形損失，此時非軍閥時期，農民勿需存資賣國土之戒，（儘可國土公賣！）自公佈日施行。』

皇皇官家佈告，勸民出賣國土，而曰『歡迎外國投資』，其欺天乎？

(三) 移民

我國沿海各省人口過剩，東北爲天然的消納過剩人口的地方。河北山東一帶農民，移居東北者每年極夥，他們吃得苦，耐得勞，並且因爲生活習慣生活程度都和直魯各處相仿，所以在過去直魯移民開發東北的成績極佳，這一點是日人的致命傷。過去數十年，日人拚命鼓吹移日人往朝鮮，鮮人往滿洲，但結果比他們預期的相差極多，原因自然因爲風俗習慣生活程度等項不適合，但主要的原因，仍在不能和直魯移民競爭。因此日人視我國國內移民若眼中釘，現有禁止我國移民之意，但究不便明目張膽，所以又從取消優待移民路費下手。向例每屆春間，東北各國有鐵路，都爲農民辦專車載運，取費極低，尙不足原額之半。北寧打通四洮洮昂瀋海等路，都有這項規定。因爲路費低廉，直魯人民移往東北者極爲踴躍。但是這種優待辦法，日人已嗾使僞交通部長取消，這就是消極抵制我國國內移民！同時日人由昭和農業公司爲骨幹，專辦集團式移朝鮮人來東北。計劃每年移四百萬。照這樣下去，一面我國人民不能往東北去，一年一年的減

少，鮮人或日人一年一年的增加，十年以後，根深蒂固，雖有雄師，不能收回矣！因爲經濟勢力的深入，是任何武力所不能摧殘的。

(四)關於義勇軍 赤心爲國的義勇軍，現在仍是十分努力。三月十九日義勇軍在綏中舉事，毀北寧路三里，與日軍激戰三日而退，廿二日又在南滿路大屯附近毀鐵道，焚日方輕油車一列。又在吉林敦化附近與日軍對峙，斃敵二百餘。日人對之，狼狽非常。特組混成旅一旅，用日軍官爲旅長，化名爲王殿忠，以掩世界耳目，專與義勇軍爲敵。此外馬占山下之程志遠及蘇炳文兩軍，已起義討伐偽國，中東路一帶東有丁超、李杜，西有程麟二軍，聲勢頗振，牽掣之勢已成，我們的正規軍，還在平津一帶留戀些什麼？

二十一·三·二十五。

事實最雄辯

鐵·草·

本年三月九日，滿洲舞台上，傀儡登場，偽國出現。這幕傀儡劇的後台老闆，誰都知道是自命爲文明而以重三百萬的炸彈爆轟人口密集達三百萬的上海市的日本，誰都知道是迭次宣稱無領土企圖而步步進逼佔據吉黑熱河還想永佔淞滬的日本。但是日本自己却還扭扭捏捏，故意不肯直認，反而裝腔作調的對世界宣稱『滿洲國』獨立是中國自己的事情，日本不便干涉。正好像一個數十年的積賊，偷了人家的貴重物品，還口口聲聲的聲明，別人的東西，是不便佔據爲己有一樣。

事實最雄辯，任憑你怎樣巧妙的掩飾，總蓋不住暴露在外面的鐵一般的事實。我們且把日本包辦偽國的事實，搬出來看看：

(一) 省政府的顧問和總務廳長。從遼寧地方維持會解散，偽省政府成立後，省政府的實權，完全落在日本高等顧問今井氏之手。偽國成立，省政府改稱奉天省公署，顧問改爲總務廳長，省署一切事務，尤其是關於財政出納，官吏任免，

非經總務廳長簽署，不生效力。吉林省署則由日人原武氏爲總務廳長（原武氏本爲北平滿鐵公所所長），權力和今井相等，這是日人包辦偽國顯明的事實。

（二）市政府之顧問及密書。九一八變後，土肥原（原爲大佐，現陸少將）曾以日本現役軍人資格任瀋陽市政府市長，旋經日本外務省反對，又嗾使漢奸趙欣伯繼任，現趙改任偽國立法院院長，市長一席，又由閻傳綬充補，但仍以日人後藤男爵爲顧問。顧問以下尚有日籍秘書四人：係尾板一佐，左久間信光，福山哲四郎，稻田光五郎等。歸市政府管轄之電燈廠廠長，則明目張膽委日人大磯義勇充任，電車廠委日人赤松慶太爲廠長，市政事宜，無論鉅細，必先向顧問秘書請示辦理。閻之唯一任務，則爲奉命畫押而已。

上面兩項不過舉其大概，其他日人充偽國顧問及官吏者，真是不勝枚舉。最利害的要算爲交通委員會，除委員會長丁鑑修是一個忘記了中國的中國人外，該會各職員，甚至連一個打字生都是日本人。交委會現已解散，原班職員，由瀋移

長春，改爲交通部。

就上面的事實，用客觀的眼光去觀察，分明是甲國的官吏，都由乙國人充任；甲國的充治權，在乙國人的掌握中，但甲國人則仍自稱獨立，乙國人則自稱不干與；所謂獨立，所謂不干與，誰能相信？

或者還有人說一個獨立國家，也未嘗沒有聘請外國人爲顧問的前例，如國府聘美國人爲財部顧問，至任外國人爲官吏，也許是借用人才，似乎無損於國家的獨立自主，這話是對的，但是問題的癥結，在於顧問或外國官吏之權限：如果顧問的權限，僅爲備諮詢意見，那自然無損於主權之完整；但如名爲顧問，實爲監督，一切政務，獨斷獨行，如朝鮮脫離日國獨立時，聘日人荻原氏爲外交顧問，又聘日人丸山重敏爲警務顧問，還有一個財務顧問，（姓名不復記憶），獨攬朝鮮一切外交警務財政，那就是極明顯干涉內政，不可不注意。顯然的，日人又在抄亡朝鮮的老文章！

我再記幾樁日人干涉內政的事實：

(一)遼寧省財政廳任免各內地稅捐局長以至吏廳內各職員，必須先呈報駐在瀋陽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非經核准，不得擅行，關於此事，財政廳內有卷宗可稽。

(二)九一八之變，瀋陽各公安局警士，均被解除武裝，另由日本憲兵隊招募警士，錄取的警察，每名發給臂章一枚，臂章上印有日本憲兵隊的圖章。一直到如今，此項臂章仍然有效。

(三)偽國各路，雖委有路局長，都是徒擁虛名，實權均歸南滿鐵道株式會社。如奉山鐵路（即北寧路山海關到瀋陽段）長短各期免票，即由南滿鐵道會社總裁蓋章核發，可資證明。

財政，警務，鐵路，都是一國的內政，但日人莫不盤據爲己有，還說什麼不干與內政，什麼無領土企圖！

三月二十八日。

接收郵局

鐵·
草·

中國國家機關之仍存在東北三省者，截至本年三月底止，祇剩海關鹽務和郵政三處，其他大小各機關，一律瓦解，或被日人置諸傀儡『滿洲國』統轄之下。以上因三個機關——關，鹽，郵——所以能支持至今的，並不是暴日特別優待他們，因為海關和鹽務兩項，有擔保償還對外債務關係，恐列強干涉，不敢下手；至於郵政，雖無外債關係，但因其與國際聯郵，交往複雜，所以亦遲遲不敢接收。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機關，要仰仗着國際上的關係，才能勉強維持其存在，這是何等痛心的事？但連這苟延圖全的局面，終不能維持。

本年四月一日記者到瀋陽郵政管理局去匯錢，看見櫃台前面牆上，貼着一張佈告，原文照錄：『訓示：各郵政管理局員各郵局員，大同元年三月一日滿洲國

已經成立，其疆域照建國宣言領土內一切之行政應與中華民國完全脫離關係，茲本部奉令於大同元年四月一日應將在滿洲國境內中華民國所辦之各郵政局及郵局一律接收，以期統一，惟郵政不但爲國際之業務，且與國運之興隆，人文之發達有至大之關係，其辦事人員之職責，所關尤重，本部對於現任在職之辦事人員，其有願誓忠誠精勵職務者，自當保障其身分，務使各人之生活無不安之慮，其或有惑疑本部，不顧職責而逃避者，或懈怠其職務者，或煽動其他辦事人員者，當照法律嚴辦，務期各局辦事人等仰體本部之意，努力從公，毋得瞻顧，致干未便，切切，特此訓示，大同元年四月一日交通總長丁鑑修。

顯然的郵局是被接收了。當於次日往訪接收隨員吳君，承將接收經過見告，誌之如下：

本年四月一日上午十點半，傀儡國國務院派接收遼寧郵電委員于振鐸及接收吉黑郵電委員臧又青各偕日人顧問小松衡一及田中勘吾（此二日人，皆爲現任郵

局郵務員）分赴瀋陽及哈爾濱，接收郵局。瀋陽郵政管理局局長巴立地氏係意大利籍，當即接見接收委員，允許其查帳目，並在帳目上簽名結束。同時郵局方面，提出妥協條件五項：（一）人員仍舊不加更動；（二）制度手續照常，不加變更；（三）匯兌保險儲金停止；（四）信件包裹照常；（五）承認『滿洲國』有稽核帳目之權。此項條件，已由接收員携往長春僞交通部商議云云。

記者當以此間郵政管理局係中華民國營交通機關，管理局長係中國國民政府所任命，自應接受國府命令。僞滿洲國前來接收，要祇有兩途可走：斷然加以拒絕；或聽其強制接收而全部撤退。此外不應有任何舉動。且滿洲僞國，國際並未承認，即其後幕牽線人日本，亦不敢公然加以承認，我國政府則更迭次聲明，絕不認為獨立。現該管理局長，竟以國府任命之負責官吏地位，向僞滿洲國提出條件，姑不論條件內容若何，祇此向彼提出條件一事，已無異事實上承認其為對象。而條件之中，又有承認僞國有查核帳目之權，更何異承認僞國有監督之權，更何

異於歸其管理？此種情事，就其廣義的意義言之，則無異中國承認偽國，性質異常嚴重，故即將此意，質詢管理局高級職員某君，據云，此項條件係奉國府交通部郵政總局令核准，此間祇奉命辦理，並未擅自交涉云云。

如果該員所稱不虛，我們真不知道郵政總局是安着什麼心？如果是因為想要維持郵政，所以和偽國妥協，這是大大不可！維持郵政，我們自無反對的理由；但以承認偽國，和偽國妥協爲維持郵政交換條件，我們站在國民的立場，決不能默認，我們不能忍了痛想保全郵政的一部份，而承認奉送東北。現在唯一的辦法，祇有由國府迅速明令交通部制止該管理局對偽國任何交涉。偽國如敢強制接收，應即一面全部撤退在東北一切郵政組織，一面按照倫敦萬國郵約向各國通告停止東三省一切郵務，予以郵務上的封鎖。（這一點據郵局某職員研究，係郵約載明，加入聯郵國家，均可提出，各國負有照辦之義務。）並聲明一切責任由指使偽國接收郵局之日本擔負。（此次接收郵局，據熟悉郵務情形人談，係由日本關東

廳遞信局出張員清水順治主持。僞國派接收委員名單且公然有日人田中勘吾小松衡一等，更可證明。）

至鹽務和海關，日人雖竭力宣傳接收，現尚未實行，政府現在應有十分的準備，勿再臨時無所措手足，步郵局的後塵。

二一・四・七・

調查團蒞瀋

鐵・草・

這幾天，瀋陽市上戒備陡嚴！主要街道上，三步一崗位，五武一警卡，巡警荷着實彈的槍，佇立路口，作預備放的姿勢；能操極流利的中國語的日本偵探，穿了便衣，戴着笑嘻嘻的面具，徘徊於道旁，即使是白晝，馬路上仍是靜悄悄的行人絕鮮，形勢是這樣的嚴重，空氣是這樣的緊張，令人彷彿感覺到大亂將要勃發時的光景；但是，這種感覺是錯的，瀋陽並無亂事，不但沒有，在『歡迎』的

聲浪裏，被稱爲『日內瓦和平使者』的國聯調查團已經到了！（括弧內字句係借用滿鐵會社所貼標語。）

國聯調查團煞費苦心地想出了一條八面圓通的入境辦法，分成了三隊，水陸並進，同於四月二十一日黃昏抵瀋，下榻瀋陽滿鐵附屬地界內的日本人開的大和旅館。大和旅館真是日本人心目中最理想的招待調查團的所在；不但因爲大和旅館是瀋陽首屈一指陳設最考究的旅館，並且因爲旅館的附近，大日本警察總署和關東軍司令部都近在咫尺，『保護』這樣隆重的國際貴賓，自然也方便些。

國聯調查團蒞滿，雖說是徇日本提議，但做賊的人畢竟有些心虛，事前少不得費些手脚。因此，在國聯調查團將來瀋時，一時拆卸牌坊，洗刷標語，監視要人，檢查住戶……着實費了些工夫，就連城牆上印的斗大的『國際聯盟不足畏，國聯出東亞亂』等等標語，也不免掃個乾乾淨淨，尤其可笑的是派巡警挨戶警告商民，萬一調查團來詢居民的國籍時，千萬要說是『滿洲國』國民，別說是中

國人，否則將來要重罰。這件事是記者親身經過的事實，可見他們佈置的周到。

調查團來瀋後工作，截至記者發文時止，是訪問各領事及關東軍司令官，此外並到北陵去游玩了一次。其中在英國領事館會開了一次會議。赴各領事館是探納各該國領事報告，赴關東軍司令部是聽取禍首本莊繁的陳述，據說會有許多偽證據如相片之類提出，詳細情形，未能探得。

參加國聯調查團中國代表顧維鈞，迄今仍在附屬地範圍內，當地報紙對顧盡力恫嚇，謂如敢越雷池一步，立即予以拘捕，處以極刑。並聲明所有中國方面隨員，均不准踏入『滿洲國』一步。寫到這裏，順便把中國隨員顧執中及戈公振兩君冒險離開附屬地的事情記下：

顧執中君於二十三日由大和旅館徒步逕赴商埠地日本總領事館，日領館雖附屬地界甚近，當時並未發覺，及至覺察時，顧已回至附屬地帶內。

次日，名記者戈公振君亦思一赴瀋陽市內，遂乘電車至城內四平街灰市胡同

同和茶館品茗，藉觀當地人民生活情形，乃被發覺，當時警察雲集，團團包圍，茶肆顧客奔避一空。『戈氏仍談笑自若，異常鎮靜，笑問何事？當由警長答稱：『奉上而命令請你老到署裏去。』戈即偕往。先是戈將赴城內時，曾向日本警察聲明有案，既被捕，警察廳長三谷清（日人）頗覺尷尬；因如將戈釋放，則『滿洲國』禁止中國代表入境禁令，將自行破壞；如不釋放，則又證明日本方面不能保護中國代表隨員，終乃以汽車送戈返，警告不許再來而罷。

以中國人入中國境，其事本甚平淡，然在此特殊環境，危言恫嚇之下，願戈二君，仍毅然踏入被人目為危險之境，不受威脅，足徵中國人中自有不怕死的硬漢在。

調查團蒞滿後，當地民衆之受日人蹂躪如田地沒收產業被侵占者，均思向調查團舉發，日人遂派大批密探，排列大和旅館附近，凡是中國人走過該旅館，祇路向旅館張望，即被逮捕拘禁。我有一個朋友因為認識中國隨員中一人，於二十

四日赴大和旅館往訪，竟被逮捕，次日報紙上宣佈說他意圖加害顧維鈞氏，故予監禁。這位朋友至今尚未放出，生死莫卜，於此可以推測調查團此次來東北，如欲採取真正民意，決不可能。

二十一·四·二十七。

日人操縱偽國的證據

鐵·草。

『滿洲國』的成立，誰都知道是一幕傀儡劇；傀儡劇的牽線人，誰都知道是日本。但是，論事最重證據；日人操縱偽國的證據在那兒？

記者費了許多周折，冒了絕大危險，設法獲得一張日人擔任『滿洲國』重要官吏的詳細名單，亟轉錄如後，並加說明：

(一)執政府 執政諮議官，中島比多吉。(關東廳通譯官)。說明：執政本身，便是一張被綁匪架走的肉票；執政府本是一個空頭機關，故日人僅派一通譯

官前往監視而已。

(二)參議府 祕書局長爲荒井靜雄(大石橋滿鐵地方事務所長)，祕書爲田中俣(滿鐵地方部)松原梅吉(奉天輸入組合聯合會書記長)。說明：參議府設參議六人，都是些參而不議的有名無實的官，一切事務由祕書局代辦。

(三)國務院 總務廳總務長官爲駒井德三(原統治部長)，祕書處長爲上野觀(大阪商大助教授)，人事處長爲高野忠雄(哈爾濱事務所情報主任)，主計處長爲村角克衛(出身未詳)，需用處長爲隈本昂(關東廳供職)。

法制局長爲松木俠，統計處長爲向井後郎。

資政局長爲××(日人，姓名缺)，研究處長爲田口雄信，訓練處長爲笠木良明(滿鐵會社人事課)，弘法科長爲八木沼丈夫。

興安局次長爲菊竹實藏(鄭家屯——按卽遼源縣——滿鐵公所長)。

說明：事務院爲偽國最高行政機關，總理鄭孝胥，以七十餘齡老朽，甘作傀儡。

偽，徒攙虛名。該院另設總務廳，廳長及以下處局長，純由旧人一手包辦。

(四) 立法院 秘書廳秘書官爲尾板一佐（滿蒙毛織會社會員），院長祕書爲高橋豐彦，會計處第一科長爲佐文間信光。說明：立法院亦空頭機關，故除會計處第一科長及祕書數人係旧人外，餘均委華人。

(五) 監察院 總務處長爲結城清太郎（沙河口工場庶務課長），監察司長爲迫喜平治，祕書科長爲藤森四郎。審計部長，植田；第一廳長，植田（兼）；第二廳長，池田誠次；第三廳長，植田（兼）；第四廳長，池田誠次（兼）。說明：監察院實際尙未組織，故有審計部兩人兼五職之笑話。

(六) 軍政部（無旧人）。說明：軍政部長原係馬占山氏擔任，現馬已恢復真面目，軍政部已瓦解。該部本係空名，不轄一兵一卒。

(七) 民政部 總務司長，中野曉逸（原係律師）；庶務科長，竹內節雄；人事課長，鎌倉岩，地方司總務科長，都甲謙介（原在撫順煤礦供職）；財務科長

，尾崎久市；社會科長，安藤金治；警務司長，甘柏正彥（憲兵大尉），總務長星子敏雄，（關東廳警視），特高科長武波善治，保安科長宗敏川；文教司長上村哲彌；土地局副局長高野勇（滿鐵職員）。說明：民政部相當我國之內政部，重要位置，盡屬日人。其中警務司長及總務長，竟由現任日本帝國憲兵大尉及關東廳警視擔任，可見『滿洲國』尙不配稱為傀儡國，直是日本帝國之屬地。

（八）外交部 總務司長橋忠大（哈爾濱總領事），政務司長（日人名缺），通商司長（日人缺），宣化司長（外務省指定）——原文如此，川崎寅雄。說明：外交部除總長一席係挂名的中國人謝介石擔任外，餘均係日人。日本駐哈爾濱領事，即是外交部總務司長，以甲國駐乙國之領事爲乙國之外交部總務司長，然甲國尙稱未干與乙國內政，豈非厚顏已極！至由甲國外交部（日人呼外務省）指派乙國外交部司長，尤爲千古未有之謬離行動。

（九）財政部 總務司長坂谷希一（關東廳財務科長），文書科長大杉，調查

科長（旧人姓氏不詳）；理財司長坂谷希一（兼），銀行科長（旧人名不詳）；監理、國庫、特種金融、各科長（均係旧人，姓氏未詳）。稅務司長源田松三（關東廳職員），所屬國稅、關稅、企劃、經理、專賣、各科長姓氏國籍均不詳，說明：財政係國家之命脈，偽財部司長及以下官吏，均係旧人。

（十）實業部 總務司長藤山一雄（滿鐵會社職員）；農礦司長牧野克己。

（十一）交通部 祕書仲本正秀；總務司長大迫幸男（滿鐵奉天事務所），總務科長池田耕一，文書科長田中國誠，人事科長松岡三雄，水運司長森田成立（原滿鐵奉天驛長——即站長），庶務科長島崎庸一，鐵道司長森田成三，庶務科長萬譯正敏，經理科長河合文三；路工科長山内丈夫，第一科長小原二三夫，第二科長市川敏；第三科長松井退藏；第四科長弓場盛吉；第五科長森豐；郵務司長大迫幸男（兼）郵務科長戶倉勝人（滿鐵調查課），電務、庶務、貯金、等科長人選未定。說明：偽交通部重要職員，均係滿鐵公司職員。

(十二)司法部 總務司長阿比司乾工(醫科大學事務長)，法務司長栗三茂
(二)朝鮮總督府判事)；秘書官木村表雄(奉天事務所)，鹽見金五郎(奉天事
務所)。

(十三)奉天省政府 總務處長金井章次，警務廳長三谷清(憲兵隊長)課長
小坂翔逸，森省國男。

(十四)黑龍江省政府 總務處長嶋一郎(哈爾濱事務所事務主任)。

(十五)吉林省政府 總務處長原武。

此外尚有三木修藏，川合久二人係特派員，無固定任務。

查偽國重要官吏，除執政不計外，共一百四十七名，其中日人佔七十五名。
(未確定者及科長秘書職務以下者，均未列入)微論地位之輕重，即以人數而論，
日人已佔多數，此可注意者一。

參加偽國之日本人，不但未曾脫離日本國籍，且有以現任日本官吏資格參與

者，此可注意者二。

起初日人參加僞國，僅用顧問名義，意在避名取實，現則一律包辦各部司總務處司長，是不特已取其實，且欲兼居其名。此可注意者三。

從上面三點歸納起來，結論是日本不僅是要佔領東北，並且要統治東北。並不是實行保障佔領（即佔領東北以爲允諾某種條件之交換）；乃是要征服東北，使東北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事實上日本已開始統治着東北。事到如今，外交上的唇槍舌劍，再也不會發生效力。想用外交手段收復東北——這是我們政府欺騙國民的老套話——直類癡人說夢。同胞們，被征服呢？還是實力抵抗？

二，四，二五。

東北義勇軍實況

曼·平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所謂『義勇軍』這三個字幾乎是無日不載之於報章，傳之於社會，海內外的同胞甚至多以爲東北問題的如何解決，將視義勇軍的成敗而定，故其關懷與期望的心理也是異常的殷切。記者慘遭亡省，憤不顧身，躬與東北同胞抗敵血戰，現把我最近實地考察的觀感，拉雜寫出，介紹給本刊讀者。

請先談義勇軍的性質。義勇軍是自動禦侮的武裝民衆；他們有的是綠林，有的是農民和工人，有的是兩者混合的，所謂綠林就是土匪，他們從前雖然專做劫掠的勾當，但是在這國難期內，民族意識的激發却特別的強烈，個個都成了民族的英雄，不應仍然稱他們爲土匪了。在東北此類武裝民衆的集團，其名稱尙未統一，如民衆抗日救國軍，民衆義勇軍，民衆自衛義勇軍，救國義勇軍，國民救國軍等等，但其性質無異，目標相同，參加指導者多爲愛護民族之青年，有教員學生，有留日軍校退學回國的學生，乃至教會的牧師舍棄傳教生涯而參加此種工作的，爲數亦不少。

東北義勇軍共有多少人？常聽見有許多人這樣問，尤其是內省人。說到義勇軍的人數問題，則因為他們既不是正式軍隊，當然沒有確定的名額，所謂某部有幾百幾千幾萬云者，大抵不是就其領袖號召的能力而言，就是就其動作時聚集的狀況而言。農民和工人平時各有其家，動作完畢後各自回家，綠林份子也不能常常幾千幾萬的聚在一起，惟其基本隊伍則不能分散，常分開為若干股散居或遊動。（吉林的王德林等則久經訓練，其組織與正式軍隊無大差異，固當別論。）此種情形，就是散則為民，聚則為兵。據估計遼吉黑三省民間至少有二百萬槍枝，這可說是有二百萬的武裝民衆，其中有婦人女子都能放槍抗敵的。

其次請略述義勇軍的效用。聽說義勇軍克復某地，便覺喜歡，聽說義勇軍退出某地，便覺掃興，這種心理是錯誤的。因為義勇軍的作戰方式是遊擊，其效用是斷絕敵人的交通，擾亂敵人的防地，破壞敵人的礦山及工廠等，曠日持久與之混戰，使他們在外的軍隊疲於奔命，在內的國民苦於供應，不能高枕而臥，不能

安○然○統○治○，使○他○們○吞○不○下○去○，吞○下○去○也○使○他○們○不○能○消○化○，所○以○義○勇○軍○只○要○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長○期○奮○鬥○堅○持○到○底○，繼○續○不○斷○的○和○敵○人○搗○亂○，就○是○成○功○，就○是○勝○利○。
·日○本○侵○略○東○北○的○根○據○地○南○滿○鐵○路○公○司往○歲○每○年○收○入○約○二○億○萬○左○右○，獲○純○利○三○千○萬○圓○左○右○，乃○昭○和○六○年○度○（民○國○二○十○年○四○月○一○日○至○二○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的○營○業○狀○況○，已○損○虧○三○百○萬○圓○。這○也○是○搗○亂○的○結○果○。事○變○後○日○本○在○東○北○的○軍○費○每○日○需○二○十○萬○圓○，子○彈○的○消○耗○尚○不○在○內○，所○以○有○我○們○的○繼○續○搗○亂○，他○們○政○府○的○財○政○實○在○不○了○！

其次說到義勇軍的大活躍時期。高粱暢茂樹木繁密，是義勇軍的大活躍時期，所以尤其是在六七八等三個月內，國人更須積極援助東北義勇軍的子彈與給養，增厚他們進攻的實力，使得乘此機會制敵死命。日本知道這個時期可怕，所以一方面嚴禁鐵路兩旁各四十里內種植高粱，一方面調動大兵，擬在青紗幪起以前，消滅義勇軍，其計雖毒，仍難如願以償，因為於暢茂的高粱和繁密的樹木之外

，到處有崇山峻嶺，深澗幽谷，敵人不敢遠離鐵路線及城市，若是遠離了，便是自尋死路，飛機大礮，無從奏效。日軍在東北作戰有兩大缺點：（一）戰線過長，東自安東一帶，西至錦州義縣洮南一帶，南自旅大，北至吉林龍江一帶，佔據鐵路線約五六千里，而鐵路之兩旁則爲義勇軍之勢力，是其戰線長逾萬里以上。（二）不善混戰，以步騎礮空聯合作戰，爲日軍所擅長，而人自爲戰，則爲其戰術上所無，故對我義勇軍之遊擊式的混戰，甚難應付。

最後要說到義勇軍不愛錢不怕死的精神。日軍極欲收買綠林首領，綠林首領有的不受錢而殺其來人，有的受錢而殺其來人，有的雖受錢亦不殺其來人，到了時機依然抗日，把日人弄得走頭無路！日軍不怕中國兵官（因爲他們看慣了不敢抵抗的兵官），却很怕中國的武裝民衆，客冬在新民附近有二百日兵被五十餘名之中國農民嚇走，且奪獲機關槍多架，警備各城市及鐵路線的日兵，入晚即聚居一處以防襲擊，其驚慌可以想見。華人射槍甚準，苟彼無飛機大礮，則我一人可

敵○彼○五○人○，因○日○兵○殊○膽○怯○，往○往○一○人○被○擊○中○，餘○卽○紛○逃○。

我○草○此○文○至○此○，打○算○結○束○，忽○低○頭○瞧○着○我○脚○上○所○穿○的○一○雙○皮○鞋○，不○禁○流○下○了○慘○痛○的○眼○淚○，因○爲○這○一○雙○皮○鞋○是○我○的○爲○國○殉○身○的○亡○友○蓋○文○華○君○生○前○贈○給○我○的○（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青○年○，在○吉○林○創○辦○救○國○軍○，被○日○人○捕○殺○），現○在○觸○物○傷○情○，不○禁○悲○從○中○來○！『足○下○』呀○！願○你○的○英○靈○使○我○增○添○奮○鬥○的○勇○氣○，爲○你○復○仇○，爲○民○族○奮○鬥○到○底○！

二一，六，一·午夜。

其 他

江西，雲南，貴州，新疆，
甘肅，陝西，青島。

向前幹去

杜•重•遠•

韜奮吾兄：長沙情形，前函業經詳述，弟於一月二十四日來九江，住四日又去南昌，謹將九江南昌兩地狀況，報告如次：

九江據長江下游，商業尙稱繁盛，教育機關殊寥寥。抗日救國會照例已早有組織，主其事者爲黨部人員，分門別類，冗員用了很多，結果是招牌虛懸，毫無功效。各商店青年店員目擊時艱，奮臂而起，糾合二百餘人，組織一個良心救國會，於是許多頑固的老板們大動干涉，說他們吃了公家的飯，幹些私人的事，形同造反！他們辯駁說：我們爲救國而辦會，有甚麼私事之可言？老板們更大發雷霆，說以堂堂的蔣介石張學良都不能怎樣，你們這般無識無知的東西，就能救了國家嗎？但是任憑老板們如何動怒，如何唾罵，他們還是不顧一切的辛辛苦苦向

前幹去。他們每人每月只能拿出兩毛錢的會金，維持這個會務，借了一處新安會館，內中陳列各地各種抗日書報圖畫，供人閱覽。他們又由每家商店中將仇貨的樣子剪下，集在一處，供人參觀。每日幾人輪流值班，專為招待及解釋仇貨之用。有時他們要檢拔幹員，攜帶仇貨樣品，到四鄉去講演。弟初到九江時，即遇到幾位店員，痛述他們環境的困苦，并云在此舊曆年關，還有幾家老板要下逐客令的。但是他們已經有了準備，就是失掉位置，或露天擺攤，或提籃叫賣，也是要拿着仇貨的樣子，時時不忘仇貨的宣傳。這種精神，實在令人欽佩。弟借該會作了兩次大規模的講演，為他們增加了許多的聲勢。

南昌民氣較九江為盛，然遠不及長沙，弟到南昌寓青年會，蒙常蔣兩幹事特別關照，在該會連續講演三日，聽衆日益加多，講畢承心遠、葆靈兩校之請，又在該兩校各講了一次。有志青年起而組織抗日運動者亦復不少。弟到南昌注意事項有二：（一）盜業；（二）共黨，蓋二者皆係江西之名產，前者日趨消滅，後者日漸

發達，茲將詳情臚陳於後。

江西製瓷始於漢世，名於六朝，發達於唐宋，北宋真宗以後，景德鎮之瓷器蜚聲環海，馳譽全球，非特關係國計民生，且於吾國之文化史上實有絕大的貢獻。乃土人拘守成法，泥古不變，晚近海禁大開，外瓷源源輸入，技術精美，竟駕國瓷而上之，贛瓷至此，遂一落千丈矣。據同學張君云：景德鎮工人知識低淺，性極頑固，一器之成，須經六七次手續，此六七次手續，即有六七種工人。而各種工人各有工會，會中壁壘森嚴，外人不得窺其堂奧。有人若在景德鎮提倡改良製法，這般工人必羣起反抗，輕則飽以老拳，重則有生命危險，贛瓷不易發達者一。

景德鎮瓷窑向來燒柴，其柴皆取自附近山中。國人對於森林，徒知採伐，不知培養，是以取柴日遠一日，近來即須由三百里以外運來。柴價既貴，運費日高，贛瓷不易發達者二。

景德鎮之盜器，原料皆取自外方，價值漲落無定。釉藥產地，又爲地方上幾家土豪所把持，價格居奇，昂無倫比。原料既貴，製品成本自難低廉，贗盜之不易發達者三：有上三因，景德鎮之盜器只有江河日下，日趨於衰落之途，無怪南昌九江各地均有洋盜之勢力，改革之策，亦非絕無，茲限於篇幅，未暇贅及。

此間共黨情形，亦與世間所傳說者迥異。據瑞金縣同學劉君云：（瑞金已成共黨的大本營）燒殺極慘，姦淫則無，每至一縣，有資產者殺，有知識者殺，房舍地契全行毀滅，華屋美室一概焚燒。自然，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亦同在不赦之列，但是良莠不擇，玉石俱焚，造成一個極大恐怖狀態。他們將所有農田，重行劃分，授與貧農苦工耕種。

共黨首領不居城鎮，不居華屋，均伏處於山中，或地下，藉以防飛機炸彈之襲擊。共軍慣於登山，習於跑路，無事時常以此二者相練習，故國軍兜剿之際，數十萬大軍，環圍四周，彼輩毫不驚懼。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并有當地農工爲

彼協助，將國軍誘引至山中絕地，欲進不能，欲退不得，因而繳械遇害者甚多，蓋北方軍隊既不慣於登山，又不熟悉路徑，兵雖多，械雖良，無用也。

彼輩近更以巧妙的宣傳方法令國軍不戰而自餒，其法乃於繳械後附和者編入紅軍，否則給資遣散，於是國軍皆知戰無必勝之望，敗有川資之獎，相率入敵，不攻自潰。良以土匪式的軍隊，非被驅而來，即爲飢寒所迫，趨吉避凶，臨難苟免，是亦應有之結果，何況兵餉盡飽上級官吏之私囊，兵士生活不如乞丐，欲其枵腹鼓勇，又烏乎得？

年來剿共聲浪甚高，稽其實際，反爲共黨增添實力不少，贛鄂湘三省已入共黨勢力範圍者，總在百縣以上，以故國庫日空，民生日蹙，而豪官大吏尙復宴安鴆毒，粉飾太平！最可憐者，共黨區域隣近各縣，兵來則共去，兵去則共來，往復蹂躪，民不聊生，據云居民之怕兵更甚於怕共，民間甚至有『情願紅軍殺，不願軍隊紮』之歌謠。（惟此係指一部分之軍隊，並非一概抹煞）嗚呼！中國大病

之源源在於斯，倭寇其外感耳。

二一年・二月十二日・

公開貿易

遠鴻

雲南鴉片之流毒全國，想爲國人所知道，但其內容之淋漓盡致，匪夷所思，或有非局外人所夢想得到的。上海各報上有『經濟新聞』一欄，諸君在這一欄裏所常見的大概不外乎『標金』市面如何，『外匯』市面如何，以及『美棉』，『紗花』，『蠶繭』，『米』『麥』『雜糧』等等市況情形，在雲南則可在報上看見種種特異的名稱，有所謂『滇藥』，『特貨』，『西路貨』，『東路貨』，『山貨』，『滇貨』等等貨物的市況，居然公開的登在報上，不知底蘊的人看了簡直莫名其妙，其實都是鴉片的別號，爲個中人所一望瞭然的。各省當局和本省當局接洽這種所謂『特貨』的貿易，尤函電紛馳，視若要政，從雲南新商報四月二十

九日所公布的一個電報中即可見一斑，該段新聞的標題爲滇貨運桂減稅辦法，內容如下：

「本省昨接廣西黃旭初來電云：（銜略）鑒：團密，有電敬悉。查與文公記運桂滇藥，前經香港李子猷朱連生兩君與敝省駐港代表商訂特別減稅辦法，以勵將來，嗣經決定所有此次滇藥運桂，共計二百餘萬，其中屬於滇幫之一百二十餘萬，除照每百兩減爲征稅毫幣四十八圓，並免收公路附加費外，再由此四十八圓之中，給回毫幣二圓與香港發起人及幫長之利益，藉酬招徠盛意，則此幫滇藥每百兩實征四十六圓。至隨幫同來而爲廣幫所辦之八十餘萬，即照每百兩繳稅毫幣四十八圓之規定，十足征收，仍免收公路附加費，已由敝省財廳准予照實辦理。分別電復港方及沿途逗辦具報，並於該幫藥料運抵桂境時，即由百色駐防軍隊前往妥密接護，自無他虞，知關廩注，特此電復，即希查照爲荷。弟黃旭初叩印。

此電所接洽之內幕情形，我們姑不求甚解，但有數點很可注意。稱『本省』，復有『助鑒』字樣，則此種買賣出於兩省當局，已無疑義，況且還有『敝省財廳』及『駐防軍隊』從中努力，更是鐵證。復有所謂『以勵將來』，『藉酬招徠盛意』，具見積極經營，方興未艾！

雲南全省現已幾於盡爲種烟區域，經營此業謀生者佔全省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烟價漲落，關係金融甚巨，一若上海除將公債買空賣空外，幾無生意可做。烟館林立，司空見慣，竟有七八歲兒童在烟館內吸煙者，婦女吸者亦多，苦力乞兒煙癮更深，如轎夫車夫不吸煙則不能勞動，彼等初則爲吸煙而不得不抬轎拖車，繼則爲抬轎拖車而不得不吸煙，輾轉自斃，殊堪憐憫。念一年五月二日，昆明。

貴州之苗民

譚慎餘

苗民爲上古民族，世居中土，因受漢族侵略，被驅逐於南方，今之苗民，卽我國唐虞時三苗之後裔也。現多居於貴州南部及雲南東部，人口貴州較雲南爲多，因受天然淘汰，至今種族共存不過十餘萬而已。記者籍貴州，茲就憶及情形，述之以告讀者。

現在貴州之苗民人數雖不多，然種類甚複雜，共計三十六種之多，有紅苗青苗生苗熟苗格老苗仲家苗……等之別；紅苗青苗生苗等，則兇惡橫蠻，像貌亦異，蓋紅苗之眼爲紅色，青苗之眼爲藍色；前清苗匪之亂，多爲此類苗民。他如臨苗格老苗仲家苗等，因與漢人雜處，頗有進化，尤以仲家苗幾與漢人無異。

苗族因無文字，其言語多不可知，惟其聲音頗與英語相似；如二人將分手時，必互相說：『姑拜』（譯音）二字，有如英語中之“Good bye”，表示『請了』或『再會』之意。前清時苗民多有讀漢書者，科舉亦得應試，入舉中學，頗不乏人，以是苗民有能漢語者。

苗民仍以耕種爲主，獵狩爲輔。紅苗等多居山洞，仲家苗等則與漢人同處。衣服則仲家苗與漢人無異，其他紅苗等，則女苗四時均不着褲，惟繫以數丈長之顏色布裙，圍繞腰際，行走時，則四面分散，如圓罩，亦頗美觀；其製衣之布，均係自織，凡苗女之往來於城市者，必手持一綫盤，終日不輟，隨時可以製綫而織布。

苗民對男女一視同仁，無重男輕女之惡習，有男女互助之精神，女苗均爲天足，凡事均與男性分任之。其婚姻也，每年六月——有在六月六日或十五日二十四日者——例有賽會之舉，屆時苗民不分老少男女，均相聚山上，或曠塲之中，互相跳舞唱歌，以及種種娛樂之事；斯時青年未婚之男女，若愛好對方時，則此唱彼和，相偕舞跳，散會時，即可互詢姓名家世，並約再會地點日期，日久則更進而爲密友，且可往來於兩者之家，家長不相干涉也。以後戀愛程度高漲時，則男性可向女性求婚，並徵求兩家家長之同意。請人作媒，進行定婚之手續，定婚

禮物，不爭多寡，只視男家之有無而定；此種情形，頗似現代文明青年男女之自由戀愛。定婚之後，即由兩家家長擇定日期結婚，結婚時，則遍請漢苗親友，屆時仍集於賽會之處，新郎新娘均換新衣，由家屬伴送步行而來，即由證婚人（媒人）引導行禮；其禮仍爲跪拜，先拜天地，次拜父母家屬及親友等，再次則新郎新娘互拜，禮畢奏苗樂——樂器異於漢樂，頗覺悅耳，惟不知其爲何詞調耳——以及歌舞等，亦如賽會時；最後則邀客歸家，入席歡宴，新人則遍酌賓客，互相笑謔不禁也。婚後三日，則新郎必隨新娘同居母家，生子方可聽其自由居住，蓋因母家不忍其愛女一旦分別也，設若新郎不許新娘回家居住，則母家必約集多人來男家搶回，甚至有演武劇者，此種舉動，則頗覺野蠻。

苗民亦中華民國之一民族也，因秉賦不同，生性強悍，鮮與人通，不思進取，以致日漸淘汰，然其腦筋並非簡單者，誠能育而教之，利用其強悍之身軀，勇敢之精神，使之捍衛邊陲，必能盡其天職；然觀現在我國之天災人禍，我漢族尙

無甯居之日，何暇計及區區之苗民，言念及此，不勝惘然。十九，十，二九。

新疆之吐魯番與鄯善

金子常

余曾居吐魯番縣多年。吐鄯兩城相距二百二十里。該兩縣之人民生活，多足記者。新疆人民龐雜，即就吐鄯一隅論之，約分三種：其一纏頭，其言語文字，服式禮俗，皆土耳其化，此種占新省人民之七八，到處皆是；其二哈薩，多在山中逐草而居，便於游牧也，亦有居城設肆者，語言與纏頭稍異，文字則同；其三即內地遷往之人，回教較佛教爲多，纏頭與哈薩皆世奉回教，即唐之回紇也。互相雜居，皆甚相得。哈薩性喜動，好騎獵，不事農工，專賴游牧。纏頭則不然，在農工商界皆有相當實力，其人堅苦耐勞，膂力過人，而膽小如鼠，與人角，若見血，則泣不勝哀！該兩縣之氣候與他縣不同，夏季炎熱異常，人皆避居地窖中。

納涼。日落後方出。終年不雨，偶然小雨，則人民視為大患，如畏冰雹。尙憶民國八年七月間，余適在吐，一日天霽微雨，僅濕地面，即雲退天晴，已時聞民間怨言，日後統計損失，約數十萬新幣。（民十三年時，三兩抵內地現洋一元。）因該處之大宗土產爲葡萄乾，棉花，瓜果等，鮮葡萄有每枝約重數觔者，遇雨則潰爛；棉花係異種，苞大量重，遇雨則霉；瓜遇雨則炸裂，果遇雨則生斑，且失美味。田圃專賴坎井之水灌溉之，富者有坎井二三道，小康者亦有一道，或二人合置一道不等。每道價值漸幣數萬金，亦視水之多寡爲標準。此種坎井之掘法，係距田園或城堡約三四十華里，有善相山形水脈者指示，由山麓或高阜處開掘，深有四五十丈者，內挖地道，以通流水，每長丈餘，必掘一井口，素日輒以蘆席覆之，漸近而井亦漸淺，水逆流而上，距田園里許，則變井爲明渠，水流行於地上矣。有坎井無地者，亦可以水易粟。游歷者一入該境，但見數十里內墳堆星布，幾疑爲公墓，不知者若踐其所覆蘆席，必下墜，頗危險。掘井之工程專賴轎頭

，爲他種人所不勝任，故彼均以孔武有力自豪。該地所產之葡萄乾，碧綠甘芳，較任何國產爲優，惜交通不便，不易運至內地，以離俄稍近，故多輸出。兩縣產額每年數十萬石（該地以石計），市上所售之美女葡萄乾，僅及該地之最下品也。所產棉花每年亦數十萬擔，多以駱駝運往俄屬斜迷，再轉他方，間亦有由草地運往綏遠包頭者。其甜瓜卽俗謂哈密瓜，有數種，皆爲上品，味甘如蜜，瓤脆似李。普通者重五六觔，經冬不變，若放入避暑之地窖內封之，雖見新瓜，瓤脆如故。卽成乾後，其油性蜜質，終潤而不燥，如瀉地之甜瓜，該地謂梨瓜，亦較瀉味美。所產之西瓜亦頗大無朋，五六十觔者爲小，百觔上下者爲所恆見。其他果屬不可勝計。要之該兩縣之大多數人民生活皆以此數事爲正當事業，倘若交通便利，以科學方法改良產品，運輸內地外洋，亦吾國之特產也，願關心西北事業者注意焉。

開發西北聲中的甘肅

離東

打開我國的地圖來看看，牠的形式宛如一片桑葉，把我國整個的局面來看看，也宛如一片破殘的桑葉；邊緣睡滿着蠶，你一口我一口的咬去了許多，裏邊躍滿着蟲，你一動我一動的蛙穿了許多洞；蠶是帝國主義者，蟲是軍閥官僚。

在此所欲一談的甘肅，當然忝居中國之一省，地勢且居全國之中心。但牠在全國人士心目中的認識，因交通梗塞的緣故，不會比傳說中的地獄更清楚一點。實在牠現在的慘痛奇苦，也正如傳說中的地獄一樣，所差者，一在陰間，一在人世而已。傳說中陰間的地獄，有閻王小鬼，牛頭馬面，而人世的地獄，也有諸類鬼怪，且係目擊；那些鬼怪，就是小軍閥以及勾結小軍閥的小官僚們是也。

爲便於說明起見，暫把人間地獄的甘肅分爲五殿，就是隴東，隴南，隴西秋

道，及甘涼肅河四州與蘭州是。這五殿的閻王，就是楊子愷，馬青菴，魯大昌部及回軍與孫蔚汝。他們各據一方，各以快鎗上刺刀，努力於刮地皮工作。這情形很與四川相類；但四川是天富之國，一處自流井的收入，就有許多；甘肅則只有蕭條萬狀的滿目焦土。本來種植棉花很多地方適宜，畜牧也很有利，鑛產更是豐富，然而要從此中取利，不是小軍閥們的拿手。只有廣植罌花，公賣鴉片，結果，除三五縣因土性過燥，不宜種植外，餘均『國花』徧地。每畝抽稅，至二三十圓。民國十三年，因亢旱產烟較少，而煙稅收入，仍達二千萬圓之鉅。於此，可知小軍閥們的錢囊是如何豐富了。烟土的生產既然如此之大，但既不能向國外施『探併』政策（即向外國傾銷政策），又不能盡向出產相等的鄰省傾銷，就免不了來一個自產自給政策，於是乎老幼婦孺皆烟鬼，甘省處處是黑城，而猶美其名曰『福壽膏』！

閻王的軍閥既坐收鉅利，小鬼的官僚，也就想染指揩油。揩油之道，不外作

官，官味之佳，厥惟縣長。甘省之官，實際任命之者，當然舍以槍桿作籬笆佔有其地之軍人莫屬，主席廳長，不過奉因等此蓋印畫行而已。最近邵力子氏來任省主席，政今不出於省府大門，卽一縣長之委任，亦須聽命於各區內之軍閥。

讀者見到軍閥之腰纏十萬，總要以爲小兵荷包也銅子滿握的了。其實不然，他們是衣履不周，鵠形鳩面，望之如化裝乞丐，變相流民；總而言之，將肥卒瘦，官富民窮，是甘省的八字禍。

軍閥官僚之搜刮如此。赤地千里之旱災如彼，民生疾苦，寧待想像！去年九月間下了一次雨，就直至今年四月，再降甘霖，農村破產，商業只是名詞，教育滅亡，小學教員能得年俸百圓者。皆大歡喜，中等教育以欠薪至二十幾個月之多，正待擇吉關門。

如此地區，原非人間。而今年日寇侵滬，政府遷洛。要人委員競言開發西北，演詞滔滔，文字皇皇。然而甘民對此，只有閉目搖頭。蓋全屬紙上宣傳，甘民

只有如水之益深，火之益熱，多來幾個括地皮的官僚而已。去年甘省軍變，中央政府曾派四位視察大員浩浩蕩蕩，連袂抵甘，分頭視察，各營私利；嚴視察員爾艾對於殺人如毛的馬廷賢，因看家兄面上（註：家兄也者孔方兄也），爲之電達中央，纓陳勳勞，請予嘉獎；馬視察員文車，勾結軍閥雷中田，乘機攫奪政權，作了幾天省主席；其他或刮或搜，莫不滿載而去。人民對於中央，其欲不絕望又寧可得？

甘省確待開發，至少亦須治理；但切望中央要以人才資財這兩樣東西來開發，不要把石子似的甘省當作肥肉，使官僚們來開發油水！第一先須把軍權統一，政權有歸，不要藉口甘地回漢相爭，內容複雜，儘派幾位畜生來解決他們的腰包問題！

涇惠渠落成

曼·仙·

我們想還記得民國十七年西北數省的大旱災，僅陝西一省，災民即逾二百萬，餓死者近百萬，爲人類歷史上最慘痛的一頁，陝西的涇惠渠幹渠就是在此大災後積極興工建造，已於六月二十日舉行放水典禮，宣告落成。據工程師估計，此渠所引涇水可灌溉的田達一百萬畝，受惠區域包括涇陽，高陵，三原，西安，臨潼，醴泉等六縣，若今後能依工程計劃擴充枝渠，更可普及到二十幾縣的面積，僅就一百萬畝農產增加的價值估計，每年約有近千萬圓之收入，直接可有一百萬人不受天災影響。該渠用款雖達一百零十萬圓，但以百萬圓之水利用費，受惠者達六縣，每年增加農產收入近千萬圓，亦可見民生建設之本薄利厚，患在盡量揮霍耗費而不肯顧到民生建設而已。

就涇惠渠言，即此百萬圓工費，除陝西省政府擔任四十萬圓外，其餘之數向係由華洋義賑會北平總會捐助四十萬圓，復由該會募得檀香山華僑助捐十餘萬圓，合力湊成，始得成就。水利原爲秉政權者爲民生建設的分內事，今乃由慈善機關協助其成，在政府已難免於愧怍。且此渠在民國九年華北大旱時，即有修築之建議，延至民國十一年已有成議，旋以內戰而延擱，助成十七八年之慘劇，可謂無數生命斃死於不良政治之下。直至二十年五月始開工，現第一期工程總算告竣，其餘大小枝渠工程預期可於一年內完成。

我們所謂西北，實指陝西，甘肅，綏遠，寧夏，新疆六省而言，此六省中，從地理交通及文化上說，則陝西又居首席，故論開發西北者，當以陝西爲入手之地。但欲謀陝西之建設，水利與交通實爲開始之基本工作。陝西除關中漢中二平原以終南山爲界外，其餘各地均高峻多山，而今日所有水利交通之建設，均多前人之遺跡，殘缺不全，有損無加。就潼關至西安及直達甘肅之平涼蘭州的大路說

，雖近來略加整理，可通汽車，然仍爲秦漢以來之故道，並無新建設可言。最可痛心者，則爲兩旁沿路大樹，爲昔日左文襄征伊犁時所種植者，於前數年馮玉祥軍隊過境時，砍伐無遺，這種破壞的損失實在不易估計，豈但無新建設可言而已。至於水利方面，此次涇惠渠之完成雖爲一種新的建設，然『引涇溉田』遺自秦漢，宋明諸各朝亦已注意，涇渠之工程亦係根據舊渠而新加規劃者，並非另有新基。陝西近年來之時有旱災，並非因爲境內沒有河流，乃因歷年以來，統治陝西的軍閥官僚，祇知窮兵黷武，剝削民衆，當然無意願到民衆衣食住所靠托的水利問題，年復一年，於是原有水道與引水之渠均逐漸湮沒阻塞，由民生而民死，非盡關天災，人災亦與有力焉！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西安。

枷鎖

丁作韶

『九一八』事變以還，大好的東三省，眼睜睜看着日本拿去了；繁華的上海，也看着日本佔據了。『青島——青島如何？』這恐怕是大家心裏的問題。我爲了這個問題，特地的來這裏一遊。

說也奇怪，三月本來已經是春天，在開封濟南都開始覺得空氣煦和，萬物向榮，當我於四日過徐州的當兒，甚而農人有着單衣工作的了，來到青島，忽覺異常寒冷，外面巨風怒號，黃土隨着飄揚，酷似北平開封的黃風，景象至爲慘淡淒涼，街中行人稀少，僅不時的有幾輛人力車在那裏徘徊觀望。

青島周圍面積一共是一千方里，內有一半全是水地。陸地又可分爲二：（一）本部，（二）近郊。本部又顯然劃分三區：（一）青島市，（二）西鎮，（三）東鎮。青島市與東鎮的東北南面，在德管時代，盡是層層防守的砲台，工程極爲浩大，後來被日本破壞後，入我管理時代，都變成了一片殘壘，供遊人瀏覽而已。登北砲台山，全市在望，崗巒起伏，形勢之佳，彷彿歐洲大戰時代法境內之

維爾單 Verdun 戰場，誠中國中部之屏障，倘青島不守，山東難守，中原亦難保。可嘆在這極嚴重的地方，僅有彷彿聾子耳朵的一千三百名警察，和滿臉婦孺氣的幾百東北海軍。我同市政府某要人談到防務。他說『到必要的時候，抗是一定抗，至於能抗得住不能抗得住，就不敢說了』，絃外之音，耐人尋味。望地方與中央政府注意國防。

據調查所知，青島市教育經費每年四十七萬圓，小學九十一處，中學三處（女一，男二），但市內學齡兒童共四萬多人，市立小學僅容四千餘人。青島大學名爲國立，年有四十七萬圓的經費，內分文理教育三院，教授多用英文，學生三百一十幾人，平均每人攤派在千圓以上。

青島整個的政界與整個的教育界都有一個共同的心理：怕日本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日本是太上皇，可以隨時制我們的死命。因此，恐怖的空氣，畏怯的空氣，籠罩住整個的社會。

太平路的日本領事署，巍峨堂皇，屋係平頂，上可架機關鎗，向我們的市政府射擊，極彷彿北京的交民巷與我們的總統府，湖北路的日本居留民團是日本人在青島的總民意機關，牠的決議，可以支配日本領事。上設瞭望台，於必要時，可作記號招海軍登岸。我們的公安局，與他在同一路，相隔並不甚遠；牠若想拿，簡直如囊中物。

青島特別市黨部，兩年以來，頗有意提提中國的民氣，因此就遭了日本的猜忌。本年一月十二日，因為民國日報登載「朝鮮義士謀刺天皇不幸未中」一段新聞，日本居留民團以為有機可乘，就聚千餘人，來勢汹汹，先搗毀了民國日報館，次焚燒了市黨部，我們還要道歉，封閉報館並停止黨部的活動以求了結。經了這一場風波，青島怕日本的心理更加濃厚起來。黨部的活動份子都遠颺了。言論界無形中均戴了一套枷鎖：人人小心謹慎，個個提心吊膽。雖有報紙十餘家，均無可觀。多出三大張（共四家），次出兩大張，再次都是一小張。份數最大到三

千。

何以日本在青島有這麼大的勢力？答復這個問題，要在經濟方面，明白的講，要在工商業方面。

按照青島公安局民國二十一年一月的調查，全青島的人口共四十萬○一千九百七十六人：內日本人一萬○七百名，朝鮮人三百七十；英人一九一；美人一八○；法人二十，其他均少不足道。那麼，我國人超出日本人至少有三十五倍，而却匍匐於日人勢力之下！

在青島的中國人口，大半是商人，其次是工人，再其次是住開的資本家和教育界。教育界是附屬於工商界的，教育界的子弟是受制於工商界的。政界與工商階級勾結，以達其發財目的，故也可說是工商界的保兒。那麼，工商界，應該是青島市的主人翁了。

論商，單就表面上看一看，最大的中山路上，至少有三分二以上的店舖是日

本人的。中山路頭的勸商場，樓上也幾乎全是日本人在那裏做買賣。中國人自己開的店舖，走進去看看，與日本的舖子無大差別：裏面的貨品，十分之九都是日本貨。再跑到西鎮的西廣場，東鎮的平民市場，充斥內部的，觸目依然是日本貨。國家已經到了千鈞一髮的時候，全體民衆奔走呼號抵制仇貨，他們好像絕不覺得什麼，仍舊坦然的做他們的生意。不惟此也，並認為現在是發財的良機，大批的訂購日貨，或用日本人的名字，或用自己的名字。據青島海關的一位朋友告訴我說，乘全國抵制日貨聲浪甚高的當兒，青島進口的日貨確日在激增。青島的商人均不以爲怪，並暗中私相慶幸。上海地方維持會告華北民衆的沉痛電報，他們絕不理會。恐怕就是罵他們冷血動物猪仔王八，他們也不會注意，只有生命的危險可以阻止他們。嗚呼，哀莫大於心死，青島商人的心已經死了！他們的細胞裏只有一個財字，他們的眼中只有個日本。青島商人都是日本的忠僕，甘心做日本的奴隸。以文明最古之山東，而有這種現象，實在是一種無上的恥辱！

論工業，日本在青島的勢力也特大。青島的工業是紗廠，日本有鐘原，鈴木，富士，寶萊，大康，中國僅僅有華新。以上的紗廠都在四方搶口，距青島市約有三十里左右。市北蒙古路有民生國貨模範工廠，是市政府與商會合辦的，各出十萬圓，因籌備甫畢，款已用盡，而雙方又不願續出，工作未開始，已宣布關門矣！英國人在青島東鎮也設立了一個烟草公司（British Cigarette Co. Ltd.）。工人三萬八千（據公安局統計），在日本工廠的至少有三萬。這三萬工人，每天要靠日本人生活。雖愛國有心，因生活沒保障，也只好俯首聽命。在民國十五年五卅慘案的時候，為援助被難同胞，曾有一次的總罷工，結果不惟毫無所獲，工錢反而減少了。除了這不得不作奴隸的三萬人外，在青島還有想作奴隸而不得的五萬人（公安局統計）。這五萬人，沒有固定的職業，大都是苦力，以拉大車渡生。但還有很多很多，連拉大車也找不着。他們聚集之區，分在大港小港（位於中山路頭）、小港亦名南海，大港亦名北海。小港為帆船及小火輪停泊之所，大港為

大火輪停泊之所。進到裏邊，則見黑鴉鴉望不到邊的一片，真是萬頭攢動，鳩形菜色，襤褸衣服，醜得不堪入目。沒工做的，一團一團的站着，候人來叫，故有『苦力市』之稱。青島苦力生活程度之高似爲全國之冠，每天只吃大餅也要三角大洋，普通生活，一天要五角，若作旅客，就非一圓不可。

以上是日本經濟勢力統治青島的情況。此外助他們（資本家）的氣焰的尙有天主教與耶穌教。天主教與耶穌教在青島的教堂各有十餘所，而天主教的財力較勝於耶穌教，浙江路一帶的房產幾乎全是他的。天主教在青島市有女子中學一所，小學一所。佈道堂的聽者多是貧苦之人。對他們講的道理，都不外乎『信仰上帝就得救』『你們是罪人，要信仰上帝』一類的話，實際上，他們聽了這種空話有何益處！

總而言之，青島的工商在日本手裏，青島的中國人已多是日本的奴隸，故日本的勢力隱然在人人背後！

生活週刊

海外通訊兩種

遊日

鳥瞰

深刻印象

第一冊 實價九角

生活週刊社編輯

一冊 實價七角

議會與中國問題等等·詳載薩遠·當茲國難迫急，尤應明瞭對方情形，藉資準備。凡我同胞，亟宜人手一編。

▲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三分 外國五角▼

生活週刊社編輯 本書是從生活週刊「各國通訊」選輯的。凡關於英、美、法、德、比利時、丹麥、瑞士等國之政治、外交的秘聞軼事，田園鄉村的幽靜舒適，男女學生的學校生活，社會制度和風俗人情，以及各國的國民性，我國留學生的狀況，華僑在各國的地位等各種情形，均能從小處下筆，大處着想，推求因果，作正確而詳盡的評述。很可使讀者對於歐美各國得有一種明晰而深刻的印象。同時並加入各種銅版照片，以資參照，相得益彰。

▲掛號寄費 國內一角三分 國外六角▼

本書是生活週刊的日本特約通訊記者多位，就留日五六年來觀察所得，用極精確敏銳的眼光，犀利生動的文筆，記述日本全國情形，如工業的發達，科學的猛進，農村合作事業的氣象蓬勃，新聞界的社會活動，與夫山川之雄秀，民情風俗之特性，人口繁增之恐慌，婦女新職業之內幕，人民健康之注意，以及日人心目中的掙紮，日本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一之訊通內國
山 河 繡 錦

每冊實價柒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輯者
生活書店編譯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法租界
陶爾斐司路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出版

8633
4.

活生